

天地间月刊·no. 1(民国29年[1940]7月)~[?]

·一上海:文华出版社,民国29年[1940]~[?].

:插图:24cm.

*

*

*

本刊共摄制1卷,16毫米,缩率1:19.原件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摄制.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原件有污迹.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 no. 6 (1940. 7 ~ 12)

資料
研究
文

天 地 人

號 刊 創

警 一 隊 傘 落 降 : 照 圖 裏 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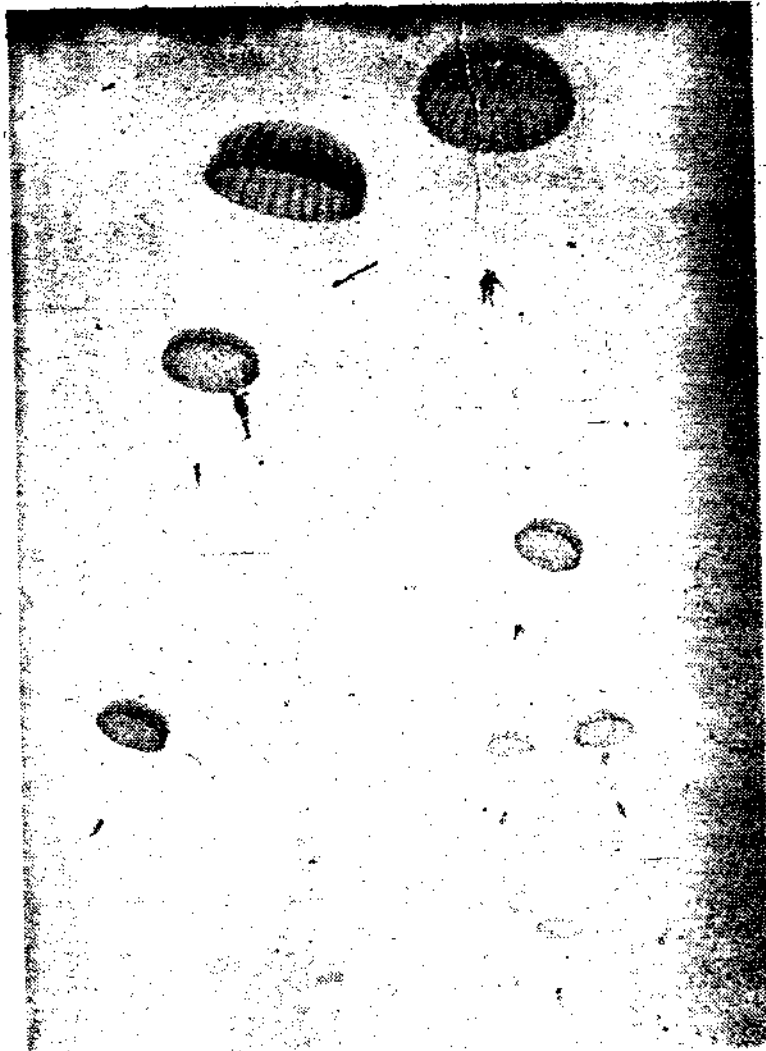
要 目

熱血男兒	海 戈
馬來亞風光	杰 光
英國遠征軍司令戈特子爵	明 庵
新土耳其一瞥	思 明
犯罪者	文 之 流
晝夜	柯 靈
華沙困守目擊記	路 易
邱吉爾的戰時生活	冬 菱
花	楊 彥 岐
殘菜剩羹和麵包屑	張 葉 舟
難如登天?	洛 俠
獄中燕巢	思 勉
風沙	丁 諱

版 九 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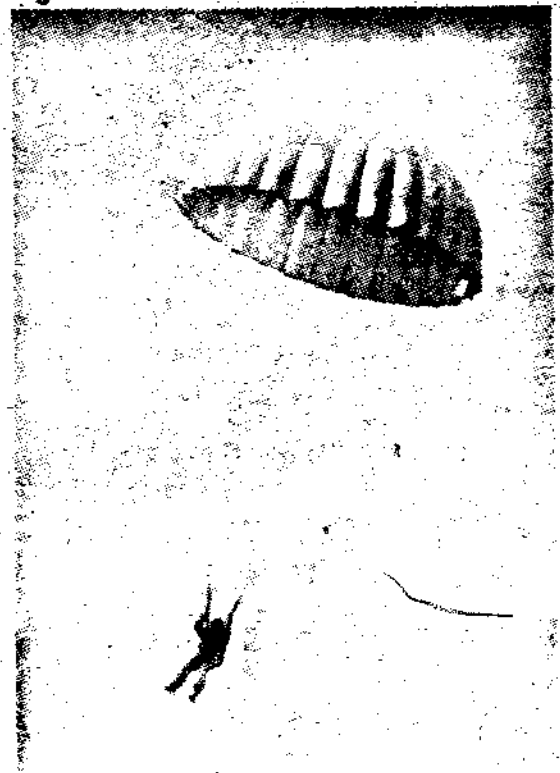
→ 降落傘離機後
張開下降時



★ 降落傘隊一瞥 ★

(請參閱正文第五
六一—五七面「降
落傘部隊」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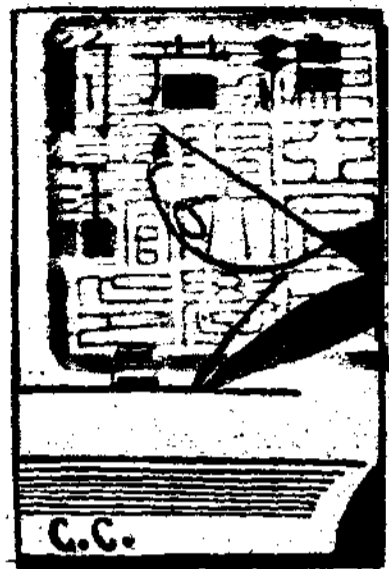
↑ 降落傘隊至敵軍後方降落之壯觀



↑ 降落傘隊士兵降至半空時之攝影



→ 降落傘隊士兵
著陸時之情形



創刊教語

「天地間」創刊問世，照例也當有一篇「開宗明義」的發刊詞，可是在這僅餘的篇幅裏，吾們祇說了幾句瑣雜的話，雖「不登大雅之堂」，然也足夠使讀者知道「天地間」今後的一切！

吾們覺得生活於這混混噩噩環境下的現代人，對週遭的一切是不應漠然置之的，尤其當這世界動盪四處烽火的時候，對於世界大勢，國際知識等，都應有一點印象。「天地間」的旨趣便是想把「天下地上人間」值得紀錄，值得回憶，值得談論的事介紹給讀者。所以「天地間」創刊

的動機，也不無意義！

本刊既創刊於這血腥的氛圍裏，爲切於實際及適於一般人的需要起見，內容擬偏重於國際政談及戰爭文藝一方面的文章，至於材料，除一部分選取自各大書報之精華外，另由本社廣約四海作家經常撰稿，使本刊內容臻於超凡美奐之境！

「天地間」非但是一本各書報精華的蒸餾品，而且是當代作家精心傑作的集中點，所以讀者一定會深信它是一份成份豐富，質料道地的精神飲料！

辦雜誌尤如農人的種植，春夏耕耘，涼秋收穫，工作與成績恆有相當距離，所以「天地間」雖在今日創刊，也未必就有良好的收穫得到，要看到「天地間」肥碩甜美的果實，那末祇有以本社同人的努力去培植，更需要讀者文友愛護的灌溉！

編者對編事尚係初試，加之本刊籌備期短，匆促付印，於內容及編排各方面，容有欠週之處，除當力自改進與振作之外，尚祈四海賢達及廣大讀者有以教之！

約稿三章

(一) 本刊接收外稿，無論創作或翻譯，凡適合本刊體裁，內容充實，文筆流暢者，均在歡迎之列。

(二) 來稿錄取與否，概不退還，唯附有回件郵資及信封者不在此例。錄取稿件，每千字酌酬二元至五元之稿費，補白材料均贈本刊，稿費及贈書概於發表後一星期內寄出。

(三) 稿件請寄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〇號大興公司轉本刊編輯部收，并希於稿端註明真實姓名，通訊地址，及加蓋印章，以便核對及致奉稿費。

天地間月刊社編輯部謹訂





天地間

創刊號
目次

創刊數語.....	編者(一)
現代戰術論.....	邱吉爾(四)
談法國人的氣質.....	張佳生(八)
英國遠征軍司令戈特子爵.....	明庵(三)
美國反日三巨頭.....	菲明(五)
新土耳其其一瞥.....	思明(八)
第五縱隊.....	雪燈(二〇)
齊格飛防綫巡禮.....	陸德綱(二三)
邱吉爾的戰時生活.....	冬菱(二四)
戰時德國內幕.....	許培先(二六)
華沙困守目擊記.....	路易(二八)

本刊每週一日出版

天地間 創刊號

廿九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天地間月刊社

發行者：

曹家祥

出版者：

文華出版社

本埠總經售：

大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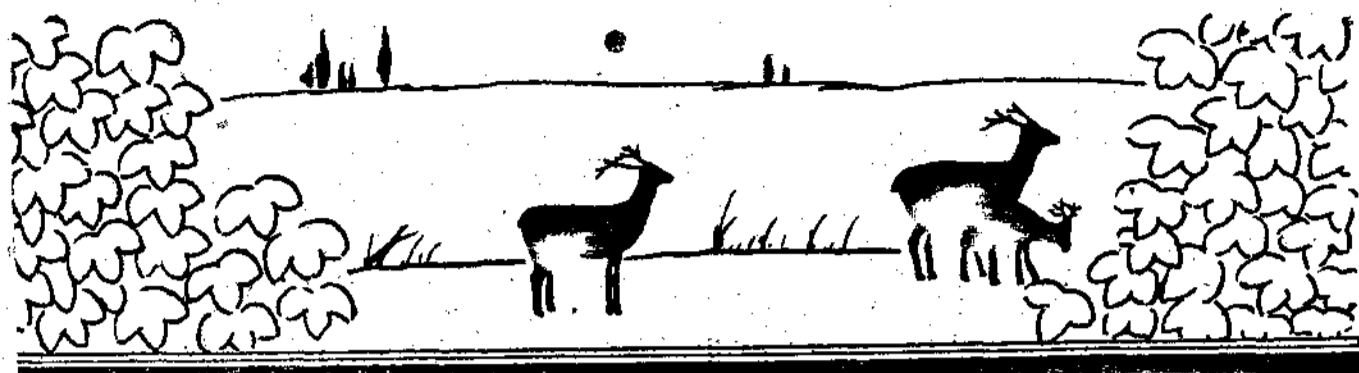
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國外總經售：

中國科學公司

香港辦事處

香港砵甸乍街二號二樓



馬來亞風光	杰光(三)
犯罪者	文之流(五)
風沙	丁諦(七)
晝夜	柯靈(九)
花	楊彥岐(四〇)
焦蓉	韋嫻(四三)
殘菜剩羹和麵包屑	張葉舟(四六)
奸細	史因(五〇)
獄中燕巢	思勉(五三)
難如登天?	洛俠(五四)
降落傘部隊	將行(五六)
意大利詩人鄧南遮	竹生(五八)
熱血男兒	海戈(六一)
封裏圖照·補白	

外埠總經售：
 桂林：科學書店
 成都：東方書社
 蘭州：新生書店
 西安：西安派報社

分銷處：
 全國各地書局報攤

定價目：
 全年十二冊五元五角
 半年六冊三元
 外埠酌加郵運寄費
 郵票代洋九五計算

登記證：
 英法租界登記證已在呈請中

★本期每冊實洋五角★



現代戰術論

邱吉爾

在這已在開始使我們的大戰的恐怖的時候，來檢討一下現代條件下的陸上戰鬥的主要特徵，該是值得的吧。

廣泛地說來，戰爭本身原分二類：一是戰線比較軍隊大，一是軍隊比較戰線大。所有舊日的大戰，都屬於前一類型。軍隊選擇最好的前進路線企圖避開或克服守軍，這使得一切兩翼迂迴運動有了機會，而在勝利的指揮者的戰略中，兩翼是佔着極重要的地位的。

美國南北戰爭，表示這種條件已趨於其最高點，無論是在指揮官的技巧，或戰鬥的劇烈程度方面。

利乞蒙德 (Richmond) 附近或拉巴罕諾克 (Rappahannock) 河畔諸役，和密西西比流域的諸役一樣，差不多都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迂迴運動的好例子，而李 (Lee) 與傑克遜 (Jackson) 二將軍之合作，即由此而得名。但當軍隊大到在全國境都可佈成一條連

續的戰線，大砲林立，而且多半用極佳的永久工事防禦之時，這種運動便不可能了。每一攻擊必須是一個正面攻擊。那末，如果正面攻擊早在美國南北戰爭時便已因來福槍的威力被認為過於犧牲，則火力增加百倍的現在，其所招致的毀滅又該何如？

那末，西歐面積較小的國家的大軍怎樣才能獲勝呢？都成了持久的僵局嗎？還是科學會給進攻以新的威力？如果有足夠的大砲，大砲能從工事中轟出一條路來麼？坦克衝得過去麼？有一件事是確切而無疑的：勇氣大和數量多。本身並不使進攻有成功的機會。

英國傳統的見解，以為將軍之別在於性格。他們喜歡一個堅實的淳樸的人，沒有一點喜新厭舊的習性。他應該超自然地誠實。即偶有所思，他也不應該讓它洩露出來，否則信心便破壞了。但所有歷史上的大將——漢尼拔 (Hannibal)，培利塞留 (Belisarius)，拿破

崙——所有這些人，都是戰略和奇襲的專家。歷史所加於偉大指揮者的榮譽，端賴他們所具的罕見的天賦實質，使他們得以連戰皆勝，並非僅僅靠勇敢部隊的殺戮，更不是做那慘無人道的生命買賣，而於最後獲有盈餘。佛朗哥軍隊的勝利，差不多完全是由德意借給他們的攻城大砲得來。但當時西班牙政府軍的防事是不足與法德兩國之境後的大防線比擬的，而它們的守軍也無充分的武器和彈藥。

我們依據現今的知識，似有理由相信一個由許多三合土，鐵絲網適當構成的防事，即使築得極快，但在未陷之前，必帶有極佳的大砲和大批砲彈的消費，以及攻方在多數上的優勢，才可將它攻克。

防線，要有效，必須於其全線充分配備勇敢而有訓練的部隊。以為用少數幹部守工事便可抵禦現代的進攻，乃是胡思亂想。因此，法德兩軍的主部不得不對峙於綿延國境數百哩的防線之上，如任何一方撤退其部隊的大部份，其防事效能即告消失。

前年九月，戰爭迫近之時，德國動員了四十二個師團，派遣十三師團犯捷克，留四師團作後備，只能用八師團來保衛其自阿爾卑斯至

大海的全部國境，以防法國。這八個師團當然守不住德國的西線，擋不住法國的攻擊。八師團係防近四百哩之地，未必可成一道哨兵線，而向一個廣闊的前線作任何程度的密集猛攻，均足以假之。法國參謀部認為在第十二天或第十四天即可進至德國。

x x x

德國的地位在那時是特別脆弱的，他們在東線既無充分的優勢足以迅速克服捷克的防事和武裝完備的捷軍，而在西線其力亦不足以阻止侵入。如果法國進攻，德國只好馬上調侵捷之軍以拒法國之侵。無疑的，希特勒決不至於將他的軍隊作這種部署，除非他已覺得法英政府之無意為捷克而戰已絕對無疑。他的決斷與其說是軍事，毋寧謂為基於政治的立場。希特勒對他的敵手們的意志力之心理學的判斷，使他得以遂行大體上可算作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虛聲恫嚇。

這種機會再也不會臨到西方國家了。捷克之滅亡至少解放了德國卅個師團。德國軍隊從此每月都增加二三師團。

所有歐洲的軍隊都已發展成機械化的大軍了。一個機械化師團有數千輛運兵之車，全靠

那未必有的汽油。裝甲師團由戰鬥坦克和砲隊——不是用牽引機拖的，是實接自機上發砲的——組成之，已為一大顯著的特徵。然而，築防事來阻延有環帶的車輛前進，依舊是十分容易的，而裝甲師團正是以這種車輛為主而構成的。

當我們於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戰最先設計坦克之時，我們必須解決越過西線的深而寬的壕溝的問題，這需要長卅哩以上的坦克。這種坦克如今已不多了。近來時興起製造較小而速度最高的坦克。但三合土稜錐體，鐵道軌條和深而寬的壕溝，將有效地阻礙小型或中型的坦克。平射砲及其穿甲彈的發展，必使坦克遭受較上次大戰嚴重得多的試驗。

在我的一九一四年關於坦克最早的備忘錄上，用烟幕和坦克聯合攻擊的觀念便被認為必要了。許久之後這觀念才被採納，而直到戰爭末期，坦克才適當地裝備了製造烟幕的裝置，利用烟幕彈的火網以掩護其攻擊。今日坦克的生命及效用端賴烟幕之巧妙戰術的運用，只有這才能使牠佔優勢，從而使敵人的防禦解體。否則，無論坦克的攻勢如何動人視聽，以之對抗堅決的，武裝完備的，有優良的大砲和平射

砲的敵人，僅可將歐洲披鎖子體的武士們在克果西 (Crecy)、霸提埃 (Poitiers)、阿科特 (Agincourt) 諸役的慘劇重演於後代而已——當他們與英國弓箭手接觸時。

然而，坦克會彼此交綫的，一個陸上艦隊將和另一個相遇，而且，裝甲的怪物們將以財富和力量的龐大消費為土地而戰，一如昔日。

發明上的進步並不一定產生戰術上的效果，以為特別的機械力，必然產生此種效果是不免會失望的。據美國南北戰爭的記述，兵士們必須從他們的火器的口端裝彈藥，每次都須將火藥壓得緊緊的，常是站着做這個，然後很小心仔細瞄準，所以他們的射擊極其準確；但後膛來福槍被普遍使用以後，困難便在於制止兵士勿射盡他們所有的子彈了。今日每枝來福槍都是連發槍，一放五六發，用彈匣迅速重裝，我們又從此前進到自動來福槍即小型機關槍的許多變相，兩人使用，可使彈如雨下。

但這是容易使牠自己失敗的。現代戰鬥機能在兩三秒鐘射完他所有的子彈。怎樣再射下去呢？這種情形當然見於地上。困難已不復是射擊的迅捷，而在於供給實際火線以彈藥。這是一個新的限制因素，控制着各種形式的機關

槍和連發來福槍。

× × ×

曾經見過正在進行劇烈戰鬥的現代戰場，或到過戰後彈痕疊疊的戰地的人，都深知運送彈藥箱與作戰部隊的絕大困難。那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運彈藥的重荷，顛頭跌跌的前行，倒下去的多，爬起來的少，在泥地，沼地掙扎前進，有時人物俱遭滅頂，只有少數能於最後到達那渴望彈藥的機關槍——曾見過這情形的人，便可實感到構成火線威力的不復是射擊的機械效率，而是射擊的供給關係。

因此，當我們聽見人家造了一種機關槍，每分鐘六百發、每連十二架或廿架之時，我們真不必推測什麼射擊的發數將比廿年前的戰役為多。如德國人說的：「戰爭什麼都簡單，不過這簡單很難。」

這火線供給問題，如用防禦來解決自然格外容易，他們只需在他們的壘壕和機關槍陣地蓄積大批彈藥，便可繼續自由射擊一直到被包圍或被消滅時。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防禦構成深度是如何重要。一言以蔽之，現代防禦術是以地易血，牠有時貴重得難討了大批買路錢也不能放棄。但在東歐的大國對抗侵入者的整個妙

術是用連續不斷的防禦陣地，如其必要，不惜少設防，但奪取其中的每一個，侵入者都須付非常的代價。如果防禦是像這樣適當構成的，則攻擊者必被迫停止猛烈的排砲，且先聚集如山的砲彈堆。

因此，願所有必須自衛以免被侵的國家，都有充分的退却餘地，堅守特殊地方，強固地點，天然要地的主意少打一點，但願他們能想到儘量昂貴地出售土地。

× × ×

在現代戰爭中地形已遠不如前此的有價值。最強的國境乃是一個優秀的軍隊，一個優秀的計劃和——我們不妨再加上——一個優秀的將軍。在現代條件下，無數事實證明，軍隊如能挖好戰壕，即使兩翼被迂迴，甚至給逼得走頭無路之後，也還是可以守的。大面積的平地能夠和奇偉的山脈或深而寬的河流的西岸一樣地保衛。

侵略者如果遭遇得熱練的，堅決的防禦，而且是不為領土作無謂犧牲的防禦，他就會大吃苦頭，旅行一條難行的路。但防禦者却也有——一個性命攸關的原則須身體力行：必須都卒能與一地共存亡，大軍才可以安然後退以重演這

一過程。為自由作保衛鄉土戰的人們雖常能作最大犧牲，可是另一方面却也必能有軍紀，訓練，和對將官計劃的堅實理解。凡適當構成完滿指揮的防禦，必能以三對一的傷亡放棄一公里之地。

我想起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德軍發動大進攻時我在一個英軍師部的往事了。在這次進攻，大體上可算作世界歷史上得未曾有的最偉大的合攻。在四十公里的前線上，每一公里列着一個德軍師團，每五碼之間置有大砲一門，準備前進。後方有密集的預備隊，前方有熱練的，勇敢的「偷營家」。結果呢，大家都知道：哥夫將軍 (General Cough) 統率的英軍第五軍和平格將軍 (General Byng) 統率的英軍第三軍的一部，被迫後退或望風披靡，德軍進到一個大突出地，在這地的盡頭，他們終於停了下來，因為進退維谷之故。他們雖然打死了，打傷了，捕獲了十二萬英軍和數千大砲，但他們的前進一告失敗，主動即轉入給他們追得那末遠的殘兵敗將之手了。

但，如果指揮防禦的是拿破崙，則攻擊大概不會僅以力竭而止。一個偉大的軍事天才必預先對該突出地帶兩側準備了一個可能有逆

襲，而於主攻已告地緩後的兩三天，再對該突出地帶兩側作大規模的獨立進攻。這才可使部隊避過仔細準備的陣地。這才能截斷攻軍的不可或缺的生命線。這才有實行真正的包圍的可能。敵陣一有裂口，復仇者便可長驅而入，儘速儘量的追擊。福煦元帥在數月之後的確完成了這樣的一個反攻，結果德軍一敗塗地。

作這種思考，我們須記住現代戰爭的巨大規模。這一百萬人民出城渡假，晚上再將他們送回家中，乃是一件偉業，但不難以紐約和倫敦的縱橫交錯的，強大地發展的，永久地建立的公路和鐵道體系容易而又便當地完成之。事實上，確有三百五十萬人於八月銀行假日之晨出倫敦，當晚歸家。而無任何嚴重的擁擠及阻滯情形。但他們只是帶夾肉麵包或孩子們的餛飩到海邊去啊。這一百萬兵士，帶着他們所有的器械和他們所有的給養，前進或側行，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序列的一個絕大的任務。他們一旦離開長期準備的永久的交通線後，只要大敵當前，他們便只好行如蝸牛了。

空軍在上次大戰只佔了一個極不重要的位置，失去制空權數月雖是一種不便，却非致命

的打擊。這次大戰，空軍在歐洲大陸將遠不及砲兵的重要。它不是克服一個大國的抵抗的決定因素。話雖如此，可是它仍將影響戰爭的整個性質。

我在早先的一篇文章裏會對讀者說明我所設想的空戰的限制，以及對付平民的恐怖武器怎樣會反撞使用它的人。但我們現在必須承認空襲將從戰線吸去大批部隊，槍砲，彈藥和生命以至散布於國內各地。譬如德國吧，我們聽說便有七千挺高射砲供防禦之用。在下次大戰，這些砲，或它們在戰爭威力上的等價物，是會放在前線的，同樣的情形自然也會見於法國及其他國家。因此，我們必須籌設一個陣地，其前線不必像上次那樣堅強佈防，本國的資源將寬寬地，薄薄地遍佈於大部的領土。

讓我將這篇簡單亂雜的備忘錄結束吧。勇敢的，明智的步兵和他那槍與刀，依舊是國運的主宰者。當機械裝置已盡其技時，熱望無間日夜地分隊實行肉搏的悍卒，如果領導得宜而又意識到他們的目的，則人的效率依舊能保存人的自由，依舊能維護人類的光榮，並繼續開放進步及優勝劣敗之門。

大 名 鼎 鼎 老 九 章 網 業 之 王

西裝部
專家裁製
漂亮大方

貨品高超
花色時新
種類齊全
售價公道
誠信服務
歡迎參觀

新裝部
承製各式新裝
文件非常迅速

地址：北京路盆湯口 電話：九六一三九

談法國人的氣質

張佳生

德國軍隊藉着閃電戰術而獲得顯著的成功，於是白魯塞爾也陷落了。接着，攻入法境的德國機械化部隊，便攻佔了巴黎，繼又包圍了馬奇諾防線。我看到這樣的電信後，纔開始寫了這篇原稿。

以法國人的氣質而論，面對着乾坤一擲的德軍大攻勢，是否將勇往直前，發揮兇猛的風格；還是盡其力之可能，堅守着最後的一線，出以反攻的姿態。由於前者的說法，法國的傳統精神，還未至完全消滅之境；由於後者的說法，則沉浸於長時期的歷史和文化所培養成的法國和法國人，似乎應該再檢察一下的吧。

現在吃了敗仗的一般法國人，大家同樣地記起的事，定是一九一四年的瑪恩戰役。

當時任總司令的霞飛元帥，把總退却的陣形在瑪恩河一線擋住了，立即起而反攻。貢獻這個計策的人，就是霞飛幕下的青年參謀，亦即此次戰事初起時，任聯軍總司令的甘茂林將軍。霞飛當瑪恩河戰役時，向全軍發布告：「與其在敵前後退，不如衝國而死。」而甘茂林在二十六年後的今日，也說：

「要勝利；不然便死！」在全軍中充滿了法國的精神。

法國國民，不至最後的關頭，他們不會拚命的。反之，如果到了真正不得了的時候，他們就會發揮奇異的實力。這次，他們會不會這樣幹呢？但據羅馬傳來的電報說：七十二小時以內，巴黎或將陷落。在德軍疾風迅雷似的閃電戰術之前，不得不拚命的法國國民性，可憐的是，或許要感得太遲了。這和第一次大戰時比較起來，戰爭的形態已變了，立體戰的效果，是非常悲慘辛辣的，所以不能再照抄老文章了，只要稍稍遲延了些，心裏一猶豫，兩方面的軍隊只好「握手言歡」，互相拜見了。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方法。

戰爭爆發之際，就是在法國，也開始了檢查報章雜誌的工作，並且檢查得很嚴厲，一不小心，便得被刪除。因為是戰爭期中，這也是當然的措置。但平時原是以言論自由之國自誇的，無論何事，非說上一兩句話不可。在好的方面說，可以稱之為批評精神旺盛的國家。所以讓報章或雜誌上儘是留着許多

空白的地位等，也不肯默然無言。這個問題，在議會中已經討論過好多次了；就是報章或雜誌方面，他們在文字被檢查刪去的空白間，特地嵌入諷刺檢查的漫畫。他們把檢查稱之爲 Anastute 的渾號，用了一個戴眼鏡，大鼻子的老婦人來把他變爲「人格化」。那老婦人手執長剪刀，向人追趕，却並不像存心鉗人。那被追的男子，頭戴高帽，上衣的下面裂開，正想向上攀逃；或真理之神的頭，被吊在梁上；或是一個男子的口被用布來塞住了。凡此等等，都演成漫畫化，刊載在文字被檢查刪除去的空白間。看來雖頗輕鬆滑稽，但也可以由此窺法國人氣質之一斑。因了戰爭，不得嚴守政府的命令，但在每一個「受痛」的地方，仍要加以嚴酷的諷刺。

可是，在英國，工人和左派方面的反戰運動，意外的興盛；反之，法國却完全沒有反戰運動。在這點上，可知全國國民已團結一致。當國難期中，國民爲了團結，只要以「在愛國的名下」一句話，即可消滅反對派。這是法國人的特質之一。因此，人民戰線啦，共產黨啦，一時雖似乎非常得勢，而一到準戰時狀態中，人民戰線就消滅了。共產黨則當宣戰時起，就大受彈壓，到現在已全無問題；大部分且已轉向，也有許多人出動到前線去了。

× × ×
像法國人那樣的「精於辨別」(Nuançe)的國民，再也

沒有了。到議會裏去聽他們討論問題，雖同是贊成者，但他們決不是單純的贊成。他必需說出理由，說得長長一大篇，表示他的贊成和別人的不同之點。所以議會中討論議題，徹夜通宵，每每要到第二天早晨的八九點鐘才得告終，這是常有的事。政黨雖多，名稱頗多類似，用別國文字來翻譯起來，竟或困難得無可分辨。照外國人目光看來，何必要分裂成這麼許多黨派呢，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可是仔細一調查，雖然其中或尚含有若干個人的野心問題在內，但大多數是因了「精於辨別」的個性關係，所以沒有方法可以合併。這也是法國人的氣質如此，是沒法補救的事。

× × ×
「在雜亂中可以看出有秩序來。」這雖是一句似乎意義不通的話，但在法國，這樣的事例也不少。有一個時候，我引導從柏林來的朋友走到愛德華廣場的凱旋門去。從這個廣場上，有十條大路，依着放射狀會集在這裏。每條道路都是具有相當交通量的大路，汽車似洪水，自朝到夜，川流不息，銜接而來，都以凱旋門爲中心，環繞廣場一周，流駛到各條路上去。這裏的交通規則，單是從左手來的車輛，能夠獲得優先的通過權。在這廣場上，又照例沒有指揮交通的警察。我們爲了要瞻仰凱旋門，我先穿過車行的間隙，走了過去，站在街旁。回顧那朋友，仍是站在凱旋門所在地的中央廣場，他無可奈何的望

着我。汽車川流不絕，正好有一個間隙可供行人穿過了，不防那開足速率的公共汽車又跟着衝了過來。他正想舉足穿過，便又不得不退向後去。這樣等了約摸十五分鐘光景，漸漸的有人在橫穿馬路了，他才得走到我這裏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而不能不致惹禍，他心裏雖極憤怒，但也不得不感得佩服。柏林的交通管制，是非常有秩序，在一絲不亂的統制之下，行人，汽車，交通警察，大家頗為調節，整齊劃一，行止有序。就是在倫敦，也得遵從高個子的警察指揮，有規有矩，毫無紛亂之象。而反之，到了法國，雖道路的交叉點上也有警察，也有信號燈，汽車遵從指揮而忽行忽止。但行人仍不能從容的走路。在汽車的行列間，果然可以快步穿過；而女人則更多不管燈光之紅綠，汽車之衝上身，照樣毫無顧忌的橫穿去過。當然，在她們的心目中，汽車夫見了她們在穿路，是應該立即煞車的。像這樣的情況之下，交通上居然不會出亂子，真令人不可思議，而依據統計，英國在交通上所出的岔子。反遠較法國為多哩。

法國人最嫌惡統制或拘束。觀於街頭的汽車，就可明瞭他們是懂得怎樣自己照顧自己的方法。他們不必有人發號施令，也可以做得很好。粗粗看起來，這是無統制，無秩序，富於隨隨便便的性質。他們却能各隨所願，不惹事端，做得很順利，這不得不說是法國人的長處所在了。

再看政治方面。法國政黨之多，沒有一國能與比得上。因此，你以為他們的內政必將雜亂無章，那就錯啦。當然，因為法國政變迭起，雖和英美同屬民主政體，但政府方面究竟缺少適當的時間來施行政治。一旦，像德國那樣絕對的沒有政變的獨裁國家出現於其身邊，乘着法國政變的機會，時常惹起國際間的大事變，法國便容易遭受損失。同時，這也是法國近來時常發生政變的原因之一。第一次大戰期中，法國曾改變了六次，內閣總理換了五個人。這次戰爭開始，也已把達拉第換了萊諾。以後將怎樣更換下去，誰也不能知道。這或許就是法國的弱點所在吧，我以為。

法國人對於「自由」兩字的看法，是不折不扣的。他們尊重「自由」，也是從心底裏發出其誠的態度來。原來「自由」已是法國革命以來的法國人之根本精神。因此，他們能為自由而決鬥，能為自由而拚命。這次戰爭，他們也已喊出「為自由而作戰」的口號。可是，這所謂「自由」的東西，含蓄頗多，但牠在法國的文化與傳統上，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要理解法國人口中所說的「自由」，必須仔細研究他們的歷史和文化以後，才得理解。而法國人的氣質，也始可於此中體味而得。

正像「自由」與法國的關係一樣，葡萄酒與法國，也有切

割不斷的深切關係。葡萄酒的老家在法國，而法國的文化——至少有一部分是如此——得力於葡萄酒者頗多。換句話說，葡萄酒之發達，仗賴於法國的文化為多。總之，沒有葡萄酒，就不能造成法國人的生活。而法國人的氣質，也是由葡萄酒中滋長出來的。

買張火車票，就有半公升的葡萄酒附贈。說起葡萄酒，種類也很多，如果不仔細辨味，那是分辨不出來的；年代有新舊，牌子有好壞，種類更多。同時，鄉下人家常有自己釀造的酒，更有許多人家貯藏着從幾代前的祖宗傳下來的陳酒。巴黎的老吃客，時常走到鄉下去，收買舊家的財產，趁着他們家道敗落的時候，購得非常名貴的陳酒。這種酒，雖然照例是沒有牌子，可是大多是貯了幾十年，甚或是幾百年的陳酒，其中頗多佳釀。

法國人自幼小的時候起，就喝着葡萄酒而長育起來的，可是只有生在波利亞薩伐隆的老吃客們，才能知道酒和菜肴的巧妙配合方法，為其地人士所不及。至於外國人，只知道上第一等的菜館去，喝最上等的酒，點最好的菜肴。因為對於葡萄酒和法國菜的好壞，根本是外行，便只知道價錢貴的，便是好貨。他們只知道點好菜，喝好酒，却不知道酒和肴菜之間，更應該有個調和的配合。

可是，到了近來，就是法國人，能夠了解酒和菜肴間的纖

致配合味者，也漸漸的少起來。據有些人說，巴黎法國菜的味兒漸漸不行了，酒的品質也低劣了。拔出了葡萄酒的瓶塞，底下有一片小小的皮紙蓋着，辨辨味道，說是酒味變了，嚷着要調換一瓶的精明吃客，跟着時代的潮流，也漸漸的少起來了。法國人的一般生活，在時間上，財政上，或許是已經消失了餘裕了。自從第一次大戰以後，「美國風」盛行，那些時代落伍的古雅的生活態度，也逐漸被驅逐了吧。可是，話雖這樣說，如果到法國去，在那古色古香的小餐館中，有時還能看到這樣的「老伯伯」。只見他仍懷着古來法國人的氣質，兼憑葡萄酒中僅有的一點兒不愜意，口頭雖不說話，而在他那默默不語的態度中，顯示了對於葡萄酒僅有的愛好，以及尊重高雅醇味的古典式的氣概。這樣的態度，勉強模倣起來，必將一無是處，而他是那麼的平平靜靜，不怨不怒的不滿意着。這，正是積聚了並世無二的教養與修練。

× × ×
灰黑色的巴黎建築物，各各都含蓄着相當悠遠的歷史和傳統，任你怎樣洗刷，也洗刷不掉牠那歷史上的斑點。泡上一杯咖啡，就可在咖啡館中坐上幾小時，閒望街頭的行人，喝不飽，也看不完。——巴黎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都會。造成這樣的零團氣者，如果是法國的歷史，是法國的文化，那麼法國究竟不失其為偉大的。至於這是否是業已過去的廢物，或是還有創造將來的力量，那就要由這次的戰爭來決定了罷。

戈特子爵

明庵

率領英國陸軍，在馬奇諾防線上，和法國兵士並肩作戰的，便是英國的遠征軍總司令戈特子爵（Viscount Gort）。戈特是他所襲的爵名，他的名字叫梵萊格（John Standish Surtees Prendergast Vereker），一個徹頭徹尾的職業化軍人。

一個虛心的軍人

他在第一次歐戰結束的時候，是英國近衛步兵第一聯隊裏的一個上校軍官，有軍事英雄之目。他得過「維多利亞十字章」，「軍功十字章」，和三次「殊勳勳章」，這都是在他三十二歲以前的事。

歐戰告終後，他的朋友們問他說：「你今後預備幹什麼呢？」

戈特子爵回答道：「可能的話，我想到參謀大學裏去學習軍事。」

有人問他爲何還要進參謀大學去讀書，因為他有過豐富的實際參戰經驗，再去聽講，不是有點滑稽嗎？

戈特說：

「這並不滑稽。因爲戰爭的制勝之道有三：（一）軍隊的士氣，

（二）各部隊的聯絡，（三）軍隊各部分的聯絡。你在前線參加過十年戰事，但是對於後方的運輸，食糧的供應，和其他一切重要的軍務，你知道些什麼呢？例如軍事情報處長對於軍需部的事情，他知道些什麼呢？例如派遣兵士一人在法國作戰，後方需要多少人供應他。又如派遣兵士一人在北非或是亞洲作戰，要多少人供應他。這一些都是值得研究的。政客領袖們祇知道儘量派兵去，他們祇看見目的，不知道手段。我就是要去學習關於戰爭的整個知識。」

後來他果然進了參謀大學，據說參謀大學裏的人都很奇怪，怎麼一個久戰沙場的高級軍官還要到學校裏來讀書。

戈特子爵也愛玩。他進了參謀大學，就在膳堂裏組織了一個「赤衛軍」。「赤衛軍」分子都是他戰壕裏的老朋友，暇時總愛鬧亂子。

後來大學裏又來了一個新學生，是在俄國服務過的一個上校軍官，他組織了一個「白衛軍」，和戈特的「赤衛軍」對抗。兩「軍」對峙時常常把膳堂裏弄得一團糟，連僕役們都司空見慣，認爲無足驚異了。

大戰中的勇敢故事

不過這是戈特子爵的課外活動。他聽講的時候，却是全神貫注，對於每一個题目的任何一點都不肯輕易放過，務求完全了解。其求知慾之旺，常使教授們爲難，覺得這個學生不易應付。他的受訓異常認真。那時歐戰方罷，全世界的人士莫不厭戰，可是這位常與死神爲伍，嘲笑死神的戰士却仍在一心一意地研究軍事。

戈特子爵也有批評他的人，就是他自己組織的「赤衛軍」裏也有人要批評他。戰後的英國青年往往在軍隊裏混上幾年，以備將來在社會上

可以有點名望，可是戈特決不是這種人，他反對這種「清客」態度，他是一個嚴格的克己的職業軍人。

有人說他缺少感情，常把人當作機械。這句話是不對的。我們且看他以下的故事。

一九三一年有一個寡婦死了，她是一個上尉的妻子，她的丈夫在上次歐戰中死了。她將她小小的財產傳給戈特子爵，她這樣說：「我願向戈特子爵說明，我一生最快樂的便是看見他良好的性格發展着，他成功的事業，他能力的發揮，和利用自己的財產和地位，毫不自私地爲國家服務。」

歐戰以後，戈特子爵和沙墨塞脫村中一家人家往來着。原來他們便是歐戰時在法國的藍遜的父母，藍遜便是戈特子爵手下的傳令兵。藍遜死後，據戈特子爵向人說，「他是一個高貴的人，要用言語來述這個高貴者的故事是件難事。他是近衛步兵中最佳的兵士之一。也是一個最好的人，而且他又是我的同志。」

戈特子爵所述他自己和藍遜的故事是這樣的：

「去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們在法國的弗萊斯克萊斯前線，我們從早上起開始進攻，藍遜始終和我在一起。我第一次受傷的時候，就是藍遜替我包紮的。我們繼續進攻，我又二次受傷。他始終和我在一起，這一次虧他用了止血器，才救出了我的性命。包紮後我們再攻，結果把目標攻下，那時我還能回來。同我回來的又是藍遜。」

「一千三百碼以外有兩個德軍砲臺，正向我們射擊，我身上包着傷布，是一個易於發現的目標，可是藍遜還是扶着我走。」

「敵軍故意向我們放砲，一個砲彈將他的臂膊轟去了，他的腿上也

受着一條可怕的傷痕。我無法救他，我祇能挨步前去，碰着了愛爾蘭的兵士和一個軍醫。我們回去找藍遜。那時在猛烈的砲火之下，他的帽一歪頭還是爲着我。我們把他包紮起來，當我們把他送到病房裏的時候，他說：『先生，快走，不要停留。』

「這是他的最後的遺言，沒有到病房他就死了。這是我同志的大無畏和性格的一斑。」

誰說戈特子爵是沒有人性的，那末他便應該把上面這幾句話讀一下。這是勇敢和忠誠的一個絕妙的好故事。

又有人說他既然能夠得到這許多勳章，他一定是一員鹵莽而運氣極好的福將。

同僚們的批評

歐戰時代戈特子爵在凱文元帥手下服務，據凱文元帥說，他祇能同意上面這句話的一半。凱氏說：「一個人得了這許多勳章，你祇能說他決不會是一個活人。照通常的法則講，他應該死過六次了。」

此外又有一個戈特的同僚，他也是屬於凱文元帥手下的，據他說，戈特子爵決不是一個鹵莽而不顧一切的人。

他這樣說：「戈特的得到這許多勳章，完全是因爲他極端盡軍人的天職。他進攻敵軍的機關槍崗位時，並不比他人更爲猛烈。但是他的態度便是，如果這個崗位勢在必克，他就不顧一切，願赴湯蹈火以取之。祇要他口裏還有氣，血管裏還有血，他無論如何會上前去的。」

也許把這兩種極端的見解調和一下，我們便可以窺測戈特性格的真相。他當然是一個最軍人化的軍人，所以絕對忠於職守，但是他又有堅

強的體力，可以使他在戰鬥中獲取光榮。

話又得說回來，我們繼續講他在參謀大學裏的事。在戈特那班學生畢業的時候，學校裏預備選幾個高材生來充當講師。戈特也被選在裏面。六年後他已經升為首席講師，領上校銜。

參謀大學的首席講師是一個令人欣羨的職位，現在竟會一個不滿四十歲的青年軍官來担任去了，難免引起同僚間的許多閒話。

戈特子爵雖然年輕，但是他訓練自己，已經成了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也是一個實際的軍人。所以他升為首席講師，凡是他的下屬或是學生都並不覺得詫異。

施展才略的機會

那時歐洲正鬧着軍縮，和平，和集體安全，所以一般人對於這位軍人，也並不多大注意。直到一九三七年冬，陸相倍利度整頓軍部，刷新英國的軍事機構，才任戈特子爵為英國帝國參謀長。戈特子爵也已於一九三五年領少將銜了。

倍利度的刷新工作也許做得太厲害，犧牲了許多高級軍官，便是犧牲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見識。但是倍氏決心在陸軍部裏建立一種新的精神和新的技術。所以他寧願犧牲經驗和見識，讓這位戈特子爵來施展一下他的雄才大略。

戈特子爵現年五十三歲，身子很結實，沒有一點肥胖之感。面部的表情是有力而鎮靜。又有一副能立刻令人注意的目光。

戈氏有嚴格的生活紀律，所以他有強壯的身體。

他對德國軍隊的批評是這樣的。他以為德國沒有法國那樣多的有訓

練的軍官和下級軍官。德國的士兵必需了解指揮作戰的統帥的性格。

戈特子爵是誰？我們可以這樣簡單地回答：他是一個軍人，一個將軍之子。

他的祖先潑蘭特甘斯脫爵曾於一一六九年參與愛爾蘭史脫朗龍之役。另一個祖先曾在內戰時隸屬於查理十一世之下。戈特子爵二世曾經在一七九八年大敗過法軍。他母系方面的祖先又是著名的勞勃·蘇蒂斯 (Robert Surtees)。

家系和他的私生活都不是重要的東西，總括一句，他是一個激頭激尾的軍人。他對於當兵的生活，正像鋼琴聖手潑特萊夫斯基的手指觸着那鋼琴的鍵，像文學家狄更斯感到文字的神秘，或是像大音樂家華格納確信自己將來會成為音樂之王。

美麗的女子！

——一定懂得美容的方法——

選擇美容品的好壞

★是達到美麗的第一要義★

「面麗」是近代最完善的美容品，上海同仁西藥社在六年前早已發明，不但是化學工業的創舉，並且留給一般人以最大的恩惠，尤其是婦女界，差不多把「面麗」的效用，已視為終身不可分離的伴侶了。



美國反日三巨頭

菲民

在美國論壇放一異彩的但尼脫，在論及美國的外交時，曾經這樣說過：『美國如果不想戰爭，則唯有沉默；不過美國却兩者都不肯。』這種說法，顯然是代表着美國保守份子的意見。

以美國的物理的和心理的條件言，美國固然厭惡戰爭；但如果我們不忘記美國不僅是美國的美國，同時也是世界的美國時，則美國的一邊厭惡戰爭，一邊又不甘置身事外，就沒有甚麼可怪的了。

在後者的意義上，就產生了美國的反日意識。這種反日意識的代表人稱，在國會有議院畢德門，在政府有國務卿赫爾，在民間有前國務卿史汀生。現在我們就要進而分析這三個反日巨頭所代表的意識。

一 史汀生

近年一般美國人的對日感情，雖然十有七

八是處在反對的一面，但他們對日惡感的意識根據，還未能說已臻一致。不過却也有一個中心。那就是日本對於中國的行爲。對於人道主義者和正義感者，認爲日本的虐待中國，是一種不義的行爲，對於關心美國在華利益者，則認爲日本在中國的行動，實有危害美國的在華利益；也有認爲日本的違背包含門戶開放主義的九國條約，是一種可憎的行爲；更有厭惡德意而非難及日本的和前者勾通一氣。總之，今日美國人的反日感情雖有不同的理論根據，但其特點仍在以中國問題爲中心。因此，日本如果能使美國滿足，不是部份的讓步或空言宣傳所能收效，他們必得從新考慮對華的態度。

史汀生主義的立場，就是將上述美國人士的各種觀感，加以系統的法理化了，史汀生是胡佛總統時代的國務卿。『九一八』後的史汀

生宣言，就是史汀生主義的發端。

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胡佛總統的假期將終，當時羅斯福的繼承斯職已經沒有問題。史汀生曾去紐約北郊漢德森湖畔的海德公園訪問羅斯福作過一次密談。照常例，羅斯福與人作正式的談話時，必有智囊團中人在座相陪的，在接見共和黨人士的場合，尤其如此。但這一次接見史汀生却是例外。談話的舉行只有他們兩人，而且會談的時間竟長達五小時。

這五小時的談話，對於後來的羅斯福外交政策上，實有很大的影響。因爲在當時的一般美國人見解中，認爲在以莫理教授爲首之智囊團包圍下的羅斯福政府，大概將以對外不干涉主義爲外交基本方針；從而在對日關係上，將力謀國交的調整。

在會晤後一週的一月十六日，史汀生又一度向各國政府及國聯重行聲明美國對滿洲事

的不承認主義。而且在他的聲明中，暗示行將繼承的羅斯福政府，亦將採取同樣的主義。翌日，羅斯福也以「美國外交政策在於宣揚國際條約的神聖」的聲言而響應了史汀生宣言。

「美國外交政策在於宣揚國際條約的神聖」一語，確是七年來羅斯福外交政策的根基。七年來美國外交的種種行動在，其背景雖各具有具體的意義，但處處以「條約的神聖」為張本，確是事實。因「條約的神聖」雖然是一個極端抽象的名詞，不過以美國的實力為後盾，這簡單的一語，在某種程度內確也使「條約神聖」的破壞者有所顧忌。

羅斯福的遠東政策，無疑是循從史汀生的那條路源來的。史汀生主義可說形成了近年美國遠東外交政策的骨幹。史汀生主義的理論雖發端於胡佛總統期內，但其實踐却在羅斯福總統時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汀生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政策的標榜，而且還是一種真理的信念。在他卸任後，他仍以一個在野者的資格，襄助政府處理遠東問題——雖然他和現政府是處於反對黨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九月，他發表了他的「遠東危機」的名著，給美國政府提供了處理中日事件態度的理論根據。並屢屢在

「紐約時報」上發表公開書信，主張美國應積極干涉遠東事件。最近且自任「對華侵略者不合作委員會」的理事長。該團體是美國反日團體的領袖機關，幹部人物除同情中國的文化界人士外，前美國中國艦隊司令官雅納爾少將，最近也加入了進去。所以聲勢相當盛大。

二 畢德門

史汀生主義雖發端於胡佛總統期內，但當時却僅限於理論為止，未能積極見之行動。當時的國際情勢固然是史汀生主義不得付之即席實踐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國內的牽制，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以上議員波拉為首的孤立主義派，勢力依舊強盛。

但隨民主黨一九三三年選舉的勝利，孤立派的地位就急轉直下了。代波拉以起而為美國上院議長的，是白銀大炮畢德門。

羅斯福政府下的上院議長畢德門，是密蘇里州出生。是個體格魁梧氣魄雄厚的人物。少年時代即富有冒險精神。在他青年時代，一時傳說阿拉斯加有金砂發現。畢德門就趕到當地預備參加掘金工作，他的足跡遍及北極地的產金區。可惜他來得已遲，金砂早已落入別人

手中了。其時該城有自衛警團的組織，他參加在裏面當一名檢事官，娶了一個淘金者的妹子為妻，就在當地安居下來。不過他的放浪的癖性，不甘長在一地過度靜態的生活。一九〇一年他來到加利佛尼亞州，目的是偕同夫人觀光。但這時又有鄰州奈伐大州發現金礦的傳說，當時三十歲的畢德門心，想這一次機會總不會錯過了。

可是奈伐大州的掘金事又告失敗以終。不過總算還好。金礦雖沒有銀礦却確實發現了。當時奈伐大州的人口還不滿五萬人。白銀是該處的主要產物，所以盡力向外州推銷銀塊，是該州經濟的主要活動。畢德門就在這種活動中出了名。十年以後的一九一二年，他就獲得了美國上院的職席，當時他才不過四十歲。

身子一上政治舞台，白銀的活動當然便利了不少。隨着白銀的世界通貨地位的增進，畢德門的政治地位也一天天的提高了。美國政府的收買白銀政策——從而提高白銀的價格，當然是畢德門苦心活動的結果。

畢德門在遠東政策上所表示的強硬態度，與中國白銀國有的這一點，是不無相關關係的，白銀協定的簽訂，就是這種關係的一個說

明，同時羅斯福政府既是白銀利益的法的制定者，則畢德門的支持羅斯福的全部外交政策，自是應有的一着。此外美國的一般反日感情，對於畢德門的對日態度，也有不少的影響。廢止美日商約的發動人，就是這位畢德門。他的作風，頗有些像英國的邱吉爾，德國的戈林，——是一尊銀製的大炮。

三 赫爾

現任美國國務卿赫爾，是一個頗富正義感的長者。一八七一年生於泰尼西州奧伐登縣。父親是一個伐木者，母系的血液，含有捷克斯拉夫族的血統。

他是五弟兄中的第三個，弟兄們在能够揮斧的年齡，就幫同父親一起在山林中伐木，經康拔萊恩特河而流至那希伐爾市場。赫爾在五歲時進麥特佛爾大學，後來進了俄亥俄州的師範學校，最後轉入康拔萊恩特大學修習短期法律。

他在麥特佛爾大學時代，受麥克米林教授的薰陶甚深。麥教授曾經起草過一份所得稅法，但爲大法院拒絕了。當時赫爾對此頗爲乃師遺憾，誓志在將來自己成爲政治家後，務期

實現乃師的理想。到了一九一三年，這一希望終於實現了，即現行的所得稅法。

他廿歲取得律師資格，二十一歲當選爲泰尼西州議員。他青年時代的真摯與沉默的態度，即已博得一般人的好評。美國和西班牙戰爭的時候，他率領了泰尼西州的一隊義勇軍來到古巴參加遠征，但當他到時，戰爭已告結束。他沒有參加着戰爭，倒在一場撲克中贏了六千三百塊錢回來了。

三十二歲時因選舉戰的功勞，被任爲巡迴法庭的法官。今天他的朋友中間也還有稱呼他爲「赫爾法官」的。他任法官時是以廉正出名的。據說有一次因爲他的父親在法庭上忘記脫帽，被他處分了五元罰金。

一九〇六年他爲泰尼西州第四區推選爲聯邦的下院議員，在嗣後的十四年中，他以上下兩院議員的資格，向他的「自由貿易」主張邁進。他是民主黨中的「經濟通」，是自由貿易主義者。在他國務卿任期的七年中，他和二十二國訂立了互惠條約。此舉不但在美國爲空前，就是在世界各國也是創舉。

可是他却獨獨宣佈了廢棄到期的美日商約，給了日本一個嚴重的打擊。在法理上美國

固自有廢止屆期商約的自由權，但特在這個時候獨對日本廢棄商約，不能不說給了日本的對華行動一記當頭棒喝。

我們相信赫爾並不是一個感情偏見的反日論者，他的正義感加上美國在華的利益前途，才是他反日意識的根據。赫爾雖然是一個文官，却具有戰士的精神。廢止美日商約一舉，就是這種精神的表現。

x x x

羅斯福七年來的執政，已給美國打好了遠東政策的基礎。日本對華的行動若不圖改弦易轍，美國遠東政策的基礎，也不會得變更到那裏去的。日本的行動愈積極，美國的態度必更堅決。最近美國關於荷印問題所取的行動，最明白地說明了這一點。

在過去，美日的關係可說是非常友善的。但自一九三一年以後，這種關係起了逆轉的變化。美國反日意識的抬頭，已深入朝野各隅。美日關係是否會演展成太平洋上的悲劇，須視繫鈴人是否肯爲解鈴人而定。這裏成爲問題的中心，就是我們這個歷史悠久，文物優秀，民族意識昂揚的中國。



新土耳其一瞥

思明

新土耳其是個民主國家，人口一千八百萬

人，領土與一九四〇年時之德國相若，是片棕色而不毛的高原。在凱末爾的領導之下，土耳其憲法上第一條載道：『本條憲法確定土耳其為民主國家，絕對不得由任何建議，加以更動或修改。』在後凱氏雖將政體改為獨裁，但其本人却仍然非常傾向民主。凱氏亡故後，乃由愛諾紐 (Ismet Inonu) 繼其遺教，掌理國事。

凱氏對其祖國所做，最大的工作，是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構成。由於土國民性無追隨出色領袖的領袖，所以凱氏獨裁，但在同時他却要求土民自力更生。

土耳其是個活躍驚人的民族。其人口除在國內的一千八百萬外，僑居的有一千五百萬，而近東也有三百萬以上。他們男女的皮色很白，眼珠有許多是灰色的。他們睡的是地板上

的草薦，煮食時用的是銅鍋，又特別愛吃羊肉。在工廠中，一個人一小時可賺七分錢，一

星期便有四塊錢的收入，而農莊上，一年有二百四十元進益，算是豐裕的了。土國的首都安哥拉，雖然荒僻，設備却很摩登，土民是非常引以為榮的。土國的婦女，襄助男人工作，對其國父凱末爾，都極度崇敬。後者的銅像，已經鑄成，位處首都，俯視全境。

土耳其人的平均年齡，都在三十以下。其中半數，年齡皆未達二十，與七十年前美國的情況相似。土民男女間的比例，是女多於男，一千名成年女子約比男子七百六十九名，而其中四分之一都是寡婦。據某調查家說，土耳其人的婚姻，非常偏私，常常與小他六歲的女子結婚。所以土國的革命，對象便是這些青年男女，要使他們變成二十世紀的現代國民。

一九二〇年時，土國國勢，非常頹唐，國內文盲，約佔百分之九十。可耕的農田僅祇百分之十六，其餘便是草原和森林。一般迷信的農民，整日坐在太陽下，坐而待斃。但當凱氏宣示即將廢止一夫多妻制時，土民中之寬裕者，便乘早娶妾，企圖由此獲得較多的人力。

在隨後的十七年中，土耳其的革命，把文盲掃除了百分之七十。辦法是由凱氏所創，功在廢除陳舊複雜的阿拉伯字。他創造了一組簡單的拉丁字母，先令報界，將阿拉伯字母和這種拉丁字母，並載一月，然後祇刊拉丁字母，使人識別。結果，不識字的，由此得較易學習，而識字的，却不得不備着袖珍字典，隨時翻閱。目前土國教育事業的推行，已很容易，因此當局在各鎮各村間，努力建立成人或孩童的學校，提倡民間教育。

土耳其的軍隊，在軍械配備方面，種類非常龐雜，一似芬蘭，波蘭，與羅馬尼亞。其中有法國的帽盔；德國的毛瑟槍，德國克虜伯及法國施尼德式的三吋徑野戰砲（此兩砲所用之子彈，適巧一樣），三國製造的奧式平射坦克砲；克虜伯及史各達式八吋徑白砲；以及四種異式的輕機關槍等。空軍方面，轟炸機有英國

勃爾希姆式；美國馬丁式；德國海因格爾式，及義國的薩伏亞式，總計第一線飛機，僅為二百架。土耳其的軍火廠，國內已有設立，但如牠與德蘇發生戰事時，却須依賴英法的供給。土國軍隊的總數，共計陸軍廿二師，與騎兵五師，總動員時，可得士兵一百三十萬人。

假如土蘇間發生戰事，英國便會派遣海軍一部，出赴黑海，與土國卓絕的海軍，互相聯合，共阻蘇軍在土登陸，並割斷其輸油艦在黑海中的航線。但蘇俄的轟炸機，却能把土國全部炸毀，並襲及英國在蒙色爾一地的油井，因為土國不像芬蘭，是沒有森林可供軍隊藏匿的。上次大戰時，蘇俄軍隊侵入土境幾及一半，但在這次，土軍即能在東方三個堅強的隘口，予以阻攔，而英國的海軍，同時又能將蘇俄黑海中的給養航線，全部切斷。高加索山脈，偉然聳起，剛巧處於蘇俄通巴統的油管之北，如果土耳其與牠的盟國，能保持其空軍的實力，那末蘇俄的這條油管以及牠在巴庫一地的油井，是可以被他們炸得粉碎的。

目前土耳其正在準備這次戰爭的到來，第十五師這一整師，已經駐紮於散遜港口，而在埃爾斯倫當地，軍隊，大砲，及堡壘等，也都

已備設就緒。其第三軍的總司令為亞倍將軍，是個精警幹練的策略家，日後戰爭發生時，他即將就克英克大將麾下，指揮一切。

土耳其國內人民公認的偉大人物，目下仍為其國父凱末爾（一九三八年逝世），而繼承凱氏遺業出任土國總統的愛諾紐，却不常經人提起，然而愛氏却不是庸庸碌碌之輩。他在軍事，外交，及行政方面，早就可以成名，但他秉性不好名利，一生始終襄助凱氏，使其獲得光榮的聲譽，而本人却隱功匿績，退居人後。及至目前，依氏實在可說是創造新土耳其的一班領袖人物中最能幹而忠公體國的一員。

愛氏現年五十五歲，是一個法官的兒子。十二歲時，考入伊斯坦布爾的砲兵學校習修，繼之昇入參謀學校，與凱末爾氏同學，年級僅差兩年。嗣後，愛氏以第一名榮譽，自軍校畢業，即於軍隊中任上尉之職，由於功勳昭著，三十一歲時，即任上校。世界大戰時，他在巴勃斯坦與英軍作戰，一九一七年在東土耳其對俄開仗時，又任凱氏的總參謀長。大戰結束後，希臘曾一度侵犯土耳其，結果由愛氏領導的遊擊軍與正規軍，在愛諾紐一村予以痛擊，凱氏在後為紀念其勝利的功勳起見，特命其名

為愛諾紐，以示永久。一九二三至一九三七年，愛氏始終任為凱氏的內閣總理，任中祇有一次短短的間歇，為期僅四個月。

凱氏在世時與愛氏的關係非常密切，前者決定了什麼，便由後者着力執行，因此目前土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愛氏實是莫大的功臣。

愛氏性格，安靜而勤奮，脾氣非常和柔，很為保守，這與凱氏是不同的。他閱讀很勤，範圍也極廣博，英法德文，例皆道曉，年前又一度曾向美國播音。他耳覺不很靈敏，有重聽之病，但用了助聽器後，開會時仍能應付。

目前人們每謂土耳其是個法西獨裁國家，但是愛氏這種穩重的性格，便是牠最好的答案。雖然土國政府直接或間接擁有國內大部新實業，並負責一切物品的統制，但牠事實上却服從法律，循着合法的手續，組成目前這個民主政府，而任愛氏為其總統。

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大興公司；是讀書界與出版界的忠實服務者，請君以任何方式，試試它的服務成績。
電話：七六七八號

第五縱隊

雪 體

(一) 間諜戰的重要性

以馬其諾和齊格非相對時的歐洲形勢，數月來除了空戰和海上交鋒外，簡直可說是西線無戰事。但戰場上的戰爭在近代

戰術上只是整個戰局的一環，實際上另一環的地下戰爭——間諜戰，却從來沒有一分鐘停止過。交戰國間在間諜戰上的互相勾心鬥角，在今日可謂已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我們不妨說間諜工作是今日戰爭勝敗的關鍵。德國的所以在旦夕之間盡佔丹麥挪威各重要都市和軍事據點，與其說是軍事上的效果，毋寧說是間諜工作的結果來得正確。

這一次的世界大戰雖然開始在一九三九年秋，但間諜戰爭却老早就開始着的了。在目前

的巴黎，單是德國的間諜就有到三萬人以上。

而且其中大部份還是法國人。此外蘇聯的間諜

也不在少數，意大利更動員了幾個聯隊的地下軍隊。其他各國，當然也各有各的諜報人員。

因為巴黎是歐洲的外交都市，是最適合間諜活動的所在。法國政府對此，自然也建立有巨大的反間諜網。

實際上，這許多間諜不是單單集在巴黎一處，而散布在歐洲各國的主要都市，不過巴黎是他們的大本營就是了。他們的主要活躍場所是第一流的旅館，旅館，服裝店。這類商業機關如果被這類傢伙當做暗中活動的大本營，那麼總有一天會倒臺。

一般人都想像間諜大概是接受很大的金錢的，其實他們的薪金是並不十分高的。不過他們的交際費和響應費，却就得看情形而定，有時數字大到不可思議。

據紐約麥克密蘭書店最近出版的『間諜軍隊』一書所述，德國的『蓋太普』（等於蘇聯的格柏烏）散布在世界七大國的間諜，每日費用達八百六十四萬美金，這是一個很可觀的數目。因此『蓋太普』的卡片索引室，在幾年前即已擴充到一百八十間之多，其規模比蘇聯的格柏烏還要偉大。由此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一個

間諜事業的概念。

(二) 多吃飯少開口

在各國間諜活動的奔放下，國際間的欲求片刻安靜而尚不可得，自然是應有的結果了。各國目前對於間諜活動的對策是下面的一個口號，『民衆請沈默！』

在德國各個機關的牆壁上，都貼有『諸君之義務，保守沈默！』的標語。同時報紙上更提倡應使國民自少年時代起，即教以緘口的訓練。

在蘇聯，到處的牆壁上都貼有如下的標語：

『檢舉有可疑收入的鄰居』。

『切勿裝出萬事全知的樣子』。

『不聞問與己無干之事』。

『切勿將辦公室中的文件帶回家中』。

『切勿放縱，德國的秘書警察備有好酒之徒的名單』。

『切勿接近不相識的漂亮女郎』。

倫敦的警察署長湯姆生雖說過：『女子不能做間諜，因不能得既婚男子的信仰』，但在蘇聯却有許多金髮女郎和黑髮女郎在作着間諜

的活躍。因此蘇聯當局警告人民不可接近漂亮的金髮女郎。

德國雖然對於女子的間諜適格性表示懷疑，但在今年三月中，據傳有三萬六千名的德籍女兒，被英國在戰時保護法下扣留了，說她們都有間諜的嫌疑。只見德國雇用的女間諜實在不在少數。

(三) 當心漂亮的姑娘

說起女間諜，我們自然會想起上次世界大戰時馳名傳遍宇內的舞孃馬姐哈麗了。不久前，在德國那樣一個國家，居然也會發生過一件轟動一時的女間諜案。主角是男爵夫人斐尼太·鳳·裴爾克。

鳳夫人是柏林社交界間的第一流美女，因此在她身邊，經常有一大羣或穿燕尾服的外交官，或穿金邊戎裝的年輕軍官包圍着。她是波蘭的間諜，不幸她終於給德國的蓋太普發現了秘密，經德國軍事法庭審訊的結果，給在布洛漢監獄中處刑死了。不過當時的德國報紙，對此沒有一字報道。

另有一個德籍女郎希利·亞赫蘭達，最近也起了蓋太普的一場騷擾。她是蘇聯的女間

諜，她在羅馬尼亞組織了一個間諜隊，利用她的美貌和嬌秀，從軍人和公務員處探聽消息，然後報告給莫斯科。不過她終於給納粹逮捕了。但她比鳳夫人總算倖運，沒有被處死刑，僅被判處十二年的徒刑。

以上是以中歐為舞台的間諜活動。在南歐的伊貝利亞半島上香艷神秘的間諜活動，也在少數。

西班牙女人當間諜的，恐怕在間諜界還屬創見。在上次的西班牙內戰中，也出現了一位萬色金髮的漂亮女間諜。

她是好萊塢的女伶羅奇太·但阿斯。她利用她在銀幕上的魅力，在國民軍的陸軍部內大施活躍，將她搜索得來的諜報，報告給人民陣線政府派。但不久她也遭到了其他間諜所遭的命運，給敵方的反間諜網破獲了。在軍法會審的宣判下，葬送了她的芳命。

但阿斯小姐雖然死得可憐，不過她確不愧是一個人民戰線派的鬥士。當她為佛朗哥軍破獲之後，她雖受盡逼迫的苦楚，却絲毫不肯洩漏戰線上的半點秘密。她像無聲電影中的女主角一樣，默默無聲地死去了。她的芳齡還只有二十五歲呢。

她體長五尺，重九十八磅；被捕之後，就一直被關閉在一間黑暗的密室中。當時的淒涼生活，那堪和明朗愉快的好萊塢生活相比。但她却絕不悔恨，毫不恐懼。在受刑一天的早晨，她從密室中帶被出來，她的鮮紅的櫻唇中啣着一支細的捲烟，悠然自若地踏進刑場。在鎗手的排鎗聲下，她的紙烟還在血泊中轟轟地噴着烟哩。

(四) 間諜活動三部曲

全世界到處散播着間諜網。不過隨着國際情勢的變易，間諜的巢穴每每集中在一國或一地。凡是間諜活動集中的地方，就叫「熱點」(Tovar Spot)，在納粹征服波蘭以前，「熱點」就在波蘭的華沙。現在則除英法德蘇各大都市外，巴爾幹也成了這種「熱點」了。

間諜向「熱點」集中，可分三個階段。最初潛入的是「白蟻組」，他們的活動是在極秘密的地下層，外面是絕不露半點表徵的。他們的工作重心是破壞準備。「白蟻組」此項準備工作所需的時間，大概從二個月到八個月。這工作完了之後，接着就來了叫做「水雷組」的間諜羣，這組的行動當然也是極守秘密的。在

他們所到的國家，就會得發生種種惡化的社會問題，例如勞資紛爭階級鬥爭（當然不是革命意義的階級鬥爭），並對敵國的要人造謠中傷，總之，他們的使命是在引起社會的不安以及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如果他們的工作很順利地完成，那末全社會的根底就會給他們掀反起來。所以用『水雷』來象徵他們的活動，是最適當也沒有了。

第三組就是『工兵間諜』了。他們的工作對象是破壞對手國的產業和財政。一九二九年開始的蘇聯間諜，在資本主義各國的景氣攪亂戰，就是一例。他們活動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先着手調查在大銀行中有存款者的名單，於是用巧妙的方法，密報各個存戶，謂某大銀行將發生風潮，勸告他們前往提款。最初，誰也不會得注意這種謠言，可是當存戶在到處的俱樂部和交際場中聽到人們彼此竊竊私議時，他不由自主的關心起來了。這時只要有少數人上銀行去提款，間諜們就會推波助瀾地散放謠言，最後必然會引起擠兌的風潮。由一銀行而波及全體銀行，而使一國的財政陷於大恐慌。

除了以上三種間諜，在有暗殺必要的場合，間諜大本營就有此種專門人才派出。

派到國外去的間諜，護照問題是由本部解決的。本部設有專門偽造各國護照的專門部。例如像俄國的格柏烏，不知偽造了多少美國護照。其偽造的精密，非經實驗室的偵考，肉眼是萬難看出來的。其他如間諜的通信方法，也非經科學的檢察不能偵出。

暗殺間諜的養成，要算意大利最為著名。這一間諜機關叫『O·V·R·A』，專門訓練以短刀暗殺的人才。短刀殺入的一切動作，都須經過嚴密的科學訓練。就是使用的短刀也有一定的格式，俾能適用於高度化的規律殺人術。凡是經此種間諜暗殺的人，可從其致死的方法上看出是否是『O·V·R·A』的工作。其技術的規律性，於此可見一斑。

（五）專門暗殺的間諜

三年前法國的渣濞利兄弟兩人被暗殺後，法國的諜報機關馬上察出這是『O·V·R·A』所為。法國因為是左右翼政治漩渦的中心，所以這裏的間諜網也比任何一國為複雜，在不多幾年前，法國的警察廳曾發現共產黨和納粹黨都在巴黎築有窖藏大量軍火的秘密地下室，預備待機掀動革命之用。連革命爆發時怎樣分配應用暗藏武器的計劃，也早已草就了。當時的法國政府非常吃驚，他們吃驚的倒不是武器，而是此種陰謀的計劃書。而且奇怪的是，共產黨的文件上，寫的是『法西斯黨秘密指令』，反之，納粹黨的文件上是『共產黨秘密指令』，幸好雙方同時破獲，否則兩黨間諜的週到手段，真會叫局外人墮入五里霧中呢。

欲知「天下大事」者請讀本刊！

欲知「地上動靜」者宜讀本刊！

欲知「人間冷暖」者應讀本刊！

君如嫌零購之不便，何不即日起定閱本刊！！
免麻煩，享優待，一舉兩得，無樂而不為！！



齊格飛防線巡禮

陸德綱

依據第一次大戰結束時所訂立的凡爾賽和

約，德國將永遠無權在萊茵河東五十公里內建立任何軍事防禦工事。但一九三四年後，德國最高當局覺得萬一西方有戰事爆發，那對於德國將非常不利！所以在一九三六年，德國便不管條約的束縛，暗自先沿法國的邊境，起造一連串很小的水泥堡壘，和法國的馬奇諾陣線，相距祇有數公里之遠。到了一九三八年四月，那時希特勒已決心併吞捷克，乃再下令，繼續完成從瑞士至盧森堡公國的邊境武裝工事。這條整個的德國的國防工程，便叫做齊格飛防線。

主持這工程的，是希特勒所委任的一個軍事兼土木工程專家，名託特（Tott）。希特勒限令他須在五個月內全線完成。因為照希特勒的預定，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時，若沒有慕尼黑會議使歐洲的危機暫緩爆發，那時德國便將需用這條國防線了。

慕尼黑會議的條約簽訂後，齊格飛防線已

草率築成，但六十萬德國工人却並不解雇，依舊繼續不斷地工作，將沿盧森堡，比利士，和荷蘭邊境方面的陣線延長，同時對法國邊境的陣線，照原定計劃增加了兩倍至三倍以上的工作。

所以這次歐戰爆發時，德國已有一層極厚的堅壁，從白勒（Bale）直至北海。同時她對於若干力量較弱地點，如愛拉轄班勒（Aix-la-Chapelle）和萊茵河下游等區域還不停地力加補充，使其無隙可乘。

建築防禦工事自古已有。誰都知道工事的目的，無非使敵人進攻時遭遇種種困難，同時使自己的兵士在作戰時得到種種保障與優勢。古時凱撒的戰壕，封建制時諸國的堡壘，城牆，都是為要達到上述的目的。齊格飛防線的目的自然也不能例外。不過我們若拿齊格飛防線和馬奇諾防線比較一下，我們便可很容易的看出：馬奇諾防線完全側重自衛的防禦，而齊格飛防線不僅為自衛，同時且作進攻之用。

齊格飛的軀幹，是由無數前後交錯排列，蛇形的水泥小堡所構成，堡與堡間，大多無交通的壕溝互相通連，在這許多小堡前，便是障礙區，內中佈置着各式各樣的障礙物，使敵人進攻時倍感困難。小堡後面還有許多較大的水泥堡壘，是為佈置大砲重軍器之用。

在第一次大戰時，最普遍的障礙物，就是鐵絲網。將這種鐵絲網繞在木樁上，確能使敵人的步兵或騎兵進攻時遭受阻頓，使自己的機關槍手有充分的時間發揮最大的火力，所以現在齊格飛防線前的障礙區，仍免不掉這一套。不過除此之外，它還有其他障礙物，如暗坑，草叢中觸腳底的有刺鐵絲，釘子，舊木材或鐵桿架成的攔阻物，表面完好而實際具有破壞性的木橋，水渠等。同時還有厲害的地雷，爆竹和其他種種爆炸物，共同阻止敵軍前進。關於地雷的佈置，普通是埋在農田裏，候敵軍踏過時，便會爆炸。有的是一根鐵絲，觸着時，便會達到最近連繫暗置着的地雷，使其在頃刻間爆發。還有其他秘密機關，如橫在路中的一根樹枝，偶不留神去把手觸動它時，便有自動機關槍，射出無數子彈。有時在田野中會發見被人遺落的皮篋，書本，或一枝鉛筆，一聽沙丁

魚，看去好像一點無害，但你若俯身去拾取，便會有子彈飛出，了結你的性命！

坦克車和裝甲車在現代戰爭中具有極大的威力，所以每條軍事防線前，都應有對付障礙戰車的設備。在齊格飛防線的障礙區中，防止敵軍戰車前進的是許多連續不斷的長壕，有的竟用磚砌成，使成削壁，讓戰車墜入裏面，無法爬起。有的砌成斜坡，使戰車跌入後，滑入附近的水沼中。壕溝的深度起碼在四公尺以上。在這種壕溝前，還有無數橫七豎八插在土內的木樁，截斷的鐵軌，水泥築成的牙齒等，使戰車擱在上面，動彈不得。當然，除此之外，地雷也少不了它的份兒。凡戰車可經過的路途，無不密佈地雷，其佈置大多作梅花形，使戰車沒有脫逃的機會。

經過了障礙區，便是構成齊格飛防線的本部，這是二萬二千個鋼骨水泥的小堡壘，其中藏有作戰的軍隊和各種自動步槍，輕重機槍，加農砲，戰車砲，迫擊砲等。每個堡壘，都能向一個很大的角度下射擊。所以假使有敵人向某點進攻，許多小堡壘能在同時交錯射擊，使火力增加兩倍或三倍以上。每個堡壘的牆或頂都能抵得住一個中等大小的砲彈轟擊，不致穿

裂。在較易被敵人達到的地方，這種小堡壘佈置得更為稠密。最密的地方，在一平方公里內，竟有五十個這樣的小堡壘。每個小堡壘的任務，也各自不同，有的是專為攻擊戰車的，堡內所藏的都是長射程輕捷的戰砲。有的小堡壘因為所處的地區特別優越，如在很蔭蔽的地方，能隱見大塊前方的土地，那麼它們的任務，是用機槍掃射敵軍。處在較前位置的堡壘，則大多擔任偵察和監視敵軍的行動。還有地位處在較後的，則專司與後方重砲隊連絡，和瞭望敵人飛機，警報等工作。這一類小堡壘間大多都有交通壕相通，以便傳遞消息。

我已說過，一個軍事工程的目的，是為保護自己的兵士，使能安然作戰而設。齊格飛防線的小堡壘能合乎這要求，因為這些小堡壘，全由鋼骨水泥築成，堅固非凡。每個堡內有作戰室一間，裏面安置需用的軍械，牆上有一個長形的洞口，可使士兵向外眺望，可讓子彈自由飛出。在作戰室的隔壁，是彈藥儲藏室。儲藏室之旁，是一間供給兵士睡覺的休息室。小堡壘的牆至少有一公尺半厚，屋頂也由鋼骨水泥築成，厚達一公尺八十或一公尺。裏面藏的鋼筋，都是極粗的鋼條或鋼軌。在小堡壘築成

邱吉爾的戰時生活

冬 美

邱吉爾，過去是英國的海軍大臣，現在是英國的戰時首相了。

自去年九月重任海軍大臣之後，邱吉爾便成為英國最忙碌的一個人。他每天的工作時間最短的也達十四小時，而大多數竟達十七小時之久。

每到星期日，他便離開白宮——海軍部大樓，乘四十五分鐘車到堅德郡，他的依利莎別墅渡週末。不過，雖然是星期日，他仍要繼續辦公事，祇是辦公桌子不同罷了。

星期一早晨七時，一份報紙和一杯茶由僕人送到他床前。兩小時後，你便看見他從那著名的圓柱廊踏入海軍部的前廳。

從此邱吉爾和他的太太在那星期內再也不會離開白宮一步。在海軍部大樓的東南角，建有一間與海軍部相連的海軍大臣官邸，邱吉爾祇要從睡房中步行數步，便可以到達他的辦公室了。

在海軍部中，邱吉爾每天幾乎化了一半時

時，望去活像一隻長方形的盒子。以後，便用土和草將上面與四周蓋沒，僅留射擊的洞口透露在外。不施用時便用偽裝泥土色的鐵板將洞口空洞遮住，所以雖在很近看，也不易發覺小堡的所在。

在第一次大戰時，德人喜將重軍器放在最前線。這在應用上確較便利，但是結果却吃了大虧，因為重軍器拖動不易，萬一前線動搖，兩軍短兵相接時，重軍器便一無施展身手的餘地，連逃也逃不及。所以這次德人將重軍器全部留在後面，藏在極堅固的水泥建築內。同時還有特殊的設備，可使移運簡捷容易。因為重軍器不是為一個小單位的軍隊而用，它們大多為一團或一師用的，活動範圍很大，移運便利，自然是一個不可缺的條件！

從客觀眼光來批評，齊格飛防線，因係用無數小點湊成，這使敵人進攻時，必須用大量兵力，分散前進。如此敵軍的攻擊力，自然大減。同時無數藏在星羅棋布小堡中的士兵，以逸待勞乘隙施擊。水泥小堡，很可以稱得上是安全的保護物，因為輕量的砲彈，不能將它穿破，重量的砲彈若非全中或擊在洞口上，也不能把它摧毀。這可說是齊格飛防線的優點。不

過齊格飛防線也有不少的缺點：第一是對於戰車的進攻，還不能有十分盡善的防禦。地雷和深壕，雖有很大阻進的能力，但是還不够充足。其次，在戰爭時，每個兵士不能永遠不停地作戰。他們需要片刻安全的休息和替代，但是在齊格飛防線內供給士兵享樂的設備，却可以說完全沒有。在齊格飛防線中作戰的士兵，當如何稱羨馬奇諾防線中兵士的幸福！上次大戰時，德人曾挖下許多供給兵士安全休息的地道，後來却都改為死者的坟墓。齊格飛防線還有一點不妥善之處，就是每個小堡的給養，和交通方面，不够便利。這許多缺點，全是因為時間不充分，倉卒趕造的緣故啊！

拿破崙曾說過：『若是你將攻擊一個堅固城池時，祇需先行集中力量，用劈斧的姿態攻破其中一點，那麼敵人的平衡已失去，勝利已屬於你的了！』所以若想把齊格飛防線，也可如法泡製，一面用七十五生的重砲猛轟，使若干小堡損壞，另一面出動大量戰車，祇要拼力超過若干距離後，許多小堡中的軍器，因為固定不能搬移的緣故，射擊即將發生困難，一點突破後，以後便不成問題了！

間在圖書館中。那圖書館藏書十萬卷，包括英國古今一切的關於海軍的著作——作為海軍大臣與各高級職員的寶貴的參考資料。

同時，那圖書館保存了無數公文，關於從前每一次大海戰都有詳細的記載。

邱吉爾每天的大部份時間都化在海軍部會議廳中。那會議廳一向成為英國海軍的神經中樞，納爾遜也曾經聽受那兒發出的命令。歐戰爆發的前六天，邱吉爾會在那兒召集會議，並以密碼下令全部英國艦隊準備一切。

邱吉爾每天第一種工作就是翻閱各高級職員呈報的特別報告。他迅速地以鉛筆逐件作一摘要，以為他主持每日的部務會議時參考之用。

在他辦公廳的牆壁上，懸掛着一幅滿插各色小旗來代表英國各戰艦的最近位置的地圖，他每天就根據那些報告來更改地圖上各小旗的位置。

他最先與各艦隊的統帥互通消息。關於戰艦的調動事宜，他從來絕不加以干涉或指揮，他祇時常將政府採取的一般政策通告他們，或向他們貢獻一點意見，或供給他們需要的情報。



戰時德國內幕

許倍先

有一個美國記者，曾在戰事方開始時的德國逗留了四個星期，他從各方面的人事接觸中獲得了一個深刻的戰時德國的印象。有一次，一個武裝的德國人問這位美國記者，美國人對於德國的這次戰爭，作何觀感。當這位記者回說美國人民的百分之九十五都反對德國政府時，武裝的德國人竟點頭說：『我很贊佩你們——這是事理所當然。』

這是一個可驚的現象，因為德國人中受過納粹主義熏陶的，達全體人民百分之七十五，但實際上在軍事和政府圈子以外的人民中，很少能發見一個親納粹份子。

工人，主婦以及下級官吏，無不公開表示他們對於政府和生活環境的怨望。商人，律師以及經濟學家，都懷疑德蘇協定的真實性，他們都相信德國在不久之內，將會變成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

德國人民現在的處境是悲慘，對於將來是失望。憎恨英國的僅屬少數，憎恨法國的簡直

沒有。大多數的人民是憎惡戰爭的。

在火車中，在酒館裏，在私人的房屋內，在政府機關以及商業機關中，在在可以發現反納粹主義的人，只是他們在目前的壓制下，不敢公開表示他們的意見而已。

他們在公開的場所，雖不敢公然表示他們的反納粹意見，但他們對於一個信任的外國人，却毫不假借地大吐他們反納粹的衷懷，一般外間的傳說，都說德國人民在講談反納粹意見的時候，是異常謹慎的。他們得遣開僕人，將電話聽筒放在枕下，預先察看一下窗外有否人在偷聽，然後才敢竊竊私語。不過這種情形現在已成過去了。

隨着戰爭的爆發，一向給抑制着的人民的反納粹意見，也隨着一併爆發了。他們反對納粹，他們更反對納粹的好戰。德國人民百分之九十都憎恨這次的戰爭。他們對於混亂和不安的局面，早已感到了厭倦。他們的政府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武裝全國，一切的國民生活都給

在每日舉行的海軍部會議中，除了邱吉爾為當然主席之外，尚有議員九人，稱為「海軍部執行委員」。在一天裏，邱吉爾幾乎要全部接見過他們。他會邀請內政大臣（議員之一）來討論國民服役等的內政問題。或者他又跟國會兼財部部長（議員之二）磋商要公。這些代表別一個機關來出席會議的議員，要隨時向他報告他們的機關所發生的重要事情。

邱吉爾每天也收到海軍總參謀部內的六個廳長的報告，每一個廳的廳長也要出席海軍會議。英國艦隊總司令（議員之三）同時就是海軍總參謀部部長，他每天都要將全國戰艦的重要事情報告邱吉爾。

掌管英國海軍人員的變遷事宜的人事廳長（議員之四）也時常要和邱吉爾接觸。管理戰艦和武器的修建的艦務廳長（議員之五），負責糧食運輸的供應廳長（議員之六），和海軍航空總司令（議員之七）都是邱吉爾每天必要諮詢的。第八位議員是海軍總參謀處代情表，邱吉爾時常向「四十號房」——海軍部情報機關——傳召他來詢問海軍的密情。最後的一位議員是海軍部的秘書長，他主辦部內一切的例行公事，所以邱吉爾和他更加接近。

犧牲在這一目的下面。物質的享受被剝奪殆盡，精神的自由更是在零點以下。爲了納粹圖霸歐洲的野心，德國人民不但要供獻他們的財產，也得犧牲他們的生命，甚且得支離他們的家族。母泣其子，妻泣其夫，是目前德國到處可見的現象的一個典型。德國本國人民的情況既然如此，則在納粹統治下的其他弱小民族，其情況的悲慘是更不待贅言的了。

維也納是一向有音樂之城的名譽的，但今日的維也納，已經變成了一座死城，快樂輕鬆的調子早已成了維也納人民的記憶，而不再是現實了。食物稀少異常，一種充作牛奶用的液體，還得受糧食分配制的限制。不過猶太人却半滴也享受不到的。如果今日容許維也納的人民舉行一次秘密投票，那麼贊成維也納獨立的無疑會佔全體人民的大多數。在一年前，維也納納粹黨中的保守派有一五三個人爲黨中的左翼份子所暗殺掉，因爲他們反對黨的趨向共產主義。

納粹黨的是否會轉變爲共產黨，是一個頗有趣味的問題。自從德蘇簽訂協定後，此種趨向是更成問題了。有些外人表示意見，謂德國在五年之內將共產化，但德國的事業家却認爲

五年的時間已經太長。他們自己就是政府的官吏。納粹政府規定了物價，利潤，勞動的條件和時間，假期，工廠的產品以及定貨的次序。他們統制了輸出入，外匯，通貨，因此每一個工廠生命都在政府手裏。納粹可以隨時接收私人所有的財產。例如一九三三年時希特勒的財政支持者泰生 (Fritz Thyssen) 的財產，就這樣被沒收了的。他目前已逃到瑞士，他的私產給合併到戈林製鋼廠中去了。

但德國的由納粹政權蜕化爲共產主義政權，是鮮少可能的。不過納粹政權在經濟領域中的設施，倒確是在爲未來的共產主義革命先建築好了一個地盤。

希特勒的

內外三「點」

希特勒向國外的演說辭，歸納起來，共有三點：第一，請給我點；第二，請給我點；第三，請再給我點。希特勒向國內的演說辭，歸納起來，也有三點：第一，請將褲帶束緊點；第二，再束緊點；第三，再束緊點。

以上那九個人代表着海軍部直轄的二十五個部份，邱吉爾幾乎每小時也向他們詢問情報或徵求意見。譬如，在艦隊總司令之下分六個部份，內有計劃科與作戰科，前者要時時刻刻將作戰計劃和封鎖計劃呈報邱吉爾，後者亦要時時刻刻將各艦的行動呈報。

爲要應付上院中的反對黨議員的質問，邱吉爾對部內的事務必需熟識透切，從水兵的薪餉，魚雷的構造，海軍的教育，以至磁性水雷的對策，他都要好像如數家珍地將詳細數字背誦出來。

他每天都要研究各種新設計的藍圖，參觀新發明品的試驗，和定奪它的取捨。關於戰艦方面，他不獨要研究造艦計劃，他還要跟海軍部的總工程師討論新艦設計的問題。

總工程師告退後，他隨着又要研究數千萬海軍經費的分配問題了。

在政務紛繁中，他還要準備一篇痛斥戈培爾而激動民心的廣播演說辭，或者又要出席衆議院去答覆民衆的代表問題。

此外，他當然還要出席內閣會議，來商量國家大計。

雖然每天都有二十四個鐘頭，但在邱吉爾看來，好像沒有一天足夠時間的。



華沙困守目擊記

路易

——一個戰地攝影記者的回憶——

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早晨十點鐘左右，我們坐的火車到了華沙，據說這是最後一輛直通華沙的客車。那時天氣非常陰慘，我們的火車就停在華沙車站西面的月台邊。我們僱不到出租的汽車，因為所有的汽車都被軍隊徵發去了；還好我能找到僅有的一個腳夫，替我們挑些笨重的行李，同着幾位波蘭朋友，我們便踏進了歐羅巴斯開（Europiejaki）旅社。

在我未走到旅社之前，我心裏想着，那裏應該擠滿着許多通訊員，但是結果是在我的意料之外，旅店中還有許多空房。我揀選了一間很大的房間，裏面還附帶一間浴室。當我問這裏租金多少錢一天時，一個隨從的侍者很小心地把價錢說出，我心裏非常奇怪，這樣便宜的租金，他們怎能獲利。最後，我在華沙旅社的賬單，也來不及結賬。

第二天，我得着一個消息，波蘭政府已遷

至鄉下，所有的通訊員，新聞界的攝影記者也都隨着離開華沙。現在似乎再也不能找着一條出路，這也許是命中的注定，我這攝影家的夢想可得完滿。我相信我在這孤城中所遇到的事，或者是近代歷史中最不顧人道的圍攻，我所見到的事並未見另外的人有這樣的記載，因為所有的記者都預先離去了。圍攻的事蹟，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並不以為這是一件我最歡喜的事。

被圍困城中有一位偉大的英雄，就是司蒂番·司泰深斯開（Stefan Starzynski），他是華沙城的市長，也是本城驍勇隊的司令官，我記得他特別的批准，所以能夠到處自由攝影。祇要這世界上有波蘭人存在的一天，他那愛國的熱忱和他的英名，永遠為人所敬重的。當他接見我的拜訪的時候，態度很誠懇，用着一種很鎮靜的音調對我說：「凡是留在城中的人，

我們已經決心與不城共存亡。但是你——你——你也許能攝到你的照片，這舉或者世界上的人也許能知道這裏所發生的事。」

在那些緊張恐怖の時日裏，我從未看見司泰深斯開市長面上有過一點愁容。有一次，我正坐在他的辦公室裏，兩個炸彈爆發在離開我們三十碼左右的地方，房屋震動得好像地震一般。當猛烈的震盪消沉以後，四面都佈滿着死氣，司泰深斯開祇勸告我不應站到窗口張望，並沒有說過一句無補於實際的話。兩個星期中，他從未出外過這時有轟炸危險的建築一步。每天他仍舊用無線電廣播，他的言詞極為勇敢，鼓勵各方的抗戰，他告訴城中的人民，雖然政府已遷離，他們仍須自己領導自己。

司泰深斯開市長替我預備了一輛汽車，特派一位領導和一位翻譯員伴着我，最先我們走進一座很大的天主教醫院，那裏已受到炸彈的轟毀，一共有五個炸彈落在那醫院，炸力非常猛烈，被炸成的圓洞，大約有三十尺至三十五尺的直徑。醫院的全部也都受到很大的損失：房屋的西部已完全炸毀，從這一角看過去，像一些玩偶的房屋，上下三層的內幕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裏面所有的病床都蓋着灰塵，窗門全

部震壞。手術室的損壞最可怕，不僅手術台上蓋着泥灰，窗口上還掛着一個炸開的人頭，使人看到心酸。

第二天，我正好跑到一間被炸不久的近代建築旁，這建築很新式，共有五層樓。救護隊拖出十四個婦人和小孩的尸體，尤其嬰孩被炸的慘狀，最使人憐憫。其中有些年輕婦人被炸成殘部，有些沒有了頭，有些沒有脚或手，實在令人不忍直視。這些殘暴的事跡，可以說是打破近代戰爭歷史的紀錄，也許有人以為我的形容過甚，但我相信沒有人會懷疑，當他看過我實地攝成的影片，這是人間僅有的慘劇。

那時華沙的情景非常悲慘，同時我認為華沙必然有恢復繁華的一日。當我走進一間地洞防空壕的醫院裏，我看見五十多位青年的婦人，雖然日間她們非常勞苦的幫助救護工作，身體自然是非常疲勞，但是她們仍舊很小心的照顧着許多被彈片或玻璃片射傷的嬰孩。其中有許多嬰孩受傷得特別嚴重，幾乎是沒有復原的希望，但那些慈愛的青年母親們仍然忍耐和仔細的去盡力看護。

一天，我們的汽車駛過一處地方，這地方是城中的一角，那裏有許多種植的田園，不幸

我們到遲了一步，不然可以親眼看到一幕重大的悲劇。有七位婦人，因為感覺食物的缺少，所以到田間採取些馬鈴薯，突然飛來兩架德國的轟炸機，似乎找不着轟炸的目的，隨意掉下幾隻炸彈，炸中一間離開這裏兩百碼左右的小茅屋上，同時有兩個婦人已被炸斃。採取馬鈴薯的婦人們立刻拋去她們的工具，希望能夠逃避敵機的視線，但是這兩隻納粹的轟炸機並未滿足，不久又回轉來，向田間放射一陣機槍，結果又殘殺了這兩個婦人。當我替那些屍首攝影時，有一個女孩匆忙地跑過來，抱着其中一位被炸婦人的屍體痛哭，據說這是她的姐姐。

她非常悲痛的哭着說：「我可愛的姐姐，敵人殺你爲什麼呢？」停了幾分鐘，她再問道：「告訴我，趕快告訴我。失去了你，叫我怎樣活下去呀？」

這女孩哭得十分悲痛，使我們不知所措。後來我把她抱了起來，想去安慰她。可是她仍舊不斷地痛哭，我和其他兩位波蘭官員也因此流出許多同情之淚，我們始終不能想到一個適當的方法去安慰她。

雖然我遇到無數的慘劇，但是我自己仍舊似乎不相信人間會有這種慘事。同時更有許多

農民及難民都有同樣的哀訴，其實這是事實，不管你相信或不相信。

在那裏，我到處尋找攝影的材料。有一次我遇見一位老婦人，她說她是站在她家的門前。其實祇剩着一堆未熄的灰燼和一隻茶壺仍舊放置在火爐上。四圍都充滿着熱氣，這熱氣並非由火爐中發出，而是由燃燒過房屋未熄的火堆中發出。她往日所用的鐵床只剩着一副彎曲的架子。她對着火堆凝視，不時用一隻鐵棒挑動那些未熄的火灰，她忙着尋找，可是我始終不知道她所要找的是什麼。另外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婦人也在尋找着，她祇找着兩隻小銀匙和一把剪刀。她在那裏發呆的站着，這就是她所剩的一切。旁邊站着一個大約七八歲的男孩子，他正玩弄着他自己的一隻小皮球。他們的家已變成一塊大空場，火爐仍舊燃燒着，熱氣從灰中不斷地發出，所剩餘的祇是些零碎的物品，令人見之悲傷。有時他們拾着一張聖母的神照，一盆裝滿枯焦的菜蔬；他們身上所穿的祇是睡衣，其外別無一物，究竟他們將來的生活怎樣維持？我始終不明白。

到處的事物都充滿着淒涼。有一個婦人坐在地上削馬鈴薯的皮。另外一位大約十七歲的

女孩在她已毀壞的家中找着一面鏡子，其餘無一可獲。還有兩位小男孩坐在地上，正看着一份波蘭的米老鼠週報。街中臥着十四匹死馬，有一隊義勇隊走來用石灰蓋着這腐爛的尸體。

離開那堆死馬二十尺的光景，躺着十多個死尸，從他們死的狀態看，他們正想找地方躲避，結果一個也不能逃脫死亡。同時更有一個小孩手裏提着一隻鳥籠，裏面還有一隻金絲鳥，這便是他唯一的所有，無目的地在街頭徬徨着。

有些區域受到空襲的損毀最厲害，簡直沒有一間房屋不會炸平。到處都是難民，步行的，騎着腳踏車的，推小車的，甚至於還有許多推着嬰孩車的，帶着很少的乾糧，在東南西北四方到處的流浪，他們知道不能找到一個安居樂業的家，但是他們是急需想找尋着一處避難的場所。每天傍晚五點鐘的光景，納粹轟炸機必然開始光顧，直到天明，城裏必有一處新地帶已被完全毀壞。此種無目的的徬徨，並非安全之計。窮人和富人都混合在一處，受着同等的甘苦，金錢已失却了作用。

被圍的頭幾天，我們祇對空襲發生恐怖，但是九月十三日的那天起，德國大砲向着城中中心區集中的轟炸。飛機在天空上指示出準確

的轟炸目標，所以每顆砲彈都炸中主要的街道。同時砲彈大多數都是依時在空中自爆，碎片紛紛的散下四射，凡是在路中的一切都不能避免損害，傷死的數量不堪估計。

大約九月十七日，砲彈開始落下得最猛烈，平均每天有一萬至三萬顆砲彈落到華沙城，算是對華沙人民的一種處罰。從那時起，如果在街上行走，終免不了炸傷或炸死的危險。防空壕已是失去保護安全的作用。尤其是在最後的幾天，空襲的警告不斷的發出，我們得到警報唯一的方法就是依靠無線電。

晚間的轟炸尤其緊張。每天早上我們都發現大量的死尸。被炸死的原因多半因着他們想到自己的花園裏或者附近的花園裏換換空氣，不幸都炸斃在路旁。每天轟炸大砲的數量不斷增加。到後來華沙城中多數的建築已被毀壞，就是餘存的房屋，門窗上的玻璃也沒有一塊是完整的。

當我站在美國大使館的花園中，我親眼看見一隻德國轟炸機被高射砲擊下，當那隻殘暴的飛機冒着黑烟落下的時候，我正好預備着照相機把它攝下來。

同時我趕忙跑到那隻飛機落下的地方去看

，機中負着的一隻大炸彈還在燃燒着。其中四位機師已是喪命。我不覺對這不幸墜下的飛機表同情，機中所喪亡的是人類，為什麼他們死得這麼的悲慘呢？但是在表面，我還與美國大使館中幾位同伴大叫歡呼，慶祝着殘暴轟炸機的墮落。那時我們忘掉那些飛機師家人在德國悲慘盼望的情景。我們認他們是代表德國政府，他們懷有一個冷血的心腸，過去三個星期中，他們不知道殘殺了多少無抵抗的百姓，這就是他們殘殺的結果，這也是戰爭對他們的報復，不能算是不公平。

記得九月十六日的那一晚，是猶太人新年的一夜，德國飛機帶着大量的燃燒彈，集中轟炸城中猶太人昔日居住的區域。整整三個多鐘頭，我們看着許多東西都化為灰燼，建築物繼續不斷的倒下來，最使人驚嚇的就是有一處地方，二十尺厚的牆圍也被轟倒。那天晚上，立刻增加數千無家可歸的難民；許多受傷的人，來不及救護，四處都遍佈着肢體不全的人們，使人觸目傷心。也許敵方以為猶太人集中的區域，是他軍事破壞工作最大的目標。

被圍困的華沙城中，波蘭人過着艱難的生活，而生活中最奇特的一點就是關於他們的抗

戰。城邊就是他們的前線，有時許多波蘭士兵都回家吃飯，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家中的飯菜是否已預備好。因為平民的生命反而比抗戰的兵士容易喪失，妻是從來不愁丈夫自前線歸來，但在前線的丈夫們却要憂心着家人的安全。

危險一天天的增加，到處都產生着悲慘的呼聲，情景使我再不能舒舒服服的做一個旁觀者。九月十五日的那一天，波蘭人請我去華沙電台隨便說幾句話。事情是非常不容易解決，美國領事館的行政人員說，倘若我去播音，必定影響到德國人的忿怒，使其他美國人有危險，但是我又不能拒絕波蘭官方的誠懇請求，他們的意義祇要我用英文作十分鐘的報告，也許能使全世界的人知曉華沙城中的情形。

當我在播音台上作十分鐘的報告，外間不斷的和平日一樣的轟炸着。突然一顆砲彈打中電台建築的一角，可是我還未講完。我感覺很高興，因為我能很平安的離開。自此以後，我十分時欽佩電台中的工作人員，他們的勇氣最值得稱讚，我祇是在那裏停留了十分鐘，便感覺恐怖異常，他們坐在那裏幾個鐘頭，甚至不分日夜的忙着，管理各種廣播的事務，不論男職員或女職員都保持着非常鎮靜的態度，並無

絲毫驚恐的心情。

一天，我得着一個很好的機會替二十多個年青的德國俘虜攝影，因此我能與他們有接近的機會。我問他們爲什麼要侵犯波蘭？波蘭與德軍有何仇恨？他們的回答非常簡單，祇說「我們需要」四個字。再問他們「需要」的原故，便沒有一位能够回答，可見對於這次戰爭他們的士兵實在不能明瞭，祇知道一個嚴重的軍令要他們出發，他們就被遣送至波蘭去交戰，其餘的事也都是受着支配調動而已。同時這二十多個德國俘虜中，沒有一個知道一點關於十四天前英國與法國對德宣戰的見解。

幾天以後，情勢更加緊張，外間毫無根據的謠言散佈各處。大多數都是無稽之談，例如有些人說英法的飛機將要飛來援救這裏的危急；或德國內部已發生變化；戰爭將要停止；諸如此類之謠傳，實無記載之價值。有些人竟幻想到一種短期的休戰，以至中立國人民能退出戰區。在我們心裏想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德國人的目的是不放過城中的一切，難道德國爲着少數中立國人的安全，就願意停止他們的圍攻嗎？但結果這種幻想的謠却傳成爲事實。

九月二十一日無線電廣播電台公佈臨時休

戰的時間，凡是中立國的人民取得通行證以後，可以退出華沙，固守的時間是本日下午兩點至五點，短短的三小時。我們全體齊集在布里斯拖（Bristol）旅社，此時，德國飛機仍舊翱翔在我們頭上散佈着傳單。傳單上寫着不流通順的波蘭字句，大意如下：

「波蘭人快些投降，如果你們仍然繼續抵抗，我們唯有再用飛機大砲來轟炸你們。」波蘭人對於這些傳單感覺十分的幽默，當他們讀過這種傳單，祇是大笑幾聲而已。

城中中立國的人數一共有一千二百人，各種國籍都有，大約有三十種。四點三十分我們開始出發，坐在搬運的汽車上，經過無數轟炸成平地的區域，據說那些全是工人的住宅區。以後我們便到了城外的荒地，因爲沒有公路通達，我們祇得步行。在前線，我們遇見許多波蘭的勇士，我們眼中充滿着離別的熱淚，與那些勇士握手話別。我繼續的向前進，最後我們望見有許多德國士兵。當我們走進對方之時，有幾位穿着新灰色制服的青年軍人帶着微笑走來，算是表示迎接我們這些不幸的難民。他們幫助我們抱小孩，搬些笨重的衣箱，有些還幫婦女們穿外套。他們微笑的外表，顯出他們

第 三 期 藝 風 月 刊 七 月 號 業 已 出 版 每 冊 七 角

藝 風 社 出 版 · 李 蒙 伽 主 編

內容包含：時論·小說·散文·小品等名作

要 目 一 斑

使德辱命記	漢德森著
吉布賽的誘惑	徐 許
顯微鏡下的古城	木良譯
挪奸捍敵記	瑞典京城航訊
憶	巴 金
米夫子	陸 堅
馬加爾周達	M. 高爾基
三個被處死的人	J. P. 沙特
普式庚的故鄉	黎瑞臣

總 發 行 大 興 公 司

上海福州路六八七號 電話：七六七八

這是整個文化界中選輯嚴正的文藝刊物精華

辦 法

- (一) 題目自撰，祇須不越主題範圍，文長請勿超過六千字。
- (二) 來文一經錄取後，即以收到先後在本刊絡續發表。
- (三) 來文發表後，酌贈本刊半年或一年，由本刊發行部逐期寄奉。
- (四) 投寄手續請閱「約稿三章」。

題 目：天 地 間 之 一 日

你生活於這千奇百怪的「天下」，無所不有的「地上」，喜怒哀樂的「人間」，於某一日總會有一樁值得你去回憶，值得你來紀錄，或成爲你所理想的事，你便可以從那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場合裏去尋出一個題目，以充實動人的內容，不落舊套的筆調，娓娓道來，使「天地間」的讀者曉得「天地間」有如此這般的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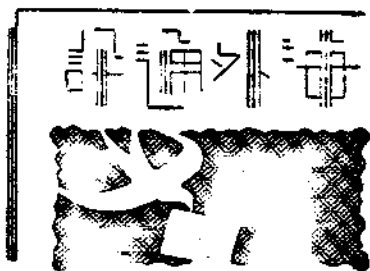
★天地間月刊創刊紀念普遍徵文★

天地間月刊社編輯部啓

是非常的豪爽和有禮貌。真是做夢也想不到前幾天用飛機大炮不斷轟炸我們的人，現在正在我們照顧着小孩和搬運行李。高級的軍警尤爲殷勤的招待，因爲四圍正有許多攝影機在攝我們到達的情形。

我們住在哥尼斯堡 (Königsberg) 地方的一所旅店中，德方看守着我們很嚴密，據說這是保護。當我去理髮店理髮的時候，我不禁的問一個剃頭匠，爲什麼他們要侵犯波蘭。他表示十分痛苦的告訴我：「我親愛的朋友，你也許還未明白。從前我們從來不侵犯波蘭人，但是那些野蠻的波蘭人屢次的攻打我們，所以我們不得不抵抗以示自衛。」

後來我到一間影戲院去看影戲，其中有一段新聞片映出德軍進攻波蘭順利的情形。納粹黨對於這征服認爲十分的榮耀。雖然這戰事的影片放映了足足半小時，可是沒有聽見一次的鼓掌或稱讚的聲音。就是希特勒出現在軍隊的前訓話時，也沒有一位觀衆表示敬意。德國人固然對於他們軍隊在波蘭的勝利感到快樂，但是另一方面，波蘭被蹂躪得悲慘的情形，及波蘭難民可憐的容貌，却足以使人忘却一切的快樂。



馬來亞風光 杰光

在現在的文化落後的民族中，我以為馬來人是其中最進步的。

在大小商埠上，馬來人的店舖，真使你踏破鐵鞋無覓處。在他們的金榜（村落）中，全沒一座磚質的建築物。甚至他們吃飯的器皿，也是樹葉作盤，手指當筷的。但他們的服裝和生活的藝術，竟意外的使一般所謂優秀民族也有愧色；至少我是這樣想的。

馬來人穿西裝，已不算一回事，有些馬西合璧，各適其趣，我也無意加以詳述，只把他們的土風裝束讚頌一下。他們戴着一頂黑色或紫色的回教帽子（橢圓形的），穿起一件寬闊的短褸，束上一條拖地的沙郎（裙子），於是施施然漫步街頭，一拐一拐的閒適不過，大國民的風度不過如是！如果是官貴中人，那就羅綺章身，沙郎高束，露出一對中國式的袂管，

脚踏抹鞋（Boot），的篤的篤！一般娘懸（婦女），頭紗替了教帽，對襟短褸緊裹身子，拖着摩登的高跟涼屐，踢躑踢躑！他們愛潔也愛美，女的不消說是花花綠綠的了，男的也要大紅大紫才算講究。

馬來人似乎受『三寶大人』的感染甚深，一部份天朝上國的美德，在這個開化較後的民族間奉行不衰；說明白點，上古無懷·葛天·二氏治天下的盛世，一向在七洲洋（中國海）的西岸重演着哩！

原來這個國度雖位處熱帶，但海洋性的氣候調節得四季常春，七洲洋的颶風又從不肯向西方打轉，固已得之天時。它的地利，也甚可觀：沒有泛濫威脅的大河流，沒有濯濯的童山，而有超海平八千英尺的峯巒，有初冬氣候的高原（著名的有 Cameron's Highland），

有蘊藏豐富的錫米，鐵和金子也不少。植物有特產的樹膠，和遍地的果子。馬來人對勞力的工作總不屑為，結果將開鑿和大規模的種植全讓給別種民族去幹！他們寫寫意意插些椰子，檳榔，榴蓮，山竹（後兩種為本地特產）。養幾隻鸚鵡和吐綵鳥。編織些藤籃，蓆子，和簾子。——近年他們接受了前任總督金文泰的恩典，每名壯丁可領一塊小小的荒地，把幾株樹膠種起來。他們把那些收穫物，拿到市集出售了，代價無論多少，總覺得心滿意足，跑回老家，擊鼓擊琴，跳他一回土風舞！雖然他們也有些草澤英雄，械鬥勇士，不過為數甚少。

馬來人除了把鑛植兩業讓給他在賣力之外，其他一切建設工作也不輕易舉手，只爲了這禮讓的行爲，一個現代化的可愛的國家，才可以由四個民族集體完成。

華僑在這裏，以人口衆多，經濟勢力雄勁著稱於世。我們到了無論那一個大市小鎮，都可以使我們忘記身居國外的。關於華僑社會的熙攘盛況，我以為大家都聽得很多，恕不多贅。

你如果到過任何一處的英國租界，一定能看到棕色皮膚的大漢做着巡警，司關，或丘八

的職務，他們是你所熟知的印度阿三。在這裏自然也少不了他們的蹤影，他們也會幹工農工開汽車趕牛車的工作。但這裏主要人民之一的印度人却不是高大的孟加里（Bengali）人，而是一種膚色較黑（但不至成炭的程度），沒有鬍子，個子和我們差不多的。這種人在我們國內的英租界不易看見，在我們的史地教科書也沒講到，他們叫吉寧人。因了近年印政府不斷移民，他們如潮水般湧進這個國家，數目幾乎趕上我們華僑了。

吉寧人大約多是印度四大階級的最下階層，其勤苦耐勞的程度使我們僑工也要低頭！他們的能幹也許趕不上我們的僑工，但他們願意接受更低的酬勞，所以在無論那一處需要勞工的場所，都散佈着我們的同命鳥——吉寧人。他們對物質的享受似乎絕不介意，但有一幅布頭，任何街頭巷尾，儘可斬然大睡，明天隨日初昇，再爬回工作的崗位。酷暑嚴寒不能稍損他們的皮囊，神祕的抵抗索常是豐富地蘊藏於勞動者的身體中的。

吉寧人的裝束比馬來人更為簡便，他們雖也愛好濃烈的顏色，但不大愛清潔，也不大看重絲綢的織物。女的通常把一幅丈把長的花

布，圍着下體一兩匝，有餘的一端斜纏左肩，蓋了胸部，末端緊楔於腰圍間，便是標準的服裝了。——有許多把上下兩截布頭分開，或穿上一件短狹的上衣的，可是這已是摩登的派頭呀！男的只要一幅長布圍在下體便够，不過他們常是穿上各式各樣的襯衣或內衣，肩膀搭着長長短短的汗巾。如果穿的是件寬袖沒領的西裝襯衣式的外套，搭的是摺疊整齊的長的浴巾或白布，便大約是法定的禮服了。國民大會的黨員逢着國家慶典（印度的），就戴上了一頂橢圓形的白布帽子。

吉寧婆子多數是「無靈」夫人的哲嗣！男吉寧倒有些具着馴善的面貌，有些清秀得跟西洋人一樣，有些却猙獰的不得，使人想起佛寺裏五百羅漢的許多副尊容！

吉寧人不特勤苦耐勞，也習染了我們的能幹：他們也會幹街邊小販，也會拉洋車，在大小商埠上也多多少少有他們的店子，剪髮店、飯店、雜貨店、香烟店最普遍，百貨店、金飾店也有。不過我們的經濟勢力，仍然是他們望塵莫及的。另有一種印度人，叫齊智人，沒鬍子，耳長面胖像煞我佛的慈悲法相的，他們可以稱為東方的猶太人！為的他們以借貸為業，

取利很高，積錢很快，又好購置房屋，收取租值，他們經濟的勢力是與時間平行着前進的。

此外，還有些賣寶石賣藥材的錫蘭人，也是印度人的一族，但人數不多，正和那些阿剌伯人，泰國人，日本人一樣，在這國家裏不居主要的地位，他們的生活情態也就不歸本文的範圍。

這個可愛的國家的長成，第一要靠馬來人的天賦的土地，其次由中國人的努力開發，最後印度人又助開發者一臂之力。但這個國家的靈魂却仗着第四個民族——英國人——供給。

英國人以懷柔的政策管理殖民地，使這個小小的國家，繁榮起來，不是白費他們的心血了。連年國家的收入大有可觀，本地人民作了不少次的獻金給宗主國的運動，也更本地酬勞了他們夙夜匪懈的機智。

住在這裏的人們，凡讀到政府衙署的公佈文件，尤其是公用場所的告示招貼，常是把英馬中印四種文字並列着的。各處機關的辦公室裏，常常雜坐着各種國籍的公務員。國家議會，容納各籍人的議員，高等法庭，任用各籍人的陪審官。真的，這裏各國的人士長久呼吸着和平與自由的空氣。（選自「西風副刊」）



犯罪者

文之流

那個墮眼角的犯罪者。我今晚上又碰到他，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一年前，流落在這大陸極端的都會的時候，窮困的壓逼有些日子使我連一天兩頓的口糧也難以維持。每得腹工作至深夜，才拖了極度疲憊的脚步，到珍珠山腳下市場內用我的一碗白粥浸油炸鬼的晚餐。

是何月何日，我一點也記憶不起，總之是一個雨夜，漆黑的天空射擊着赤道上常有的暴風雨。我放下工作照常到市場去，赤着腳，撐起油紙傘，用我的晚餐；可是頭一口粥還不會吞下肚，粥檔却喧鬧起來了。一個三四十歲竹竿似的瘦長男子，偷了檔上一塊白糖糕，不及逃跑便被幾個夥計捉住。夥計們邊嚷邊揮着那個男子。然而被揮者連哼也不哼一聲，祇顧拚命大嚼，看樣子他好幾天沒吃東西了，所以身上的痛楚還遠不及救飢之重要。

因為深夜，而且又下了這末大雨，本來頂

熱鬧的市場這當兒也冷寂了——圍攏來看熱鬧的閑人幾乎沒有。

我被吵得厭煩極了，跑上去勸那些夥計放了那偷東西的。

「朋友，你不曉得，這混蛋每晚都來偷吃的，今晚上算是第五次了！不給他一些苦頭那裏怕！」

夥計們異口同聲回答之後，比先前更用勁地毆打着。

我忍耐不住了：

「算了罷，算了罷：他偷的白糖糕算是我的！同是中國人，何苦！」

有人肯替他出錢，夥計們自然祇得停止毆打了。

那竹竿似的傢伙盡拿眼睛釘住我——那是一雙墮眼角的眼睛，眼皮遮沒了半顆黑珠子，眼光凝在一起的時候，就彷彿在哀訴什麼苦難似的。

我怕看這樣的眼色，但不等我開口，他轉了身，踏着沉重的步子，離開粥檔，漸漸消失於白茫茫的雨霧中。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却在去年五月。

五月，中國人被屠殺的日子，可是現在被屠殺的先烈們底鮮血却開出了燦爛的紅花，從無數的賣花隊手裏插在行人的襟上。

是這麼一個日子，街上流動着整百的賣花隊。夜裏，一條僻靜小巷口旁，我碰着了一隊賣花隊，她們全是十二三歲的愛護祖國的小女孩。

「先生，買朵花罷，救救祖國難民。」

女孩子說着就把花插到我的襟上。

雖然我的襟上早插滿了紅花，可是我終於把袋裏最後一個銀幣，塞進掛在另一個女孩頸項間的鑲銀錢箱。女孩子們微笑着離開了我。

我跑不上幾步，忽然聽到女孩子們的狂

喊：

「搶錢箱呀！」

「搶東西呀！」

我回轉頭，瞧見一個高個子捧了錢箱一直

竄進僻靜的小巷，我發腳追上去。同時幾個街上的行人也這樣做。

那搶錢箱的活該晦氣，那是一條不通的小巷，毫不費力便捉住了他。我們把他拖出巷口。錢箱交還女孩。

大家開始了嚷罵。

「哼，這樣的錢你也搶，你還算是中國人！」

「呸！簡直是狗不如的東西……！」

「喂，他是漢奸！有人指使的！」

「喂！狗你說呀，誰指使的？」人們幌着拳，迫搶錢箱的說。攔住路燈，這時我看明白犯罪者的嘴臉——嘿，又是那一雙像訴苦的墮眼角眼睛！

那雙眼睛凝視着地上，無論人們怎樣威迫也沒開口。

「一頓揍！」

有誰這末高聲一嚷，接着是雨點一般的拳頭落在犯罪者身上，發出沉悶的聲音。

我沒勇氣參加毆打這樣一個可憐的犯罪者，然而我也不想去排解——即使我有力量去排解！

如果有證據而證明我是弱者，我將俯首無

言。

今天晚上，我又碰到這墮眼角的犯罪者。

離華麗的「國泰戲院」不遠的一家空舖騎樓下，靠住店板門蜷縮着那個犯罪者。當我跑過他身邊的時候，他氣喘喘地哀求着：

「先生……我……肚……」

他無力地指指自己的肚子。釘住我的又是那麼一對訴說着無限悽苦的眼睛——可是已經是疲憊重濁的微光。他老了許多，瘦得更怕人，要不是那對眼睛，我無論怎樣也記不起是他。

一陣微風拂來，他不住地抖顫。接着是一連串的喘咳。

「先生……我……我肚……餓……」

剛停止了咳嗽，又重複着這斷斷續續的話。這話還帶了中國鄉下腔，可憐的傢伙，這樣長久的時間，連「老爺，幫幫忙」這麼一句簡易的話也沒學會。

他也許還認識我，也許這時候對於垂死的一個銀幣已是毫無用處——但我不管這些，我仍將一個小銀幣塞進他的手裏。不敢再多看他一眼便跑開了。（選自『海外文藝』）

姑妄聽之

人心不古

女子以為男子快樂，男子又以為女子快樂。小兒以為大人快樂，大人又以為小人快樂。貧人以為富人快樂，富人又以為貧人快樂。女孩男，男孩女。小願大，大願小。貧慕富，富慕貧。人生不過是「道山望着那山高」而已。

世態炎涼

在野蠻的古時，教員坐着「講書」，學生站着「聽」。在文明的現在，教員站着「說書」，學生坐着「看」。到進化的將來，教員跪着「背書」，學生躺着「睡」。因為愈是文明進化，教員的程度愈低，學生的知識愈高。



風沙

丁 諦

住在一個溫暖的花房似的小室內，不過強烈也不過陰森的陽光熨貼的用羽毛般柔軟的手撫慰着，不經狂風，不經巨浪，永遠有一面幸福的網張開，保護着自己生活，永遠是這末無憂無慮而又極其平凡的生活，這樣的人我們能說他是幸福的，然而，不也是缺憾的？

生活得那末平凡，那末閑散，像漣漪也懶得波起輕縈的一層，是輕輕的一層漣漪呵，像睡漢初起時，初甚惺忪，以手擦眼，從疲倦的殘夢中墮入樹叢間蟬鳴的長思，一段太陽光影在醒來墮入林間的山的背後。平凡的光陰逝去時是極其平凡的。這正如你看到一幅畫，在上面沒有一筆特徵，因此便很容易的忘記了。——不是沒有幸福。一個人的生活也許很愉快，

沒有貧窮磨折，沒有惡劣心緒，每一個時間連繫着每一個時間，心是一條線，直的平的沒有一點波浪或曲折，睡在幸福的搖籃裏，嬰孩般的無知，平靜，更是嬰孩般的脆弱……。

偶然有一片浮光從脆弱的心頭掠過了。平凡的人生乃懷懷着偉大和驚險的場面。平原的居民，時常有一種平原的缺憾。在那些地面上，是宜於耕稼的。禾黍油油，瓜實疊疊，一望千頃的曠野，棋枰的町畦，點綴着竹籬，瓜棚，豆架，牛車，或是丘丘荒塚，蒼茫古道，平林，驛所，是適宜於詩人背負一個奚囊徘徊歌詠的，農人揮動他們墳起的赭黑的膀臂揮洒汗粒的，再不然，便是一隊隊馱負貨物過往客商在越陌穿阡時樂於從這兒取道的，……願於在平原上生長復在平原習居的人并不能減去一些幸福的微悵！迴崖杳嶺高可蔽日的叢山，懸掛着風吹時會丁丁作響和着攀援行人驚顛的千尋鐵索，對於山中的人是畏懼而在平原的人則是悠然神往的。

平原的生活是太平凡了，平凡了，……生活的險巖會浮起在平凡的人生夢中，在懶惰得令人疲倦時，生活凝滯時，醇酒醒餘之時，纖細的靜止的人生會從心際浮起一幅闊大，雄壯

的圖畫，而平原的人，從江南的水鄉便遠遠給塞北的風沙懷戀。

在多水之地，山和水一樣的柔媚。環繞着池塘的綠而且潤的樹木投射下厚密的陰影，沿着道路走，不時可以看見堤岸，河港如蛛絲，村落鑲嵌在翠綠的氈毯上。而池塘便和綠氈混在一起，分不開來，塘中家禽甚多，鴨，魚，鷺鷥，仙鶴，……傍在塘邊的有雞有豬。人家住近水濱，取水極便。鄰家一行，每須乘舟。水包圍着這些人，用一隻柔軟的羽毛的手撫慰着這些人，給他們生活，幸福，更給他們一顆微弱的靈魂。假使一個年輕的人，從他的父親，祖父，或更老的高曾手裏接受下一份水鄉產業，若干年來世代傳留的潛伏靈魂，善於撐船，划槳，畜養家禽，看慣縠紋的柔媚的湖，寶石的青綠的山，極少與外間紛擾的世界接觸，在豐足的生活下又極少與人競爭，過分滿足與暇逸的心情，這結果祇有削弱人類生活的力量。

這樣的人我們能說他是幸福的，然而也是缺憾的。

疲倦磨折着人，但我們又知道繼疲倦而來的是健康。當一個奔波旅途的人，腿漸沉重，

塵漸落楚，在一段夕陽籠罩着遠山紅山灰黑的泥沙像從天上沈澱下這一個村莊的河底時，一個旅人的疲倦的甚至因踏走多起泡的兩脚是換來不少的新奇了。宇宙間新奇的事物留在他沉甸的心中，沉甸的脚底，只要他高興時候，撻起那一顆顆新奇的記憶的珍珠，這晶瑩的光輝是會驅散那疲倦的黑暗的。三十里跋涉，今天留宿了。明天，四十里，——五十里——疲倦的次天，人變得更有力量，耐過折騰。

你因山川高遠而畏懼那風沙嗎？——天氣酷寒，曠野無垠，往往一輛車一騎馬經過，盤繞着枯枝禿幹狂而有勁的風便撼動那枯瘠的大地，發出軋軋聲響，天崩地塌，人馬動搖，更不必說是險豁窮谷，大雪漫山，鼻凍指僵，飢瘠拆裂。再說呵，風伴來的沙，平沙列萬幕，萬里到臨洮，黃雲滿天，黃塵滿地，人行其中，遇昏暗時，倍覺陰森，極目遙遠，一切都甚蕭蕭，隱約，蒼茫，將原有形狀改變，到晚上落店時，揮揮衣袋，灰塵便像堆滿一地，臉上也覺得蒼老憔悴萬分。給生理磨折，給旅途磨折，此時最適宜被一個旅人想起的是風沙之款。即使不在多風沙的塞上，而人世的變幻，迫窘和蒼茫，這彷彿成爲旅途的艱辛，使

人有駱駝的悲哀。痛恨，畏懼，悲愁，那使人憔悴，使人變老的風沙了。

住在那花房似的暖洋洋的室中，不愁風雨，但不幸那幸福的小室破毀時，那一羣平凡地坐落着不曾經歷過旅途險難的人，將如一個個失羣的雁雁酸地發出叫喚母親的哀啼了。

那些，從幸福的果殼裂開而後分旋開來的果實，現在是暴露在大道上的，風吹在頭頂，沙撲在衣襟，失去幸福的憑藉，牠長成更挺壯而結實。離開自己的家鄉，扯開帆篷，展開輪軸，放開馬蹄，帶走了他們的雄心，懷戀故鄉的心，惜別的人，一羣青年——準備流浪生涯，將他們的足跡印遍陌生，新奇，會爲自己夢想過或是在寒夜爐邊聽一個給旅行磨倦了的老人娓娓地叙說過的遠方風土。

林莽叢生的深山大谷，遠大的一片蒼鬱罩住天空透下來的陽光，在棧道高峻，垂下一面絕陡的石壁，瘴烟混和着樹木，山嵐，和廣大原野間，不可名狀的蒸發着枯布焦藤的氣味中，黃塵廣漠，巨樹滑流，遼闊無邊的地，水，山，澗，古怪的花，木，草，樹，沒有多少人，沒有悠久的文化，在這裏石碑的銘文是一件奇罕，街肆的繁華祇是夢想，那突怒的石

頭，作怪的山樹，澎湃的一瀉而下的江流！

！，上面一一印刻着古代的遼遠的統治者留下的字蹟：「自然的偉大！」你可以想像那一羣落荒的探險的從平凡中去找尋偉大的人，他們的工作簡直將自己平凡之身獻與大地，那上面「自然」的偉大，「自然」的險峻！像原始的人追尋文化，是那麼動而且艱，與毒蛇，與猛虎，與天，與人，坦然而赴，毫無畏色。幸爾的家，花房似的暖洋洋的小室，至此與趣渙然，毫不值得一顧。站在高山上俯視土壘與小邱，你不將更詫異其平凡。你會說，是那末又小又矮的一堆土，從傲視中迸出輕嘲。

而人生不是顯得太辛苦麼？跋涉山川，寒風露月，經過荒村，經過殘曠，你說那會有定居的安閑？交通險阻，大山，巨谷——，一個流浪的人總會知道，那麼遠方的風沙，在這一個時代，拓荒者，勇武的捍衛者，萬里從家者——，我怎樣結束他們生涯的情調呢？——真的以駱駝自居，慨歎宇宙的淒清，反復到那一個溫暖的花室裏，柔軟的羽毛手掌上，給撫慰，給輕拂麼？

——定居在一個幸福的果殼裏，那是幸福，然而不是平凡的。磨練在人生旅途之中，風沙中，可以使人從不平凡中得到更多的快樂。那麼說，暖洋洋的躲避自然的花房，又何足取呢？（選自「文心」）



晝夜

柯靈

一張床和一方枕，一夜安靜的睡眠，有誰理會它們在人生中佔着什麼位置的嗎？我們在陽光下活動，却在黑暗中安息；有所思，有所憾，則任月光如水，溶溶的瀉到枕邊，讓我們在這幽光裏沐浴一會，洗去一身的煩重，或者閉起眼睛，使心靈化成片葉，飄向不可踪跡的世界。

這不是對於黑夜的歌頌。生活如繪畫，光影交織，黑白停勻，這才完成了那動人的形象。而我們知道，在有些人的生活畫冊裏，却祇是黑黑一團，分不出明暗。有如暖室的花，陽光從它們的世界裏失去，在燈光底下，它們則怯怯的開着。

——那蒼白的，失血的顏面，那深陷的，無神的眼睛。

他們把白日交給睡眠。不管是碧琅琅的大晴天，是陰晦多雨的日子，照例關緊

房門，推出一窗市聲，軟癱在被褥零亂的床上，恰如被萎棄在垃圾桶裏的瓶花，失了鮮朗和明快。世界醒着，引擎在歌唱，車輛在奔馳，人們在忙碌，一切生物按照自然的規律，競爭和戰鬥，生發和活動，它們——一切萬物——各有所事，却無不混然一致，有如絲管金革之音，雜在一起，完成一支人世的合奏。而他們，像人生的失眠者，應睡時惺忪，應醒時朦朧，在清醒的世界裏却做着斷頭無根的亂夢。或者因為要逃避煩囂，乃步武着駝鳥故技，將頭深深的鑽進了窒息的被窩。

隔夜的疲勞舒散一半，人又恍惚的回到現實。眼皮那麼沉重，敏感一點，會自己警覺，那上面棲遲着的正是生命的暗影。臥室也許足敷一個迴旋，北窗本來無從迎迓太陽，陰陰斗室，懷疑自己還在夢

裏逗留。用冷水洗個臉，望到窗外，天地間作灰黃色，有如飛沙的漠北。——知道一天又成尾聲了。

偶然在天幕下蹣跚，陽光却刺得雙眼發花。

夜來了，他們開始埋首於燈下。不管是醉人的春宵，是如冰的涼夜，滿地月光，或者漫天風雪。夜在進行，恰如深山的淺溪，平靜無聲地流去。他們却把身子鑲到呆板的寫字台和冰冷的機器邊，把精神貫注到工作上面。生命跟夜賽着跑，夜盡時人開始染了一身深色的疲倦。

閒閒的打幾個呵欠，伸一次懶腰，——人世罕有的輕鬆——等待着他們的是一張床和一方枕；可是，一個白日的，斷頭無根的亂夢。

橫倒身子，閉起眼睛，打發了黑夜，留下了白天。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遠天已經透出一抹明藍，那無從描摹的顏色！工廠的汽笛拖着尖音呻喚過後，接着是細碎的鳥聲，再接着是鱗鱗的車聲，遠遠近近，揉成譜和的一片。世界是多情的，又是一番晨景：她永不讓人世落寞。愛光明的該站在窗前，吐一口濁氣，向睡眠告別了。



花

楊彥岐

春天之後是夏天；夏天一過，秋天也不會不來。

羅雲茜素來是能夠忘記自己歷史的人，可是漸漸也不能克制自己了。雖然生活在高速度的都會中，但總混不覺自己的耳朵；也混不瞎自己的眼睛。

「羅雲茜到底老了！」

「在燈光里看不出，一到太陽底下，

她額上的皺紋都顯出來了。」

於是羅雲茜失眠了一夜。

× × ×

很早的早晨。販花人到花市去領花；小羅也混在人羣裏，提高喉嚨大聲喊着。

「白的，粉紅的，深紅的玫瑰！」

「一大籃！」

她付了錢，提了一大籃花又從人羣裏擠了出來。

「你這花怎末賣？」

「現在還不賣呢！讓我剪好，分了一朵，洗乾淨，再賣給你好嗎？先生。」小羅抬頭看看買花的——紳士。

「我不要剪好的。」

「可是——」

「這籃一起賣給我好不好？」

「不過——」

「給你五塊錢夠嗎？」

「五塊錢？」

「五塊錢！」

一次，兩次。

「小羅，你這名字不好。我給你取一個上等，好聽，而又美麗的好不好？」

「給我改名字？」

「對了。」

「小羅這兩個字真不好。」

「不是不好，是不雅。」

「那末，你給我取的是什麼呢？」

「羅雲茜，好嗎？」

「怎末講？」

於是這買花的紳士佔有了她。

× × ×

父親早死了；母親改嫁了；她跟着哥哥住了許多年。窮，沒飯吃，於是賣花。十六歲呢，和未開的玫瑰一樣。賣花，生意不錯，日子也還過得去。

自從紳士佔有了她，她害上了虛榮病。哥哥加入軍隊，離開了她。她却一天都不離開那紳士。

她愛了紳士，不管真的還是假的，不管是愛紳士手上的大金剛鑽戒指，還是愛他皮夾裏的鈔票，總之她說「願意嫁給他。」

紳士呢，花市得艷，而藏嬌金屋。紳士的太太，少爺，小姐們呢，祇以

爲她們或他們的丈夫或父親在外面娶了一個姨太太。并且，據說（天下事惟有「據說」最有力量。），是花市的賣花女。

上流社會中引以爲趣談的，正是小羅（不，應該是羅雲茜了）的一生的開始。於是小羅死了；而羅雲茜生了。

× × ×
男人的心是永遠填不滿的空窟。一個

羅雲茜，兩個羅雲茜，甚至於幾百幾千個羅雲茜，都沒有用。

紳士不知去向——在羅雲茜那裏不知去向，在別處却仍舊活躍着。今天這裏，明天那裏；今天受人崇拜，明天被人尊敬。早上有時還去賣幾朵花。可是：

「花市裏沒有漂亮的女人了。」
所以，他也沒有再用五塊錢去買一籃花。

但是，世間漂亮的女人不少呢；這裏，那裏。紳士手指上有發光的大金剛鑽戒指，皮夾裏有成紮的鈔票。這裏，那裏，當然女人不嫌少。

不過羅雲茜就此不能在紳士那裏看到「婚？」
大金剛鑽戒，摸到成紮的鈔票了。

窮了，窮在她以前不能算是威脅；如今也變成威脅了。虛榮症已無可救治，窮却是最可怕的事。十八歲，五月之花呢，會窮？

朋友來了，男的女的。可是不久又各走各的路。她還是窮。

做舞女吧！靠兩顆媚人的黑眼珠，兩瓣薄嫩的紅嘴唇，還有靈捷的腿，柔軟的腰。爲吃飯（其實不如說爲虛榮），只好讓紅色藍色的燈光，來磨蝕她的青春。於是，羅雲茜正式下海了。

× × ×
人海那會沒有波浪呢？
做了舞女的羅雲茜，錢又有了。但是

又好像缺少了一樣東西。

「我愛你，爲了你，我什麼事情都願意幹；祇是，我求你——」
「你要不要我剖開心來？」
「你，願意不願意，跟……跟我結

「我對天立誓，永不變心。」

給這些話的回應都是一個哈哈的笑。羅雲茜除了哈哈的笑之外，她不知道應該怎末辦？可是，有一天，她發覺她所缺少的一樣東西，都是給她哈哈的笑趕跑了的。

有一次：

「我父親是當地的首富。我年紀輕，根本沒結過婚，你如果願意的話，我們結合是一件幸福美滿的事。只要你願意。我愛你，你也該知道；我家裏也是毫無問題的。」

她望望這年輕，英俊，一臉真摯誠懇的男人。不哈哈的笑了。把頭埋在他的懷裏，不響。

「你答應了？」

她點了點頭。
厭倦了霓虹燈光，聽慣了爵士樂聲，能夠重獲一個新的靈魂，多好呢！
於是，羅雲茜結婚的消息在報紙上登

了出來；她婚禮的單人照片，也給畫報做了封面材料。

× × ×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下去。兩年之後，她做了母親。

以前的朋友，男的女的，都還來往。

所以，在家庭裏就厭了的時候，她又想到外邊去活動活動。結果是以前的朋友又混在一起，丈夫不瞭解她，不但不瞭解她，還向她提出離婚。

離婚就離婚吧！

於是，她從家庭搬到一所考究的公寓裏。

× × ×
她自己有大金剛鑽，有成摺的鈔票，有成羣的紳士侍候着。

她也有天生的一顆愛動的心。浪漫的，像花，像水，像一朵鮮花浮在水面；也像春風，吹在人臉上，是一陣溫柔，可

是一下子又飄到天上去了。
她日常生活的接觸品是：

三花牌，

夜巴黎，

美容院技師的手，

綢緞公司夥計的尺，

時裝公司裁縫的剪刀，

林肯賽飛，

未來派的高跟，

一天一換的手提包，

香檳，

威士忌，

花花綠綠的鈔票，

男人的手臂，

鬍子，

不論鐘還是錶，每隔一秒鐘一定會「搭」的一聲。

於是，她的年紀在「滴搭」中，從十六變到了三十。人間的風烟把她磨了三十

× × ×
一年的失眠，她不能不想到自己，雖

然是一個常常忘記自己的人。

人，和花一樣，從新鮮到衰老，衰老了却就此不會再新鮮了。賣花的每天趁早去花市取花，花市的花匠却在天還沒亮的時候去園地剪折。到了晚上，花朵萎了，只好拋在路邊。

人老了，和路邊的殘花不是一樣嗎？

人生是夢，青春更是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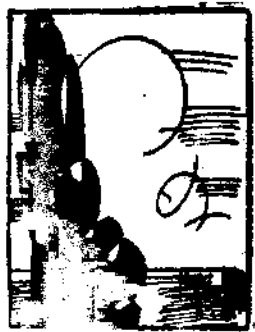
雖然生活在高速度的都市中，但總混不覺自己的耳朵；也混不瞎自己的眼睛。

× × ×
十五年的風烟，也該受夠了。

第二天，羅雲茜帶着一身沉重的回憶，不知到那裏去了。

人間却依然人間。少一個人不會冷落，多一個也不會熱鬧。做夢的，當然依舊沉在夢中。

那化五塊錢買整籃玫瑰花的紳士，又在一個很早的早晨去買花了。買來的還是新鮮的，自然。



焦蓉

章 榮

我踏着林間的小路走向河邊去。

這原先茂密的喬木林因冬日的風霜已完全疏禿了，飛落在道上的枯葉被雨水浸濕而發散着一陣陣使人噁心的氣息。

走過還餘留着一層綠色的小丘，下去便是河岸，在渡船碼頭的旁邊停歇着一乘小轎，轎上胡亂貼着幾張紅紙，後面掛了一個花包袱，好多人圍攏了轎夫喧嚷着。三個農夫模樣的男子敲打着鑼鼓站在最前面，他們正等待對岸划來的渡船。

一羣小孩，從我剛走過的小丘上跑來了，他們像鳥雀一般吵鬧的奔向轎門前去，把那破布縫起的門帷揭開了：

——看新媳婦呀！

敲鑼的男人就大聲喝罵孩子們，他們四散開去頑皮地哄笑着……。

轎裏的新婦哭得更響亮起來，人們却依舊笑着吵着或大聲地談笑，彷彿哭聲與他們全無

關係一樣。

離人羣不遠的地方，站着一個背轉了臉穿軍服的女人，她的頭髮剪得短短的，兩手插在褲袋裏，默默地看着河水——水被風吹掀起漣漪，水裏有她自己飄動不定的倒影。

她似乎思索得很深沉的樣子，當哭聲傳開時，便突然回過頭來，盯視着轎門。

啊？——

「二嫂！」我嚷了起來，我的聲音因激動而顫抖。

她驚愕地看我。是的，這蒼黃的不十分美好的臉。炯炯閃光的眼睛和高大如男子的體格，不就是和二哥離婚了的二嫂子麼？如今，比從前更顯得蒼老了，她用探詢和奇異的眼光投向我，從髮頂直到腳上——我，已和家裏時完全兩樣了，這時，我穿着隊裏的草綠色裙裝和一雙黑色的布鞋。

「你是小英麼？什麼時候跑出來的？」

「哦，你不要再叫我「二嫂」了？」

她說着依然用驚訝的眼光在我身上探索，似乎很猶豫，是不是站在她面前已經比五年前長大了許多的我，就是她的小姑呢？

於是，我想起她叫焦蓉，是五年前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氣問她自己的。

「是的，」我說：「家裏人都出來的，爹和媽又回去了，二哥還是在上海。」

「——」她沒有回答。

這時，對岸的渡船撐過來了，焦蓉拉着我的臂膀，跟新媳婦的轎子一起上了船，她說：

「你有事麼？」

我搖搖頭。

「那末，我們一起跟這花轎子去，這女孩，」她用手指着轎子說：「是我們在第二區工作時熟悉的，很潑潑勇敢，可是因為時局緊張，她父親便要她出嫁了。我們好幾次解說總歸沒用，今天我想去瞧瞧。」

她的話語，已能使我知曉她的生活，而五年來的一個疑惑的結也逐漸鬆解了。

「這樣的事到處都免不了，你知道我是受過這種痛苦的人……。」她繼續說。

我們默視着那轎子，那轎中的女孩仍在噁

她將走向一座陌生的屋子而且得終身留在那裏了。

渡船已靠岸，我對焦蓉說：

「我累得很，因為工作和流轉的緣故，我身體也沒有從前結實，這次同志們全都出發去，祇留我在醫院裏教歌，剛才我教了回來連水也沒喝，等會兒我在屋裏候你來吧。」我指着鎮上最高的樓屋，這是我所住的地方。

她答應了。

我們便分向兩條路上走去，在那人羣的後面，她跨起寬大而搖晃的脚步走着……

我已久遠不想到家了，因為懼怕許多繁瑣的事情和哀傷的憂惑，使自己陷入煩憂的時間裏。但今天，我却激動得很，所有關於焦蓉的事，都像浪花撲擊海灘一樣地泛湧到我的腦中了。

這已是五年前的事……

一天，我從寒冬寂寞的夕陽下由學校回家，在那長格子窗後的廳堂裏坐了許多人——爹，媽，大伯，堂哥以及大嫂，姑媽……等，他們全默默地板起鐵青的臉。我知道將要有什麼嚴重的事情來了。

我悄悄溜向屏門後面，從門縫裏觀看外面，焦急的等待着……

突然，院中的側門打開了，不常回來的二嫂抱了她的孩子走向廳堂來。她的嘴唇緊緊閉着，剪得如男人一樣短的頭髮蓬鬆的覆蓋在她蒼黃的臉上，她來回地踱着，走路的姿態完全像一個男子，寬步而搖擺……

坐在太師椅上的大嫂用鼻子哼出可怕的笑聲來，隨即又歪扭了一下嘴巴。

二嫂突然站住。

「有什麼事麼？」

我瞧見她的孤單而充滿憎厭與憂鬱的眼光向廳堂裏的人們掃視，無可如何的站着等待着答語。

然而，緊接着的是可怕的沉靜。沒有一個人的臉朝向她，也沒有一個人將眼睜開瞧她，就像沒有人在這裏講過話一樣。

伯父瘳惡的眼睛從墨晶眼鏡下睜開了，他說。

「祇有一句話，我家門裏不准媳婦老不回家宿夜的，姓×的家聲全給你一個人敗壞了。」他從衣袋裏取出一疊借款契紙來。「你瞧，這些都是你借我的名欠下的債哪，想你倒

還有臉見人，這些紙上都寫了我的名……」水烟筒擊擊了桌子，伯父用手指拍着那些攤在桌上的契紙。

「我沒有賣給你們，一切都有我自己的權利，要錢用就得借！」二嫂對那兩眼看着天花板的伯父說。

這時，父親拍着桌子，大聲嚷罵了：

「不準講，馬上離婚，滾出去！」

廳堂裏的女人全都垂着眼，臉也青了。

二嫂留下孩子走了，她忽忽走向院子又折轉到大門前，在門縫中，我不能再看到她。而黃昏襲來，冬夜了。

二哥是洋行裏的職員，他具有一切屬於那種人的性格和習慣。講話時常用一些不能聽清的外國話；穿戴西裝禮帽，而且他的帽子總是偏斜戴的。二嫂子因「才」出世而由她父親許嫁給我的二哥，因此，家裏人都待她好，但日子久了，二嫂常常連了幾日不回來，名聲也壞了，二哥遠在都市裏，他是一切都不在乎的。幾個月後，離婚的手續結束了。她的兩個孩子留下，另外拿了幾百塊錢。

以後，每當有人談起二嫂時，都用「痴婆子」的外號了。

一天，我在城外遇見她，穿着一件男式長袍，要我到她的寓所去。

當我踏進一間黑暗而矮小，發散着泥土氣息的屋子時，我猶疑說：

「這是你的屋子麼？」

她點點頭，從抽屜裏取出兩包用彩色紙包着的果來，要我帶給她的孩子，她的眼光落在屋角的蛛網上，輕聲說：

「很想看看孩子，可是，每次都像有人阻止我似的，不願再去，這些請你帶回去給我的孩子，但不要說是我給的吧。」

當我離開那屋子時，恰是工廠放工的時候，有一些工人走進她的屋子裏去，他們都是滿身飽汗，臉色蒼白的，却都有勁地談笑着，走入那屋子去……

不久，家中紛紛地傳來許多消息：——

——有人遇見二嫂同乞丐在一起談天。

——有人在城郊見二嫂和工人在一起散步，聽說她嫁給工人了。

——二嫂捉進監牢裏去了。

一切毀謗都似雪花一樣飛來……

時間過去，人們漸漸懶於捏造或探聽關於她的消息了。二嫂便彷彿被人所忘却。

現在，我們都從陳舊的枷鎖似的家裏奔向創造光明與幸福的戰鬥的行列裏來了。

傍晚，焦春來我的屋子裏。當我們又能在異鄉碰遇而以相同的工作者的立場來相互地談話時，感到了何等的興奮與歡喜啊！我們緊緊地握着手，縱情的談笑着。

樓下有粗壯宏亮的歌聲從遠處近來，我們打開窗子俯身下去，一長列的隊伍走來，行經窗下，各種不同衣衫的男女青年都背了斗笠，穿着草鞋；幾百張堅毅和充滿了希望與熱情的臉移近來。他們唱着歌走過去……

「這隊伍是在××民間工作的一支巨大的洪流，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已三年了，我們明天就要出發，今天是街頭宣傳，因此我不能在這裏太久的。」她說：

「焦春！我第一次喊她的名字，聲音顫抖而含有陌生的畏怯——『你的孩子呢？』」

她吃驚地睜大眼睛視我，思索着。

「爲什麼問我？我已經五年多沒有見到他們，現在更不能知道了。」

她的臉朝向窗外，外面是冬日灰暗的天空，悲哀沉重地壓了她，以至，四肢軟弱了。

「不要問我，小英！希望你好好工作。能離開家你已經是好了，你會幸福的……」他聲地對我講像母親對孩子一樣。

「啊！家是可怕的地方……」她自語着，神氣非常沮喪。

我們相互沉默。

「現在我們能互相瞭解了，焦春，別再想起過去的事……」

她微笑起來。

我陪她走下樓送她出去，激動的拉了手後，她便跑向那快要消失在街梢的隊伍去了。我看見她的寬大的背影，綠色的衣服隨風而擺動，短短的頭髮像鬚毛一樣地飄起，彷彿一匹駿馬……（選自『文藝陣地』）

「孩子們」作者菱湖昭

「風沙夜」作者邵冠祥

兩君鑒：
有事待商，請示最近通訊處，
以便通訊。

· 編輯部 ·



殘菜剩羹和麵包屑

張葉舟

八年前，我在北平一個私立大學唸 王蒸的麵包。

書。待遇是很好，尤其膳食方面，校方爲

了五百多個同學，包了兩個廚房——大廚房與小廚房。

早餐：機器米煮的稀飯，洋麵粉做的

麵包，四碟精緻的鹹菜。午餐和晚餐：小米煮的稀飯，機器米蒸的乾飯，洋麵粉做的麵包，四盆四碗四碟的葷素。——庶務

處深怕廚房刁滑，警告着如果飯菜欠豐美，就得罰錢！

大廚房的李老板，用低價雇了許多廚

子，像小王每天要獨個兒辛辛苦苦蒸好五六千個麵包，一個月只淨賺他十四塊錢。

小王的手藝確是不錯，同學都愛喫小

我們飯廳裏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則：

「喫麵包必須剝皮！」要是你不剝皮就送

到嘴邊，即使同桌的人不給你個白眼，也

得在心裏罵一句：「這傢伙真不懂衛生！」

更表示高貴一點的，剝皮以外，索性再剝

下一層肉，只吃麵包中間的一個心子。

剝下來的皮肉，我們可以儘量利用：擦

筷子，碟子，匙子，飯碗，順便也擦自己

總是幾畚箕；還有，殘菜剩羹，也是三四

桶。餵豬是好的，但在校裏當然不准許廚

房養豬。——大廚房李老板費過不少心血

打算，最後的決定是：賣掉。

以後，每天午後一點和夜晚七點左

右，我們只要稍加注意，總有一個滿臉堆

着微笑的老頭兒，帶了繩子，鈎子，木勺

子，扁擔，洋鉛桶，篾籃子，來挑取殘菜

剩羹和麵包屑。——當他進出校門的時

候，總是很有禮貌的向校警打着招呼；

——注意到的同學們都彼此私語着老頭兒的

可愛。

從校警，門房，李老板，各方面的探

聽，我們知道了這老頭兒是蒸麵包廚司小

王的父親，每天以五毛錢的代價，向李老
子，兩個銅子，一天還不是可淨賺三四毛
錢，賣不完的還可帶回給家裏人喫；明知
錢，板包買這些「髒東西」回家；——我們覺
得需要多知道一點和龔老頭兒的消息，索
性去問小王；這使小王有點受寵若驚，很
拘謹的告訴我們：他自己是附近宋家宅裏
人，他父親本來在宋家宅口上一棵大槐樹
下擺個小攤子，一天也可賺三四毛錢；不
料三個月前他母親一場大病死了，從請醫
服藥到買棺收殮，把他父親的本錢用光，
只得坐在家裏吃閒飯，一家五口都得倚賴
他蒸麵包過日子。十四塊錢一月夠什麼
用？雖然他父親幾次叮囑他要找點事，尋
點錢，免得白吃兒子的飯，平白費心了三
個月，還不是無事可做？這次真是意外
——小王臉上透露高興的微笑，改變為興
奮的語調說：——當他打聽到老板要賣去
這些殘菜剩羹麵包屑，他決意包買下來，
老板起初要一天一塊錢，他只肯三四毛
錢，到最後他只好讓點步，講定五毛錢一
天，包一個月再說；讓他父親可以挑去一
勺一勺的零賣給村裏人，那怕是一個銅

子，兩個銅子，一天還不是可淨賺三四毛
錢，賣不完的還可帶回給家裏人喫；明知
錢，老板是一筆意外財源，一天五毛，十天五
塊，一個月十五塊，一年下來便是一百八
十塊；但在他想來也是合算，可以不化本
錢讓他父親有了生意做，雖然他父親已是
六十開外的人，一天挑這麼兩次殘菜剩羹
却算不得什麼，實際上這比守攤子不是活
動多嗎？守攤子有時真是怪膩煩的——
聽過小王的話，我們同情小王，尤其
是同情小王的父親；此後，我們每餐喫麵
包時將皮剝得厚一點，將肉剝得多一點，
我們幾個人彼此「心照不宣」，反正李老
板有一百八十塊一年的意外財源，拆他一
點爛污也是「應該」——在某一次的晚
餐時，我索性站起來說：「報告：諸位同
學，讓我們來作一個趣味的統計，麵包僅
喫心子的，是最高貴的人；那一桌的殘菜
剩羹最多，表示那一桌的人最不嘴饒！」
這幾句話立刻博得全體同學的掌聲，誰都
願意表示高貴，誰也不願蒙受嘴饒惡名，
——從此後麵包消耗由五六千增至六七
千，殘菜剩羹也由三四桶增至四五桶。——
大廚房沒有話好講，「包了飯」豈可怪
同學們「飯量大」？

漸漸的，我們與這和龔的老頭兒談得
熟悉了，也就什麼都告訴我們：他說宋
家宅離學校只有三里多路，是附近一帶有
名的窮村子，村人大多趕驢子，拉洋車，
推板車，以及在大學裏當校役雜務，老的
少的在家裏種點小米，青菜，山芋等彌補
家用。一年四季難得吃幾回魚肉。他說我
們吃剩的葷素菜湯，油水比他們的鹹菜，
豆渣，蘿蔔干，白水煮湯濃膩得多；至於
吃剩的麵包屑，即使乾了，細嚼起來，比
他們的黑饅窩窩頭好得許多。所以，他
每次挑回去，只要把擔子歇在宋家宅口槐
樹蔭下，他們都肯化費五六個銅子，買那
種一盆雜碎的菜羹，一盆麵包屑回去，熱
在鍋裏，等待男人們回來同喫。他說自己
不肯狠着心腸多賺他們錢，他不想發財，
只要每天挑賣下能夠淨賺那麼三四毛錢，

他就心滿意足：這幾天殘菜剩羹和麵包屑買呢？——然而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格外多，他是情願便宜一點對待他的顧主，尤其是對老年婦女和替齡孩子們，不待他們難堪的懇求，便在價定的幾勺之外，給添上一勺兩勺了。要是賣剩下來，讓媳婦孫兒們喫個暢快，他就覺得十分幸福與知足了。

最後，他以爲自己活不了十多年了，只要在未死以前，每天能賺這麼三四毛錢貼補他兒子的家用，他便於心無愧了；好在年青的時候，就鍛鍊了一副耐勞的體格，這副殘菜剩羹的担子，便是挑那麼上十年也不打緊。這樣大的學堂總不會關閉

的，洋麵粉做的麵包我們總是要吃的，那麼，蒸麵包的事總少不了他兒子，而挑殘菜剩羹麵包屑的事想來也少不了他吧！這種卑賤沒出息的事情，難道還會有什麼人和他爭奪嗎？他覺得他的晚年是不怕沒有事做了。

我們也以爲老頭兒的話是說得對的，像這樣的「髒東西」，有誰願意來和他奪

不過，自從走了小王以後，大廚房

三個月後，學校建造新宿舍，一時搭着木棚住在校內的工人有好幾千，工頭便也向大廚房包飯。這使李老板想起這些「髒東西」了，他以爲五毛錢一天太便宜了小王了，他決定把這些東西包給那工頭，定可多包幾毛錢一天。——工頭只要他的工人吃得飽，能做事，吃的好壞，他原是漠不關心的；這種便宜貨，那會不貪，於是在價錢上彼此揪扭一會以後，終於願意出八毛錢一天，這又使李老板多添了一筆意外收入。

當和窩的老頭兒挑着空擔子垂頭喪氣回去的時候，我們已得着消息，除了憤恨李老板的刻薄外，一時也想不出安慰的話，眼望着老頭兒一步拖一步的回去了。但事情並不就此結束，第二天，小王又被李老板歇了工，原因是在怨憤到極點時罵了並且打了李老板。

這可憐的父子離校以後，我們雖十分關心，但再也得不到他倆的消息了。

蒸出來的麵包，大小不一致，顏色鹹黃，吃在口裏，不但不細軟，而且發酸。這樣的麵包我們吃不下，學生會便寫信給庶務處攻擊廚房，第一天，庶務處便罰了廚房一塊錢，第二天，還是酸，罰了二塊，第三天，依舊是酸，罰了四塊，並且把李老板叫去警告，如果明天再酸，就要換廚房。

這使李老板發了急，却找來找去難找蒸麵包的廚子；——手藝好的廚子不是沒有，可是誰願意每月十四塊出賣他好的手藝？即使手藝差一點的，也得十六塊錢一個月。李老板沒法想，只有央人去找回小王，但小王却是不加工錢不肯來。——尤其使李老板悔恨的，工頭已探聽明白這些「髒東西」過去包給人每天只有五毛，所以要求讓價，否則不要包了，李老板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也是五毛錢一天！

現在，李老板決意這樣做：小王的工錢不加，但仍是五毛錢一天將「髒東西」

包給小王的父親。

這使小王父子喜出望外了，這不是比加工錢還好些嗎？他倆那裏知道李老板的狡猾呢？

第二天，小王依然蒸着麵包，和靄的老頭兒又照舊來挑他的殘菜剩羹和麵包屑了。我們問他，他說：「還不是靠了我兒子的好手藝？我們窮人只要有手藝，手藝好，也不吃他們富人的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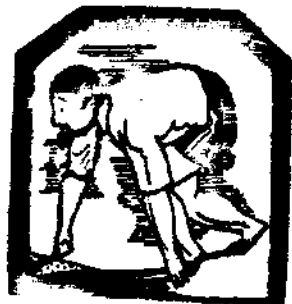
這樣，直到我四年前離開學校，離開北平，小王還是蒸着麵包，老頭兒還是每天兩次來挑「髒東西」！

五年來，我到處奔波：南京，山西，武漢，香港，上海，對於他倆，早已忘了；前昨接到一位同學從桂林來信，中有：「關係母校消息，時有聽聞，惟廚司小王父子，無人報導隻字，北平經此兵荒馬亂，他倆得能無恙否？」這幾句話使我重憶起八年前的「往事」，使我又惦念着「好手藝」的小王，「和靄」的老頭兒，我在這裏祝福他們平安無恙！

★天地間珍聞之一★

最近，英國紅十字會爲了要募集救濟金，在倫敦舉辦一次競賣會，其中有兩本德國戈林將軍所有的德文書出售，以十五英鎊的高價賣出，一時頗引成趣談。這兩冊書中，一冊是「雷翁長老的秘密」，另一冊是「從摩西到列寧的社會主義」。在這兩本書

中，都有戈林和希特勒親筆所寫的批註，所以售價抬得這般高。尤其是在「從摩西到列寧的社會主義」一書中，封面上有戈林的註文：「正文外的批評，有希特勒與我自己的註文。」故成爲難得的珍品。因此，倫敦人士即資爲笑談，說是德國兩巨頭已援助了英國的紅十字會。



奸細

史因

南潯線在混亂的撤退中，兵士們找不到他們所屬的部隊，馬找不到它的主人。

我們在一條山嶺大道的小街上設立了茶水站，給各軍部師部作着聯系，把散兵們帶回他的隊伍。在街道的前面後面是一大片廣闊的林子，兵士們可以很舒適的在這兒休息一下，我們亦可很方便的在林中小溪中汲着水。

是中午，春天的太陽到了中午特別炎熱，小高蹲在地上扇着爐子，把臉都燻紅了。

「喂！還有茶沒有呢？」又來了一大堆過路的士兵，茶得趕快點煮。喧囂的談話聲把整個的屋子快衝破。

門外那個戴着銅盆帽穿着灰長衫的人又挨到門口來了，他今天已來了好多次，像同情又像關心的望着我們煮茶，望着兵士們喝茶，問着我們是那一部分，望着兵士們臂上的番號，有一句沒一句的找人閒談。當他第三次出現在我們門口時，已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想不到他

又來了。

「別是一個奸細吧！」這直覺像影子一般在我們心頭掠過。

「你們很忙啊！煮第幾鍋了？」他招呼着我們。

「很多，記不清了，你進來坐吧！」他真的走了進來，眼睛在整個屋子中搜擦。

「你們真好！替國家做事！我呢，逃難到此地，很久了，什麼事也不能做！」嘆息着。

「你不能做？為什麼？」

「沒有路啊！你們要我幫忙嗎？」他活躍了起來，這時，旁邊的一些兵士在講一個軍部化裝着偷過包圍線的事，他的注意力被吸引了過去。

「那麼，現在軍部在那兒呢？」兵士們瞪着眼向他望着，他不再問了，蹣跚的向門外走去，臨走，問我們：

「明天，允許我來參加你們的工作嗎？實

在，我也得替國家做事。」他沒有走遠，我們看到他站在山頭上，似乎在眺望風景。

「這人你們認識嗎？」我們問着街上的老百姓。

「不，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懷疑在我們心裏一層一層的增加着。

「搜他！」這是最後的決定。我們走上了山，在他旁邊站着有些窮。

「對不起，先生，我們有些不相信你，請你讓我們搜一下。」我們隊長向他說。他回過頭，帶着霧一般的眼睛望着我們，在那裏面，看得到仇恨的光，他坦然的讓我們搜。搜不出什麼，我們悵悵的走了回來。忽然，老周帶着稀有的堅決的聲音說：

「不行，這個人實在可疑，我們要到他家中去搜。」立刻大家同意了。

「不能，你們憑什麼要搜我的家？」當那個人聽到我們的提議時，他幾乎大怒了。但我們看到他把自己的怒氣壓抑了下去。

他的家在山岡下，屋中堆滿了雜亂的東西：箱子、凳子、桌子、板床上的花被。一個女人身邊站着她的七八歲的孩子，有些小城市女人的風調。她詫異的望着我們這一批人，驚

惶的向丈夫投射着探詢的眼光。

『好！你們搜吧！』男人坦然的招呼我們。這意外的坦率使我們有些失措，怕再會得不到什麼。第一隻箱子打開了，是一些舊的衣服。第二隻：除被絮外，二支毛筆、日規，這些普通的文具證明不了什麼。接着……

『喂！』有人叫了，一個同志在抽斗的肚中，找到了這一帶山區的一張極明晰的地圖，一根標尺，大家的情緒緊張了起來。桌上，一瓶清水放着。

『對了！』一個同志大叫着：『那二支毛筆呢？那箱底的二支？』注意筆頭，那上面有薰過水的痕跡。

『那是藥水筆，寫隱色字的。』

『胡說！那是我孩子寫小楷的！』那男子的臉色慘白了。

『那地圖？』我們的臉也陰沉了下來。

『地圖？是我自己用的，我們是難民啊！』

『胡說，你以為我們都不懂嗎？標尺、地圖、藥水筆，都在你一個人身邊，都是逃難用的？』憤怒抓住了我們！

『實在的！你聽我說：我是一個難民，那

地圖……』他的態度變成了卑屈地，可憐地，

但立刻被我們阻止了。我們決定了把他和她的妻子分隔開來審問。在他們支吾的不能吻合的言語中，證實了他是出賣民族的叛徒。

『那地圖，是一個軍官送給我的！』那男子幾次強硬的肯定。

『但是，你老婆說是你自己畫的呢！』

『她？……她不知道的！』他的臉一刻比一刻轉白。

同志們在緊急的會議中，多數主張自己來槍決這民族叛徒，理由是各軍部師部都在被包圍中，流動不定，要押送他去是很困難的，並且，我們已有了鐵一樣的證據。

被綠綠的樹叢包圍着的山凹中，一條溪流緩緩的流過。太陽，在西邊垂幕的彩色的雲包圍着。死的沉默被我們打破了，大家緊縮着自己的心。擁着那個男人，他頭上還戴着那頂銅盆帽，不管他自己或是我們，誰都不會再留心到戴着帽子受槍決是否却當。小陳、老趙背着兩桿槍。拉緊着臉！這工作還是我們第一次的嘗試呢！

困難來了：將死的人決不會柔順的讓自己死去，那人哀求了，苦苦的。

『同志！我決不是自願的，我也沒法啊！

他們逼着我……我也是人，怎麼會自願……』他也掙扎，拚命想掙脫我們。我們的心被他的每一掙扎牽動着，過份的不舒服，像有什麼東西在它裏面要爆炸似的，同志們的臉色很難看，有些不知所措了，但大家極力堅持住自己。

『我家還有老娘，我的孩子……』。他又哀求。

這時我們中的小高（一個年青的姑娘）不能再自持了！她忽然歇斯的里的喊着：

『爲什麼要殺他呢？不能饒他嗎？要他悔改好了！呵，我不能！』這話反打醒了大家。

『饒他？不能！他是什麼人？你的同情能加到他身上？』

『要是他叫對方來包圍你，是決不會饒你的！』

『人道主義者！』有誰譏諷的冷語着。小高的臉漲得緋紅，被激憤衝激着。

『殺人！我不能！』她幾乎要哭了，像發瘋一樣的向樹叢外衝去。

『人道主義者！』大家清醒了一些，堅定着把那人綁到一顆樹上，盡力使自己不聽到那

人的哀求。

小陳把子彈裝進了，他的手有些顫抖，臉紅着，有些氣喘。大家的心跟着他的動作一刻比一刻緊張着。

「拍！」啞的聲音，子彈沒有出去，小陳有些着慌，裝上第二粒，瞄準。他的臉和被槍決的人一樣的蒼白。

「拍！」又沒有出去，大家着慌了，圍聚攏去檢查槍口。

「槍受了潮。」小陳聲明着。

「誰說的，是你自己着慌。」老趙駁斥他。

「那麼你打好了！」

但不允許他，打山後突然衝來了密集的機槍聲。日人離此地不遠了！

在混亂中，這山區中的人們又向着另一個地區撤退。

我們帶着那個奸細，和一些零星東西，走在崎嶇的山的夾道中，小陳和老趙還是攔着先前的那兩桿槍。

「走快些吧？」我們催着那個奸細，他是故意一步一步的在拖。

「剛才幹了不就完了！」有人抱怨着。

「槍壞了呢！」

轉過了一個山坡，前面是一個大的池塘，走近池塘，那個奸細忽然大聲嚷了起來：

「那邊日本人！」他向池塘中一躍，整個的身體淹入水中，這時，有幾個胆小的同志也向山邊的草叢中竄。但並沒有什麼日人，四周靜悄悄的，只有幾個農人驚惶的望着我們。那人還伏在水中，這時，我們忽然領悟到那是他的詭計了：他想逃跑。

他似乎是識水性的，伏在水中很久，直到我們硬把他從水中濕淋淋的拖出來。

「我要死！我不能再活了，我有娘有孩子。」他哭喪着臉又來那一套了！一路上，他想盡了法抓住我們的弱點：恐嚇、欺騙、哀求。我們不得不佩服一個奸細的本領比我們高強，慚愧着一向被我們這一批人自稱為是美德的心軟！同情！人道！他就是抓住了這個在玩弄着我們。

「一切的殺人都是不人道嗎？對奸細也得同情嗎？」

我們想到了這，問着小高。

「你看，你同情的奸細他是怎樣的在悔改？要是現在真有日本人，他恐怕會一點不同情的先殺了我們！」小高的臉上被苦惱占據着。

把他帶到了一個軍部，把人和證據一起交給了他們。

「你們真強！」

「你們做了這麼出色的一件事，他是很重要的一個傢伙，我們要設法逼出他所有的口供。」

「以後還得請你們協助我們偵察奸細！」在第一次審了那人以後，軍部的人們向我們稱許着。

但在我們，是深深的被慚愧和自責苦惱着。同志們陰沉着臉，活潑潑的談話減少了。

但這是我們第一次的嘗試呢！在這一次嘗試中，我們的被隱藏着的弱點被發覺了！但這是一個教訓，一個鐵的教訓！

在同志們相互的鼓勵下，舉行了對這事件的詳細的檢討會。被提出來的缺點一大串：

「不果斷！」

「行動遲緩，如果日人早來一些，就完了！」

「對意外的襲擊不鎮定！容易失措。」

「小市民無用的同情心！人道主義！」

在過錯的前面自省着。

「可是，這次是一個教訓！在實踐過程中一切的錯誤都會被糾正過來的。」

我們，有着同一的渴望：讓我們在鐵的戰鬥中被鍛鍊成一個鐵的戰士吧！

（選自《上海周報》）



獄中燕巢

思勉

——摘譯自 Ernst Toller 著·『Swallow Book』一書——

那年春天，有一對燕子在我的獄裏築巢；牠們整個夏季都跟我住在一起。燕巢築好了，卵孵出了，母燕教小燕飛，後來有一天，牠們飛掉了。

那年夏季我覺得很幸福。在我寫文章的時候，那些畏葸的小鳥總是站在燈上囀鳴着。我快樂而感激地過着安靜的生活。秋天來了，那些小鳥飛到南方和暖之地去。我也被移到向北的牢房裏去住。

冬天過後，春天又來了，燕子也來了。牠們從幾百所監獄中選出我所住的監獄，在幾百間牢房中選出我的舊牢來開始築巢。可是獄吏殘忍的到牢裏去拆下燕子所築的巢。

我想到可憐的燕子找不到巢時的徬徨無措，又想到燕子焦急地四面亂飛，在牢中的每個角落找巢時的情況。第二天，牠們又去築巢了，而獄吏又把牠們的工作破壞了。

我牢中的新難友是布伐利亞省某村裏的一個建築匠，因同情可憐的燕子，便要求獄吏讓燕子去築巢，因為那些燕子並沒有妨礙他，也沒有把牢房弄髒，同時說在別的監獄裏，鳥兒也築巢，沒有人可以去跟牠們搗亂的。

可是獄吏以為馬房纔是燕子築巢的適當所在。於是新巢又被破壞了，而那替燕子申請的囚犯也被移到別間牢房裏去。燕子築巢的牢房被鎖上了。

接着那些焦急迷亂的燕子開始在三間牢房中同時築三個巢了。它們立即又被發覺，又被獄吏破壞了。牠們絕望地竭盡心力再同時開始築六個巢，希望監獄當局也許會寬宏大量地留一個下來。可是六個巢都被拆下了。

我不知道這種破壞的工作已重複了多少次。在最後一次的破壞以後，有幾天便沒有發現新巢，燕子顯然是承認失敗了。

可是不久難友中便流傳着一種謠言，說燕子已經在洗衣間的水管後發現了一個新的地方，是誰也不能發覺的。我們從來沒有經驗過更真純的快樂：燕子在與人類的獸性的奮鬥中，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了。可是這勝利不是牠們的。因為燕子的巢再度被破壞了。

那次以後，燕子不再在獄中築巢。在晚上，牠們總是飛進牢房裏來，彼此緊緊地依偎着度夜，清晨再飛出去。有一天晚上，公燕單獨飛回來；母燕死了。



難如登天？

洛俠

——幾件駭人聽聞的建議與發明——

在第一次大戰前，德皇擬建柏林——巴格達鐵路的主要目標，是在統制壟斷摩蘇爾與羅馬尼亞的油田。但是運輸汽油，須經許多國家，而鐵道沿途，皆有遭受敵機轟炸的危險。

因此，為克服此項困難起見，有一名澳門奧辟茲的德籍工程師，在一九一二年時便將其擬定之計劃，呈供德皇察核，意在慕尼黑與羅馬尼亞間，築一『龐大』的地下油管，再由羅馬尼亞，築一分線，展向摩蘇爾——目前的依刺克。此項油管，非惟全部須為固體，又須埋於地下七十五呎至一百呎深，長度須達三千英里，而管徑之粗細，則以足供德國油量之消耗為度。

德皇一見此呈，出人意料，竟對澳門

大加贊賞，同時表示願將此項計劃，予以急切之考慮。但是結果，他的高興，完全打消，原來在專家們考慮之下，此項工程，理論上，需費約及數十萬萬金馬克，而事實上，却根本是不可能的。

不久以前在南美戰爭時，有一個西班牙人，自投當時某交戰國的軍事總部求見，當下抽出一通介紹函，表示願意出賣其神秘的發明——死光機，代價却比一般為低。

這個貢獻當經該國當局鄭重考慮，甚至允其先支酬勞若干，囑其繼續研究完成，以期盡善盡美。並約於數日後，實地試驗。

其後在正式試驗時，當局極守秘密，同時祇准少數高級軍官，臨場目視，試驗地是一片曠大的空場，場之一端，縛着一個敵方的俘虜，渾渾噩噩，不知人們在弄些什麼把戲。

在相離數百碼外的另外一端，那『發明人』陪着幾個專家，站在死光機的旁邊。俘虜那邊的人發出一個信號後，這件神秘的武器便在嚴肅的空氣中開始試驗。祇見那發明人扳動了一根槓桿，隨後機器內便發出火花爆發的聲音，而一秒鐘後，那用供試驗的俘虜，竟大聲呼痛不止。當下死光機立刻停止照射，使專家們能察查那犧牲者的情況，結果發覺那人竟確然受到了灼傷。

這一下，該國軍事當局，不禁驚喜若狂，以為不可能的事，竟然可能起來，『死光』竟確是可以捉摸的事實，而這全世界最有力的武器，竟握在他們的手中！

但是他們的狂喜不是長久的。專家們將那俘虜的傷處仔細研究後再與繫縛的索子一比，發覺他們却受了巧妙的欺騙，而那俘虜更受了殘酷的損害。原來後者受灼的傷處，並不由於死光的射線，而却由於一種高壓電流的灼燒，那是事先通在繫縛的金屬繩索上的，因為那發信號的人原是一個串通的助手。

一九一三年時，日本人口的激增，使日皇以下的統治羣，感到生存地盤的缺少。因此有個名叫 Shibakawa 的日本教授，便提出了一個計劃，其奇幻的程度，遠比上述的為甚。那便是『向海洋宣戰』，企圖在海洋中建造一個大於馬達加斯加的人造島嶼，供給數百萬農民，耕種度日。據該教授的計劃，此項島嶼的基地，定於日本與台灣之間，位於目前的 Kou-Siou

及 Amamio-Shima 兩島之旁。

為支持其計劃起見，Shibakawa 教授特提出目前已存各島在幾千年前之能以作證明，同時表示計劃中所定之基地一帶，水流甚緩，水底尤淺，因此建造人造島嶼，預期不會遭受不可克服的困難。

但是不幸得很，這個計劃在許多專家審察考慮之下，覺得是不很可能的，一者因為費用太鉅，該島即能築成，其所需之建築費，即由該島全部居民之總收入負責償付數千百年，也殊難付清；二者因為該島基地之下，伏有火山，因此每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地震，將使該島全部震燬。

最後，我們談一談二十世紀時瘋狂中最瘋狂的一個計劃——雖然到廿一世紀時科學家或許說牠是合理而可行的。

這計劃是在第一次大戰後，由一個名叫安東尼拍泰基的匈牙利人所提出。安氏是個化學家，業餘則喜歡研究天文。他讀了威爾斯（H. G. Wells）等理想家的著作，知道月球上或許生有人類，而用火箭

或許可向那裏遨遊一次，因此突然醒悟，覺得地球上人類所以無法詳悉月球上的情形者，是因為月球離地球太遠了。

由此觀念，他於是寫了一篇宏論，廣為分發，甚至羅馬教皇，美國總統，無不收到一份。從中他建議說，我們可對月球，施以一種吸力，使其歸入地球的軌道，而逼其繞地球旋轉。此項吸力可由一種龐大的電磁鐵所產生，使月球能因此改變其運行的軌道，而在離地球數百哩外，圍繞旋轉。

安氏謂：『如此一做，非惟地月兩球間的旅程，可由飛機在一兩小時內結束，同時由於月亮之接近地面，其在晚間所發來自太陽之反射光線，將更為強烈，然則地球上的晚間，也將像白晝一樣的光亮了。』

這篇宏論發出後，反響全無，人們都不當牠是件正經的事，嗣後安氏終至鬱鬱而死，不能看到他那個『驚人』的計劃付諸實現。



降落傘部隊 將行

——請參閱本期封裏圖照——

降落傘部隊的戰法，這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已引起了一般人們的驚奇，它已變成近代戰爭爭取勝利的一種新的戰法，以後，什麼鞏固的防線，祇要把陸軍從空中向敵方防線內輸送，那防線就有失去它相當作用的可能，所以現代的戰爭，防空的設備與注意，已是任國家不容忽視的問題，尤其是正在戰鬥中的中國。

降落傘部隊的戰法，發明於蘇聯，它在一九三七年就曾在莫斯科表演過，據說這次德國降落傘隊作戰方法，是仿效於蘇聯，而德國知道這種戰法，乃是蘇聯清黨案中被伏法的已故國防副人民委員長杜加契佛斯基的出賣。現在蘇聯並沒有放棄這種戰法，據本月五日莫斯科塔斯社電，蘇聯全國海軍降落傘部隊大演習，頃在薩拉西斯結束，參加者極衆，表演二百八

十八種降落姿態，高度自一千至九千餘公尺，表演者，離地甚近時始開放降落傘。其中有十九人以集體姿態目六·二四〇公尺高度降落，離地二千公尺始開放降落傘，此外專家四人自九千六百四十八公尺高度降落，離地八百四十五公尺始開放降落傘，危險之狀，令人咋舌。

現在國際仿效這種戰法的，除德國之外，還有意大利，日本也正在東施效顰，據說法國也已有這部隊的設置，不過這次大戰中，並沒有看見它出現。德國在一九三八年秋季以前，對這降落傘部隊戰法才開始有組織的訓練，曾在斯且達地方，設立了降落傘兵學校，開闢了廣大的練兵場。自從佔捷克以後，似乎已經決定作為一種兵科。這次德軍所以能佔領荷比，致勝聯軍，居然依靠了這傘兵的一部份力

量。意大利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間，曾在里比亞地方作過大演習，當時曾引起國防評論家的注意。至於日本，它對這種戰法，有少數軍事家已經注意，但還在室內作試驗研究，所以三年來在侵華的「聖戰」中，還沒有表現過。這比起德國來，似乎有點瞠乎其後了。最近據第四戰區司令官率上峯電知，日軍在漢口，南昌，昆子，合肥，南京，等處成立空軍降落傘訓練所，於華中各師團抽調強健士兵數千名，施以訓練，準備作戰時降落華軍後方襲擊之用，特電知照講求對策。雖然日軍目前不會有多大成就，但是一切技術比較落後的我國，決不能忽視它的發展，必須積極預謀防禦。

降落傘部隊的戰法，這次德軍在歐洲已有表現，但是它究竟怎樣用法呢？一般來地講來，它總稱為敵人後方擾亂戰。它不僅可以遮斷敵人的交通，如道路，橋樑，鐵道，電報等；而且還能編成隊伍，帶有齊備的戰器，形成前後襲擊敵人的戰線。糧食，彈藥，都可以利用降落傘投擲，據說中口徑的野砲，也可以從空中供給，將來戰車的落下，也有可能呢。這次德軍佔領洛特丹及查凡爾斯浦，就是利用傘兵降落於比荷後方，破壞其交通工具及飛機

場所致。巴黎通訊會說，德軍在某某地方竟能編成隊伍，每處約有一千員。並謂在荷蘭西部洛特丹港南面，有少數降落傘部隊，軍械雖極齊備，但無大砲。從這裏看來，降落傘部隊比起幾千尺公尺上空的轟炸以達破壞交通等目的當然要正確而有效，它不僅能殲殺防禦力薄弱的糧秣彈藥輸送隊，杜絕敵人的糧道與接濟，而且又能破壞敵人後方根據地，如水源地的爆破，無線電台的破壞，襲擊軍需工業地帶，破壞工廠，燒燬生產品之類。

降落傘部隊自飛機降落地面以後，它很迅速地能編成隊伍，變成了突擊部隊，這種部隊，可以從後方向敵人陣線開設破口，從局部而論，這是突破敵人之重圍而歸還；或者還可以和前方自己作戰部隊相配合，因為任何戰線，都沒有向後方設備防禦，如從後方突然施以襲擊，則可以少數兵力擾亂大軍。

降落傘部隊在敵人後方僻地降下，雖然它不能齊備軍械，可以得到暫時的給養，可以突擊敵後方，擾亂大軍，但是它也很難期生還，百人二百人固不必說，即使千人二千人，在敵後實行破壞，當然難免要受敵人大軍包圍，捕殺，因此，有人稱這種部隊是敢死隊的性質，

這次德軍進攻荷比時，據英法戰報說，有許多德軍的降落傘部隊全被殲滅。然而這也不能說這種戰法不能成立，既經是敢死隊，當然不期生還，不過一般的敢死隊多少還有生還，而降落傘部隊戰法，則性質微有不同，很少有生還之望，但從敵人後方突破敵陣而凱旋生還之望未始全無。如果降落傘部隊在敵人砲火稀少和防禦薄弱的地點降落，那麼成功比較容易，如果能作戰略上的配合，那末犧牲當比較少了。

降落傘部隊的新戰法，它已把水平的進軍，化成立體進軍的戰鬥形式；它勇猛作戰的方法，已使世界人們不可忽視，防空設備較弱的國家和人民，尤須注意防禦。防禦的方法雖然很多，要以廣泛動員民衆組織防禦隊為最有效，這次德國實施這種傘兵戰法，已使英法不得不注意防禦，所以英國最近在各鄉徵募大批男子，編成傘兵防禦隊，作為對策。

現在日軍在華正在訓練傘兵，中國政府當局雖已通令戰區長官講求對策，然而我認爲最好的對策，唯有廣泛地動員民衆，武裝民衆，加緊軍民合作，提高民主精神，普遍地組織傘兵防禦隊，俾使全國民衆個個能爲國效命。

★天地間珍聞之二★

有許多人自稱英雄，滿想開天闢地，便挑動戰爭，不惜屠殺同樣是人類的人民，用以肥己，其實，打來打去，分來分去，還不仍是這一點兒地方。好比不肯子弟爭祖產，爭來爭去，老是在老祖宗傳下來的範圍內打滾，有何「英雄」之可言！能够「無中生有」，「有上加多」，那才是好漢！世界聞名的探險家美人裴德少將，他在去年，已第三次到南極去探險，最近報告華盛頓的海軍部說，在已發現的南極洲「里爾·美洲」的東方一千二百哩的上空偵察，又新發了二百哩的新海岸線，有些是拔海七千五百呎的斷崖絕壁，滿蓋冰雲；有些是海拔二千至三千呎的臺地。現擬等待氣候略暖，再從事於陸地的測量。故其結果，定將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像裴德少將那樣，對人類，對美國，能够無中生有，有上加多的發現，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漢哩！



意大利詩人鄧南遮

付生

附註：這篇東西是寫意大利詩人鄧南遮 (D'Annunzio) 的創作過程和創作習慣，兼及詩人的性格，是摘錄鄧氏私人秘書安東琪尼 (Tom Antongini) 所作的 "D' Annunzio Incon nu" 一書。安東琪尼和鄧氏相處甚久，深知鄧氏性格，所以鄧氏的生活在他筆底，不啻是一幅詩人畫像，更覺親切有味。

如果一件藝術品的創造，必需產生於身心的嚴格的紀律，像某種人所相信的，那末我們祇能說，鄧南遮根本不能創造藝術的作品。沒有一個藝術家對於自己的工作會像鄧氏那樣毫無紀律的。他絕對不能每天或是每晚自己指定幾個小時，從事正常的知識生產工作。

鄧南遮沒有受着天才的衝動，從來不曾寫過一句，或是一首詩，他永遠是某種意志的奴隸，這種意志高於他自己的意志，也就是古人所謂的「靈感」。當他不曾覺得有寫作的必要時，無論是金錢，祈求，諾言，或是道德上的義務，都不能使他提起筆來。他是最知道自己是一個不能奉命寫作的人。他對於編輯人的屢屢爽約，大都是由於這個緣故。

鄧南遮文學作品的產生與過程也正像他創作預備時期和創作時期一樣。他的創作有四個顯著的連續的時期：(一)發育時期，(二)參考時期，(三)真正創作時期，(四)文字上的斟酌。

發育時期發生於長時期的閒散或是非藝術的活動以後。當他感到有寫作和創作的需要時，他曾經這樣寫過：「這非但要克服心中的閒散，

而且要克服那一種生理上的動筆的嫌惡。」

發育時期常經過得很久。他摸索着要找一個想像的歸宿。有時候是一種憂愁的感覺，也許是由於體力的疲憊，或是由於道德的牽連困擾了他，使他不能工作。有時候他心中許多想像中的一個漸漸具體起來，直到成爲他未來創作的真形。

這兩種情形都能使他進入第二個參考時期。在參考時期，凡是和他自己的題目直接間接有關的書籍，他列成一張長表，去買了來，「吞」了下去。

接到他購書單的書店，簡直動員起來，有時候牠們還要擔任極細微的搜集工作。有時候鄧氏所選購的書已經絕版了，有時候這種書祇有印過少數本子，所以難於搜求。雖然價錢極貴，但是鄧氏不大會放棄他購買的念頭的。鄧南遮會僅僅爲了二十行字而買一部二十冊的鉅著。實在沒法求到的書，他就直接或是託朋友向圖書館裏去借。在意大利，忠實的泰納隆尼曾爲鄧氏担任過好幾年這種搜集的工作。

搜集的工作，有時會使這位詩人得到意外的結果。有時候他發現了一句引句，一個註解，一個附註，祇要能夠充分引起他的好奇心，縱與他計劃中的著作毫無關係，時常會完全改變他的途徑和題材，這一點在作家中也是一個特點。

碰到這種情形，他所已搜集的材料也許已經完成二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三，他便將這種材料藏在一種知識庫中，以備有新的機會時採用。事實上這也就是他許多短篇創作的泉源，有時候這些詳細篇目的材料從此不用。

在參考時期，鄧南遮時常將他計劃中的著作不嫌瑣屑地說給編輯們，戲院的總管們和演員們聽，似乎原稿已經完成了一般。

他寫歷史的或是神話的作品時，他當然參考旁人的著作，可是他寫純粹以心理為內容的想像的著作時，他就參考自己平時常常在小簿子上記下來的許多筆錄。

這些筆錄時常有毫無連貫性的。但有時候却像年譜一樣，有時候僅僅是幾條簡短的節記，預備將來再擴充的。但又有許多筆錄却是真正文學的選錄，或是整篇的心理反省，可以在書中成為很好的特色。

以後就是第三個時期，也就是真正的創作時期。這個時期大約要一兩個月，看作品的長短而定，在這個時期裏，鄧南遮不願動一下筆，甚至不願寫一個筆錄。大部份的時間都費在重讀他已錄的札記上，和參考少數書籍。而且他作長時間的散步。

在這個時期中，他和別人的接觸減至最低限度。偶然有一個鄧氏所愛戀的女子來望他，他似乎在看著她，但不能看見她。他和別人在一起進餐的時候，他祇向賓客們問幾個平凡的問題，連他們的回答他都不關

心。他彬彬有禮，但在心理上似乎是別有所思的。

在這種腹稿工作結束以後，他新的藝術品已經完成了。非但整個作品的發展已經完全在他的心中，而且連最重要人物的全部細目都已成竹在胸了。他會從頭至尾說給你聽，所用的字眼，和他寫作時所用的一樣。

我曾見鄧氏達到這種階段，因為他對自己的創作發生了不可預料的心理環境，或是一種不可解釋的紛歧，所以他不願寫在紙上，這種情形似乎有點不能令人相信。

以後便是第四個時期，也是最辛苦的階段：寫作和校訂。

鄧南遮坐在他的寫字桌旁，週圍都是他所買而加以註解了的書籍，以及他寫在散頁上的許多引句和附註，然後他開始工作。以後他便每天要寫上八個小時，十二個小時，有時甚至要十五個小時，一點也不休息，時常每天寫了一百多頁原稿紙。

鄧南遮歡喜在夜裏寫作。他從來不會從早上九點鐘寫起，寫到下午兩三點鐘為止。如果他昨晚工作了全夜，那末這個時間正是他「酣甜無夢」的睡覺時候。

他時常在他的寫字桌旁預備一點冷水，一大盆水果，英國製的餅干，冷的淡茶。他從來不喝咖啡，也不吸煙。因為寫作的關係，他時常流涎水，所以他左手拿着一塊手帕，放在稿紙上，拭去唾液。

在他一九一〇年遊法以前，他時常立在一張小桌邊寫作。他用鵝毛管寫字，旁邊預備着滿滿的一盤鵝毛管。那時他喜歡將電燈泡藏在黃玻璃製的小漏壺裏，又要有一個寺院式的時鐘，報告進餐的時候，地毯上要散着玫瑰花的花瓣。

一九一一年以後，他改用鋼筆寫作，寫字的地方也變了一張闊大的胡桃木的餐桌了。電燈都裝在天花板的角落裏，務使射出強烈的散光，使屋子裏像受日光照耀一樣。

當他工作的時候，他需要絕對的靜穆。有一次他對我說，他的木器上有一個蠹蟲，「振身欲墜」的鬧聲使他絕對不能工作，他又用他平常的幽默口氣來結束這個故事：「幸而這個碩大的蠹蟲被我的僕人發見，把牠弄死。」

鄧南遮時常穿着寢衣寫作。他平常在晚上十點左右叫所有的僕人睡了，然後把自己鎖在他的工作室裏，也就是他有所稱的「實驗室」。

在他進工作室寫作以前，他將梯頂和經過的屋子裏的電燈都開亮，一直到明天早晨。祇要看這位詩人的電費賬，就能知道這是不是他的藝術創作時期。如果是他的創作時期，那末電費每月要幾千個法郎。

我們還應該知道大約春天是最不宜於鄧南遮寫作的季節。

鄧南遮從二十五歲起，就用方形的稿箋寫作，隨寫隨時註上頁數，他的稿紙都是Cartiera di Fabriano 製紙公司特別替他製造的。當他在法國的時候，則由Papeteries d'Arches 公司供給大批同質的稿紙。

他的原稿是非常費力的，滿紙是附註，改正和措痕，就是熟知這位詩人筆跡的人也很難認識。

鄧南遮又常常在一個字的上下註上牠的同義字，或是意義幾乎完全相同的字，以便他後來可以選擇一個最歡喜的字。但是這張最初的原稿

沒有一個人見過。

當鄧南遮還沒有知道打字機的便利時，他會將自己的原稿抄上三份，他會一份一份地謄錄，將歷次的改正也抄上去。

一九一一年後，他祇抄一遍就算了。然後把從原稿上抄下來的一份付給他信任的人在打字機上打下來。這便是我的工作，差不多已有十年之久了，每天早上這位詩人去就寢的時候，他的僕人就把那份珍貴的稿紙交給我，由我打下一份，下午交給鄧氏。在這份打字稿上我時常加上幾句建議的話，對於他工作的進行又加上一句友誼的稱道。

鄧南遮對於印錯的字非常重視。我還要添上一句，便是他在校樣上從來不作重大的改正。

鄧氏寫過，他從來不能「克服」他一向對於口述的嫌惡，因為藝術自有牠秘密的羞澀，不容任何第三者或是目擊者參乎藝術與創作藝術者之間。「事實上他的一生，從來不曾口述過一句話叫人筆錄。他口述的時候，絕對不能造意，所以當他在戰時傷了左目，醫生強迫他不能和外間接觸的長時期中，他就在特製的木板上，用小紙片來孜孜不倦地寫作。他的“*Nocturne*”就是這樣寫了四分之三的。

等到原稿上的最後一個字寫畢以後，他便遵守一種已成爲儀式的老習慣。他會拍電報給編輯，如果是劇本，便拍電報給戲院的總管或是劇中的主角，慶祝他制伏「巨獸」的勝利，他有時候將他的作品叫作「巨獸」，他自己便是在和這「巨獸」鬥爭。



熱血男兒

海 戈

話說福建金門東村的鄉下，有一家姓鄭的。老夫婦二人，只生一子，名叫鄭良。鄭良自幼聰明，老夫婦非常鍾愛。鄭老頭兒雖然是鄉下人，務農為生，但是他很明白事理，因此就把自己半世辛辛苦苦積下的錢財，拿來送鄭良到金門小學去唸書。鄭良讀書很是勤敏，對於他最佩服的教師王漢明先生所告訴他的一切知識，都牢牢地記在心中。王漢明也非常的喜歡他。漸漸鄭良長大成人之後，就更明白中國是怎樣的貧弱，和受了那一個國家的欺侮，並且也就能懂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他私下連絡了一般同學，大家發誓，將來如果有機會，一定協力同心去對付欺壓我們的敵人。鄭良常在金門街上看見敵國的商人，明明一臉的兇神煞相，却裝着和善可親的樣子，橫衝直撞的在街上蕩來蕩去，他就總覺得心中好似一盆火炭熱着似的，恨不得跑上前去，抓着一個來活活的打死，才算出得了這一口惡氣。

高級小學畢業以後，鄭良的父親就逝去了。家裏的田園事

務，處處都須得鄭良去撐持招呼，他只好打斷了升學的念頭，回到鄉下來奉母持家。他的母親看見兒子的年齡漸漸大了，應該替他娶一個媳婦，說道：

「兒呀！你看捷三的妹妹捷華，好不好？她不是同你挺合得來嗎？」

鄭良却這樣恭敬稟明他的母親說：

「媽！國家已經到了很窮困的地步，保不住那一天敵人就要來攻打我們，那時候我要是有一個媳婦，豈不連累你老人家？兒是要立志報國的，將來把敵人的勢力攆出中國，那時，隨便媽替我選一個乖乖的媳婦，你看好不好？」

他的母親也是深明大義的，也是親自聽見左鄰右舍的人家談論過敵人在金門常常幹着的種種惡事，覺得兒子講的斷不錯，也就不好怎樣的勉強。只是想到捷華實在健壯可愛，又不斷的向兒子稱讚她的長處了。

捷三是他們的鄰居，相距不遠。夫婦二人同着一個妹妹

捷華，一家三口，也是種田過活。捷三也在金門唸過小學，比較鄭良要早些，也是王漢明的得意門生。爲人耿直，好打不平，生得濃眉大眼。他的妹妹雖然比他長的秀氣好些，也是身體結實。捷三因爲父母都過世得早，沒有趕上小學畢業，就回到鄉下來了。白天種田，晚上就教他的女人和捷華一道唸書識字。不久，鄭良也回鄉來，捷三還幫助料理他父親的喪事。論年齡鄭良要小兩歲，捷三那時已經滿了二十，鄭良就叫他做大哥，叫捷三的妹子做華妹。

這天，當着鄭良母子正在談論娶媳婦的話兒，捷三手裏拿一張報紙走進門來了，他沒有聽得清楚就接過來打個哈哈說：

「伯母，良弟要同誰訂親了，還不快告訴你姪兒，請吃一杯喜酒？」

鄭良的母親笑道：

「那裏的話，我們在這裏說着玩兒呢。」

捷三一面還沒有把鄭母的話聽完，就把手裏的報紙遞給鄭良，鼓着兩隻圓眼對他說道：

「老弟，你看這報上的消息氣不氣人！什麼敵寇進攻蘆溝橋呵！砲轟宛平城呵！我這一向被田裏的事，已經擾得個胡里胡塗；還加上這兩天，你嫂子又要生小孩。這——這宛平城，我不記得，你的地理比我熟，學問比我好，請你把這個事情說給我聽聽？爲甚麼小鬼老是要這樣的欺侮我們中國？」

鄭良且不答他的話，兩眼只是瞧着報紙，一行大的又一行細的，捷三也從旁邊歪頭轉腦的幫着看。大約有十分鐘的光景，才把那些重要消息看完了。嘆了一口氣，對捷三說：

「我也有許久不會到市裏去了，竟不知道這一向時局變得這樣快，敵人竟把整個北平城都包圍着了！唉！真氣人！大哥，你先說這張報是從那裏來的？」

捷三回答道：

「是王先生從城裏寄來的。」

鄭良大爲高興，說道：

「是不是王漢明王先生？一定是他！我們好久沒有見他了，我打算立刻進城去拜訪他，向他請教這一次的事情。你去不去？大哥，你不要發愁，國事更比家事重要，嫂嫂要生姪兒了，是不是？請我的母親替你招呼一下，或者，我們明天才回來。你看怎麼樣？」

捷三點了一下頭。鄭良的母親說道：

「良兒，究竟敵人是幾時打進北平的？我們這裏該不要緊呢？」

鄭良笑着安慰她說：

「媽！不要緊的。敵人現在還沒有占住北平城呢！不過，依照這報上的情形看來，這一回中國恐怕要真正和敵人打起來了。現在我要同大哥進城一趟，請你到他家裏去照顧買大嫂。」

明兒我回來，看王先生告訴我些甚麼，我再說給你老人聽。」

果然不出鄭良所料，戰事一發，就快到一年，中國是愈打愈敗，眼見得非得到最後勝利是決不會中途妥協的。敵人好像瘋了的豬一般，閉着眼在圈棚裏亂竄瞎撞，東也沒出路，西也沒出路，陸地上占不了甚麼便宜，又蠻橫的在閩浙一帶的海面搗起亂來了。兵艦，飛機，大砲，一點沒有目標的到處轟炸攻打，好些老百姓莫名其妙的就被敵人殺了，好些良田熟土被敵人給破壞了，金門島上的人們才深深的知道，平素在市上大搖大擺的敵人，都是存心要滅亡中國的強盜。可惜，已經遲了，等到所有的金門同胞立誓起來抵抗的時候，金門大部分是落在敵人手裏。

這一年中，捷三不但明白北平是怎樣失陷了的，而且還抱定了捨家爲國的決心。因爲他爲人平素忠直勇敢，就被東村一帶農民，公推他做自衛隊的隊長。連那以前在金門小學唸書的同學，好些都來加入捷三這個自衛隊。他們又公推鄭良做副隊長，各自分派了一些職務，在金門各鄉的所謂義勇隊，壯丁隊，自衛隊裏面，要算他們這個自衛隊最勇敢，最有組織。

鄭良的母親同着捷三的女人，還帶着個快要滿週歲的鄭小三，在金門失陷前一個月光景，就被捷三親自送到料羅的鄉下，他的親戚家裏去躲避風聲。他們要捷華都去，捷華偏偏不肯，要在自衛隊裏替弟兄們縫補或漿洗衣服。捷三一定要她

走，她急了，噎着聲音說道：

「哥哥是人，良哥也是人，你們大家都要和小鬼拼，難道我就不是人，我不知道愛中國勝過愛自己的性命！」

大家只好答應了她，讓她換上短裝，每天跟着捷三和弟兄們練習爬山，射擊，擲手榴彈。休息的時候，她就替大家縫洗衣服，或是向弟兄們演說她所知道的愛國故事。

敵人攻打金門的時候，義勇壯丁通通都參加作戰，因爲他們使用的武器比正式軍隊差得很遠，抵抗了幾天，就奉命調到後方休息。那裏知道他們剛從火線轉移下來的第二天，金門就失陷了。好在捷三平素訓練有方，他這一隊人仍然整齊齊的，一個也沒有離開隊伍，通通退到沙尾。他們選擇了一個最安全幽僻的××山上的古廟裏，當作營地，在那裏摩拳擦掌的預備反攻。

× × ×

二十七年五月八日的晚上，天是漆黑的，捷三站在大雄寶殿的神座下面，向他的弟兄們訓話，他說道：

「弟兄們！我們東村自衛隊決定明天晚上到金門去夜襲，大家贊不贊成？」

只聽得大家像雷一般地答應說道：

「贊成！好！明天是五九國恥紀念，我們要報仇，要替金門被屠殺的同胞們報仇！」

那嘈雜的聲音中，有歡笑，有狂呼，真夠得上說是聲震瓦屋。

捷三放大了嗓子，大聲說道：

「好！不錯！現在請大家不要講話！明天是五九紀念，我們決定要爲國報仇！今天上午得着鄭良兄弟確實的消息，我們就決定明天夜裏去殺他一個落花流水。現在我請鄭良兄弟替我報告。」

鄭良站起來了，大夥兒的視線集中在他的身上，但見一個光頭的青年人，年歲不大，却是非常結實，兩眼精神滿足，鼻梁高高的，更顯得威風。他穿了一件舊式的青短褂，腰間拴了一根白布腰帶，不慌不忙的走到神座下面，兩道黑眉一揚，大嘴一張，聲如洪鐘的說道：

「各位弟兄！我是前天奉着隊長的命令，化裝到金門去偵察，花費一整天，得到這樣的結果：在海邊，敵人只有四隻小兵艦停靠在那裏，岸上大約只有四百陸軍，白天是來往在各大街上，或是各處緊要的地方巡邏，晚上大半歇宿在南街的川島洋行，就是從前敵人販賣毒品的總機關。還有少數的敵人是在城外沿途放哨。我們如果白天去，他的人多，槍械又足，而且敵艦上可以馬上開援兵來攻打我們。那是非常危險的事。所以，我回來向隊長報告以後，就決定明兒晚上去幹他一場。趁這幾天沒有月亮，我們都一律穿青的或是藍色的短服，腰間拴

上一根白色帶子，像我這樣，自己人好辨認。大家覺得這個辦法好不好？」

大家一致的答應道：「好！」

鄭良很高興的對大家說道：

「既然大家都說好，那麼我們就該準備了。我們只要去五十個人，其餘的弟兄都在廟裏等候好消息。我們定今天晚上就動身，分頭出發，明天天黑的時候，無論如何在城外東村以前我的老家取齊，打完了敵人，在後天天亮以前，也是在我家集合回來。大家除步槍手槍而外，每一位至少要帶兩個手榴彈，千萬不要先混到城裏去，天黑以前，城外五里都可保險，敵人決不敢遠離城區的。大家記住沒有？」

弟兄們都答道：「記住了！」

這時候，賈捷三隊長走過來了，他對大家說道：

「弟兄們，剛才鄭副隊長的話，大家都聽明白了。我們要去打仗的五十個人，已經由我和副隊長決定好，就是今晚上午大家在這神殿上的弟兄們！」

聽話的大家又是一陣的拍掌歡呼。捷三又繼續說道：

「還有這一次不會去打仗的弟兄，下回有事我們一定帶他們去。但是這一回我們要特別當心，前回我們在金門和敵人打，那時我們是守，這回我們是攻，又是晚上，我們的人又比敵人少，大家千萬不要心慌，要鎮靜。看見敵人，我們就

熱，就打；不到天亮就單獨退回來的，我要重重的處罰。好！現在大家快去準備，出發！」

弟兄們都退出大殿了，神座面前只剩下捷三，鄭良，捷華，還有一位勇敢的弟兄，姓蕭名傑，身體魁梧，稱爲「彪形大漢」。他是捷三和鄭良的最好的朋友。

捷華上前望着她的哥哥低聲懇求道：「哥哥，我也要
去！」

捷三還沒有答話，鄭良就接過去說道：

「華妹，你去不得！夜襲這個事情，不說你沒有經驗，老實說連我們也沒有把握。不過，敵人太可惡了，霸佔金門以後，簡直沒有把金門的同胞當人，男的殺了，女的好淫了，小孩搶去運走了，這真是我們中國人的積世大仇。我們這次決定冒險深入虎口去和他拼命，使敵人明白中國的男兒不是好欺負的！你是女孩子，就在後方工作，已經算是對得住國家了，何必還要冒這樣大的險！捷三哥，蕭傑兄弟，你們兩位覺得我這話怎樣？」

蕭傑點頭表示贊成。

捷華氣忿忿的衝着鄭良說道：

「我又不是向你請求，誰希罕你阻止我。哥哥，你答應我罷！前回我們從金門退下來，我不是還參加作戰嗎？救國不分男女老幼，難道晚上打仗偏偏要分男女老幼？再說，中國的男

兒們是不好欺負的，中國的娘兒們就是好欺負的，甘願讓敵人欺負下去嗎？我不怕，偏要去，誰不要我去，就是誰存心看不起我！」

捷三看見她理直氣壯，就只好答應了。但是不要她在今晚就上同他們一道出發，要她明天動身直到東村去，分派她的職務，不是參加打仗，是要她明天快黑的時候，替弟兄們預備一頓飯食。

捷華本來不願意，滿肚子委曲，但是她覺得在這三個男子面前，她好似孤掌難鳴一般；捷三的性格，又是說一不二，她只好權且答應了。

這時候，廟子外面忽然響了一陣哨子的聲音，「噓——噓——噓——」，是表示大家已經準備好，要出發了。捷三旋風似的先跑出去，蕭傑跟在後面，鄭良也跟着跑步，突然聽見捷華叫他一聲「良哥！」

鄭良又退轉來，兩眼熱碌碌地望着她，大約有一分鐘光榮，捷華咬了一下嘴唇，才對他說道：

「剛才你說的話，真氣人——要不是——我不說了。晚上打仗要小心，你千萬不要忘了你的手電筒！」

鄭良笑了笑，說道：「謝謝你！咱們明兒夜裏在東村我家裏見。」

× × ×

第二天——五月九日——夜裏七點鐘光景，大夥兒吃飽了飯，又從鄭良家裏出發了。大家分成三三五五的由幾個方向向金門走去。因為天還不會完全黑盡，大家故意的走得很慢。從東村走進城，不過幾里路，走了好久，才摸到離金門只有半里不到的一個小土坡面前。單說這一路的爲頭的一夥，就是鄭良。他彎着腰站在坡下，輕輕的告訴他後面的弟兄，說是這前面有兩棵老樹，上面設置得有敵人的瞭望哨，大家要小心。話猶未了，忽然一道電光，從不遠的老樹上射下來，正照着鄭良的前面。鄭良趕緊伏在草地上，要想用槍瞄準敵人又看不清楚，正在着急之間，只聽得砰的一響，一顆子彈從他的頭上飛過去，對面立刻一個外國口音的人，「哎呀」一聲，好像就從樹上倒栽下來了。接着，那一株樹上發出槍聲，這一小队人馬上散開，一排槍對着那黑壓壓的老樹打過去，一會兒，那一株樹也不響了。鄭良從草地上站起來，不大看得清楚人，只好大聲問道：

「剛才放第一槍打死敵人的哨兵，是那一位弟兄，真有種！」

只聽得後面有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答道：「是我！」

鄭良聽出是捷華的聲音，楞了一楞，趕緊接着說：「現在我們已經走漏風聲了，大家趕快，衝到川島洋行，遲了，敵人準備得更齊全，我們就不容易占上風了。沿途有敵人警戒的地

方，我清楚，大家只跟着我跑，來！跑步！衝！」

在他們剛才舉步跑路的時候，就聽得四面八方的槍聲都響了，原來他們在東村出發之前，就預先約好了的，只要聽着槍響，不論怎樣，都該開槍往金門城裏進攻，四面八方的進攻，好叫敵人不知道虛實。現在是鄭良這一小队人跑得快，跑在頭裏。沿途遇着敵人的瞭望哨，那裏堵得住他們；一是地理熟悉，敵人的警戒，鄭良瞭如指掌，你在街道放哨，他走街心，你在街心，他又走街邊；二是他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三是殺敵心切，所以勢如猛虎，銳不可當，一連攻破敵人好幾個哨口，打死好幾個鬼子，自己的弟兄却一個也沒有受傷。

離川島洋行不遠，鄭良趁着燈光，看見一夥弟兄從一條橫街衝出來，爲頭的人就是賈捷三隊長和一個「彪形大漢」。他們邊跑邊向川島洋行的正門進攻，可惜，忽然全市的電燈滅了，鄭良這一小队趕不上捷三他們，只好伏在洋行的斜對面和洋樓上的敵人應戰。

却說敵人在倉猝之間，未曾料到這些壯丁，竟敢夜襲，因此，在金門街上駐紮的四百陸軍，除了小部分被派出去瞭望而外，大部分都在川島洋行裏飲酒作樂。到了聽得四面槍聲響亮，人聲嘈雜，才知道壯丁們攻打到市內來了，連整隊都來不及，只好趕緊用電話通知他們的軍艦，叫迅速派一中隊前來救援。那時，敵人統率陸軍的軍官，叫中籐，平素極爲驕橫，無

惡不作，現在嚇得橫身直打哆嗦，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分付「關電燈」「關電燈」！還是他的參謀叫肥之龜的，來得聰明，聽聽槍彈已經打到川島洋行的牆上，就趕緊把中籐拉進地窖裏去。那個地窖，通到隔了一條街的另外一所敵人販賣毒物的機關，這本來是以前敵人預備我們政府檢查時，好從窖裏躲避的，到不料今天救了中籐一命，不特中籐，就是他部下一大部分人都僥倖暫時留下了狗命。

話說住在川島洋行樓上的幾十個敵兵，大家恃着洋樓堅固，自衛隊攻不上去，又不知道樓下的情形，不曾奉到中籐的命令叫退却，只好摸索着瞎放槍，圖那手提的新式機關槍放得密，可以壯自己的胆。在樓下，還有小部分敵兵堵住洋行的大門，那門是用鐵皮做的，上面有許多窟窿，守門的幾個稍爲胆大的敵兵，暫時靠那道門抵禦，但是那些胆小如鼠的鬼子，看見中籐已經溜走大吉，那裏還敢戀戰，一個一個的也就隨着那中籐的脚步從地窖裏跑了。

裏面在開始跑，外面的槍就愈放愈密，好一個賈提三，和那個彪形大漢，鼓足勇氣，不顧生命，一個箭步，從街那面跳到川島洋行門前，用手裏粗笨的步槍托死勁的撞那鐵皮門。因爲他們兩個已經跳來逼進門口，裏面的敵兵的槍再厲害些也打不中他們。那門本來就不甚堅固，在那兩個壯健漢子用力擠撞之下，那裏擋得住，只聽喀喳一聲，門就倒了半扇，這時在門

內應戰的只有三個敵兵，提三和彪形大漢跳過來時，已經嚇得兩手無力，說話之間，門就要倒，三個敵兵猛的退後，打算門倒了，外向的衝進去時，就暗中幾槍，豈不是好？那裏知道提三還未進門，那彪形大漢隨着那扇門倒的當兒，窺定空隙，就是兩個手溜彈扔將進來，只聽兵兵兩聲，那三個殺人不眨眼的敵寇，就死在地上了。街那面的自衛隊弟兄們，聽得手溜彈爆炸的聲音，跟着就有十幾個衝將過來。

話分兩頭，却說鄭良在洋行的另一面的街上，在那對面和洋樓上的敵人暗中接戰，他覺得敵人居高臨下，大占優勢。那座洋房，又是磚石修造，頗爲堅固，步槍子彈，簡直無法把牠攻倒。既打不倒磚牆，就把那洋樓上的敵人無可奈何了。鄭良想了一想，計上心來，招呼他旁邊一位弟兄，小聲說道：「你傳話給他們，叫子彈朝天放，不許密集，說完了，快！快同我走右邊繞向敵人的牆下去！」那位弟兄不知道他的用意，傳了話，就低着頭，彎着腰跟鄭良走。走了幾步，鄭良匍匐下來在街上爬走着，他也只好跟着爬。

兩人不一會就爬到洋樓下來了。那是一座三層樓的洋房，下一層完全漆黑，連窗戶都不大看得見。中一層就是敵人籍以掩護來接戰的地方，衝着那樓上敵人槍尖上的火光，可以略略分辨得出來，那上面的窗戶很小，有一排疏疏落落的柱子立在窗格上，好像也是鐵做的。一層的牆上開着三個窗，每個窗口

間或同時發槍六七響，鄭良暗想這裏面至少有二十來個敵人。好在上面完全看不到他在下面的動作。他放了心，叫那位弟兄蹲在地上，按着牆根，他爬上他的肩頭，兩個人漸漸伸直起來，就摸到下面一層樓窗口上的小鐵柱。鄭良抓緊兩根鐵柱，試着用力往上一躍，全身縮到那第一層窗上，再轉出左手來慢慢往上摸，且喜第二層窗口隔離第一層不過三尺光景，鄭良的左手就攀在那窗口外面，再將右手騰挪出來，一邊取下胸前的手溜彈，摸索着弄好信管，一邊兩腳夾緊第一層窗頂的鐵柱。不知道他那兒來到的那般氣力，左手用勁向上一抓，右手高舉，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那兩個手溜彈比箭還急，一個扔進洋樓裏立即爆炸，一個可惜就在那窗柱上開了花，這一下那窗口前的和屋子裏的鬼子，就有好幾十個真的做鬼去了。且說鄭良因爲他兩手用了力之後，下面再也夾不穩窗柱，同時，牆上又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掛着身體，所以他只好趁手溜彈丟進窗口以後，身體就行下落。只是落遲了一點，那手溜彈的破片，震落了牆壁上的石灰，竄進了他的眼裏，幸而沒有受傷，還算好的。他掉下來時，倒也湊巧，剛好壓在那下面等候的弟兄的身上，撲略一聲，兩人都仆在地上了。鄭良因爲眼睛看不見，倒落得個暫時躺下休息。

話說樓上的敵人，在鄭良沒有爬上第二層樓窗的時候，他們始終沒有察覺對方用槍朝天打的意思，因爲他們的注意力已

經遷移到大門口那方面了，他們明明聽出有手溜彈在自己大門的爆炸的聲響，又跟着聽得一路喊殺的聲音，並且打了這麼一會，樓上始終沒有人來傳命令，或是加添援兵，他們覺得事情不妙，就叫兩個下去看看。殊不知這兩個剛離開樓梯，窗口上就突然飛進兩個手溜彈來了。那些沒有打死的，或者着了傷的，趕緊就從樓上連爬帶滾喊爺叫娘的下樓去了。

再說那先下樓的兩個敵兵，倒也精靈，他們轉過樓梯口，還沒有走到大門內的空地以前，黑暗中隱約看見兩個沒有帶軍帽，腰間拴着一根白帶子的壯健漢子，正衝進門來，在那裏張望，他們就知道來的準是中國壯丁，於是就將手裏裝好子彈的手槍，對準黑影就放，可嘆！捷三和那彪形漢子——蕭傑，就遭了這兩個鬼子的毒手！幸而那隨後衝進來的弟兄，從槍聲聽出這兩個傢伙暗藏的所在，就不約而同的對着樓梯前扔過來七八個手溜彈，連那樓上隨後退下來的敵人都通通的打死在那裏。

這時，一陣異樣的重機關聲從街外傳過來了，自衛隊的弟兄們覺得衝破這個川島洋行目的已經達到，而且隊長又不幸遭了毒手，副隊長鄭良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於是他們就打着手槍退了去，把那還沒有完全斷氣的賈捷三和那位彪形大漢的尸首也抬走了。走的是另外一個岔道，和來時的道路不一樣。

且說鄭良因爲眼睛被牆壁上的石灰弄得睜不開來，心裏很

是着急，暫時只得倚坐在牆根，在不斷的槍砲聲中，向他身旁那個弟兄問道：「你看見隊長沒有？」

那個弟兄答道：

「剛才——在我溜過來之前，好像遠遠看見有幾個人，在街那一面，衝向那道鐵門去。或者裏頭就有我們勇敢的隊長！」

鄭良說：「那一定的！還有隊長的妹妹呢！」

那個弟兄說：「她好像也跟着我們衝進來的了，似乎還帶了傷！她和我們大隊長，真是了不起，如果中國的男男女女都像他們兩兄妹一樣，副隊長，中國決不會敗給敵人的！」

鄭良還要想問甚麼，已經來不及了，忽然間好像四面八方都是敵人的槍聲，夾着許多亂放的重機關槍。突然在槍聲中聽得一羣人打着哨子「噓——噓——噓」的走向另一條街路去了。鄭良聽出那是他們自衛隊的口哨，但是自己的眼睛還不大睜得開，看得不得路徑，便推身旁那位弟兄說道：

「你快走！快歸隊去！先到我們剛才應戰那地方，看大隊長的妹妹在那裏沒有，如果她帶了傷走不動，你可以幫着她跑回東村去。」

那位弟兄說：「你呢！」

鄭良說：「我，我不用你管。我眼睛現在還睜不開，我有辦法！你不聽命令快走，我就拿手槍打你！」

那位弟兄只好聽鄭良的分付，去尋找捷華歸隊去了。

鄭良這時更陷在重圍中了，他只有一個人，但是他不怕，很能鎮靜。他一面將眼緊緊的閉着，讓那熱淚和着石灰掉下幾顆來，一面慢慢扶着牆壁立起，摸摸手槍中的子彈，再摸身上的彈囊已經沒有幾粒了。幸而電筒還夾帶在腰間，沒有失掉。耳裏聽見敵人的槍子兒，不斷的來回在頭上飛，有時碰在他頭上的牆壁湯湯的響，震得耳朵發聾。他只好低着頭，閉着眼，往牆盡頭處走去，走到牆角時，他的眼睛才漸漸打開了。但見面前仍是一片漆黑，街道的方向也分不清楚。可是他的耳力很好，他漸漸聽出敵人的槍聲，原是從兩個不同的方向來的。他想，一定有一路是從別處開來的敵人，循着他們自衛隊來時的方向進攻，有一路好像是附近的敵人從對面打過來。他直身抬頭一看，只見見一朵一朵小紅花，在空中一來一往交射着，甚是好看。忽然他站立的地方，似乎被敵人注意到了，一連幾槍竟往他的頭上射來，他一灣腰，就把手槍舉起兩面應戰。他要使敵人分不清自己的真實情形，便東一槍西一槍的發出去。可惜子彈太少了，一會兒打來就剩得最後兩粒，他預備將這兩粒留了，萬一遇到沒有辦法的時候，好尋個自盡。但是要想把敵人的目標轉移，自己才好轉過牆角，另尋一路逃跑，好離開這個危險地方，他應該用個什麼方法呢？好個鄭良，眉頭一縐，就順手捏定了手電筒，掀着開關，左一下，右一下，東一

閃，西一閃的照射，在那漆黑的街道上，突然一道強烈的白光，晃來晃去，當時就把敵人弄得莫明其妙，於是街兩端的敵人，便中了鄭良之計，自行密集作對的放射起來。鄭良知道時機不可失，趕緊轉過牆角，離開這個危險的所在，臨走的時候，將開着電門的電筒，放在牆角前的地上。

x

x

x

第二天，敵人清理檢查死屍，在川島洋行裏邊的空地上，樓梯面前，死了十幾個道地的鬼子，樓上也死了十幾個，大多數都是被手榴彈送命的。惟有川島洋行附近的街面，被打死的鬼子，却是鬼子用自己的子彈打死的。中籐好不氣忿，知道這街上自夥打死的人，全是中了牆角一枝電筒的詭計。心想，總要尋出一兩個被打死的中國壯丁的尸體，來替「大皇軍」敷敷面子。偏偏尋來尋去，除了川島洋行門前兩灘血跡之外，其餘是一無所獲。那血跡却一路滴着出去，斷斷續續的滴出了市外，顯見得是有人帶了傷跑了的。於是中籐就派參謀肥之龜帶領一百五十人跟着那血跡尋查，尋到東村，剛好在鄭良老家的門前就不見了。這肥之龜好不得意，一聲口令，叫那一百五十個鬼子兵趕緊散開，先來一排密集掃射，對着那虛掩的莊門，打了半響，還是不敢衝進去，就放了一把火把鄭良的房子燒掉了，可是，結果那房子裏面連一條狗都不會跑出來，原來是一所空的。肥之龜好不喪氣，回去報告中籐。中籐知道這個結

果，他推想昨夜進襲金門的中國壯丁，大部分還藏在金門市郊或是城裏，他就立刻下一道嚴厲的命令，給「地方維持會」，限三日之內，至少要繳出兩個帶傷的壯丁，不然，就要打消他們的飯碗。一面打電到東京去搬救兵，說是金門遭了夜襲，中國壯丁一共來了五千之多。

話分兩頭，却說鄭良連夜逃出金門，他原來想跑回他的東村，但是黑夜裏，分辨不出東南西北，高一脚，低一步，路就愈繞愈遠了，看看天已經快大亮，仔細聽聽，連槍聲都不大聽得清晰了。他默默的計算，至少也跑了二十里。抬頭一望，附近不遠，有一座黑壓壓的山頭，好幾十丈高，他想了一會，也想不出那山應該叫甚麼名字。大着胆，揩揩冷汗，就向那山裏走去。

剛要翻過一個山口，忽聽得樹林裏一聲吆喝：「站住！你是那裏來的？」鄭良從那發話方面看過去，一支舊式的槍筒從樹枝裏漏出半截來，正對着他。他只得說道：「弟兄！我是到這裏來拜訪親友的。」

樹村裏的人問道：「你的親友是誰？你叫甚麼名字？」

鄭良說道：「我叫鄭良。我是來……」

樹林裏跟着就跳出來一個壯丁，手裏端着槍，「呵」一聲說道：「原來你就是鄭良！我已經聽過我們王村長說過許多次數了。」

鄭良不由得詫異，問道：「那一個王村長？」

那漢子說道：「就是王漢明王村長呀！」

那位壯丁就領着鄭良一道去找王村長。從山口走到村公所，還有長長一段山路，沿途都有人在守望，非常謹嚴。

到了村公所，鄭良就會見他的老師王漢明。彼此一談，鄭良才知道他們這一帶山上，從來沒有受過敵人的騷擾。因為上山的路道險峻，地勢易守難攻，在金門失陷之前，就有好些不願受敵人侮辱的同胞，搬到這上面來住。

打從抗戰開始以後，不到半年，王漢明就辭了小學教師，回得鄉來居住。他為人精明能幹，學識又好，又愛國家，就大受同村的人的擁護，舉他做村長。他果然不負衆人所託，兩三個月的工夫，就把這一個村子，一個山頭，弄得來條條有理，不怕敵人來侵犯了。不過，在金門失陷了以後，他們也從來沒有去襲擊敵人，那是因爲王先生顧忌着槍械子彈不大充足的原故。

鄭良將他這次夜襲金門的經過，告訴給王先生，漢明大爲高興，立刻叫人鳴鑼召集村衆，在廣場裏舉行一個歡迎鄭良的大會。在會場上，鄭良把他昨夜經過情形，一件一件的告訴大家，並且勸大家不要只做消極的防守，還應該積極的同金門各鄉的自衛隊連合起來，常常游擊敵人，務必要使敵人不敢盤據金門爲止。

他的話說完了，台下不斷的拍掌，表示贊同他的意見。

漢明料着敵人最近一定要大事清查，各處搜索，因此留着鄭良，不令他下山去。山上的壯丁聽說鄭良一時還不能離開這裏，於是紛紛約請到各人家裏去玩，或是請他講述游擊戰的方式，訓練壯丁的辦法，如何去偵察敵人等等，尤其是他們在沙尾的自衛隊，這一次夜襲金門的故事，更受大家的歡迎，他自己也不知道說過許多次數。

話休絮煩，却說鄭良在這山上，不覺住了兩個星期。一天，王漢明告訴他說：

「據我們偵察的人回來報告，金門市裏盤據的敵兵，近來增加到二千人之多。可是他們仍然不敢單獨行動。海面上的小型兵艦，由四艘增到八艘，日夜不停的在海面巡查。自從五月九日夜裏遭了你們襲擊以後，敵人的海軍和陸軍互相埋怨，因爲是陸軍打電話去求海軍援助，結果敵兵艦上開來了兩百人，走到川島洋行，就和他們的陸軍接起戰來，瞎打一場，幾乎鬧到天亮。彼此都打死傷了好些人。善後的辦法，就是兩方面都負責清查的責任，陸軍一天，海軍一天，整隊人馬開出來，在金門附近十幾里以內，都搜查過了，不特不會捉着一個壯丁，反而在黑夜裏又損失了人和槍械。因此，敵寇氣憤不過，把維持會的幾個漢奸，抓來殺了。最近，大概是不敢離開金門到鄉下來搜查的。」

鄭良問道：「敵人查出我們是沙尾來的沒有？」

漢明說道：「他們似乎不知道，這我是佩服老弟行事的機警了！」

鄭良又急急問道：「那麼，先生知不知道捷三的消息？」

漢明說：「你是說買捷三？我也不大打聽得出來。只知道你們這次確是損失了兩位弟兄，還有一位帶傷的。我也常常掛念，你們那一隊的弟兄，大半都是我的學生；更怕捷三老弟有甚麼好歹！他在學校唸書的時候，我就非常的喜歡，那副傻幹勁，那個直心腸；雖然他是立定志向，以身報國，如果死了，確實太可惜了！你現在可以動身回去了，如果碰見他，叫人給我捎個信來，好讓我放心。還有一件要緊事，下回你們如果決定再來攻擊敵人，定要通知我們，大家好一同連絡打個痛快。只要各地的義務壯丁，連合團結，敵寇是不難撲滅的！」

鄭良感激得流着淚說道：「先生，我在這裏攪擾你十幾天，很感謝你的招待。又得和這裏的弟兄們朝夕見面，大家一聽到我打敵人，就非常興奮，一來可以證明在金門，過去雖然就被敵人在這裏做了許多工夫，結果還是人心不死，國家前途很有希望；二來確是先生你的苦心訓練的成功，儘管現在人力槍支還不夠，也終有一天會和我們連合起來，一道去打敵人的。這一次我們夜襲金門，雖說沒有得到多大的勝利，但是打死他好幾十個強盜，也可稍為替金門的同胞出一口氣。我這次回去

定要查查誰帶了彩，誰為國犧牲，總之，無論是誰死了，只要是我鄭良有一天活着，定要替他報仇的。先生，我回去了，下回我們來打鬼子，一定老早就捎信給你。」

王先生打算還通知本村的弟兄來送行，鄭良一再推辭，悄悄地取了一條小路，回到沙尾××山的古廟。

離古廟不遠，鄭良眼快，看着廟門口石台階上坐着一位姑娘，好像是愁眉不展的樣子在眺望着。

鄭良用口打着哨子，「噓——噓——噓」，那位姑娘聽見了，一揚頭，滿面是笑，大聲的喊道：「那是鄭良哥嗎？」

鄭良聽出這是捷華的聲音，眼睛忽然就熱碌碌的，他趕緊忍着，一口氣跑到捷華的面前，握着她的雙手，問道：「華妹，你幹什麼，左手拴上黑布，右手又拴上白布呢？」

捷華說：「白布是裹傷的，就是在我們打到川島洋行的時候，我就受了傷，現在還沒有好完全。致於黑布，那是紀念我的哥哥捷三，……」

捷華說不下去了，鄭良也不敢再問，兩個都流着淚，哀悼着那濃眉大眼的熱血男兒買捷三！

本文轉載自「宇宙風」百期紀念號，
原題「夜襲金門」，特此聲明。

星魁濁梅



當然第一
梅濁魁星

無論從「成分」「功效」「製造」各方面研究比較起來，在全世界數萬淋濁藥中，「梅濁魁星」始終占着第一位，這是各國名醫所公認的！

「梅濁魁星」獨具透膜殺菌化學殺菌的雙重特殊藥力，能使屢醫不愈屢藥不愈的頑惡淋濁，服之於短時期內澈底斷根，永不復發，凡是服過「梅濁魁星」的病家，都可為君作有力的保證！

特種
梅濁魁星

滲透性特強
殺菌力更大

上海柯爾登藥行經理

……一天下第一 殺菌滅淋……

GOODOWN

A MEDICATED FOOD CONDIMENT FOR CONSTITUTION

果導 潤腸糖 美味

本品以酚醇酞(PH ENOLPHTHALEIN)與各種鮮菓糖汁配製，香甜適口，絕無藥味，婦孺老少，人人悅服，服後迫逐腸管，即能催進腸管運動，軟化糞塊，誘導自然排便，無刺戟性，不起腹痛或瀉洩，故體熱或有痔疾及有烟癖者，均得常服，毫無流弊

●治主●

腸部燥熱便秘，嗜酒者，靜業或嗜烟者，習慣性便秘，痔瘡，大便閉塞，血痔，吸阿片烟者，孕婦之便秘，久病或孕婦之便秘。

●行發房藥大法中●



消毒滅菌 亞沙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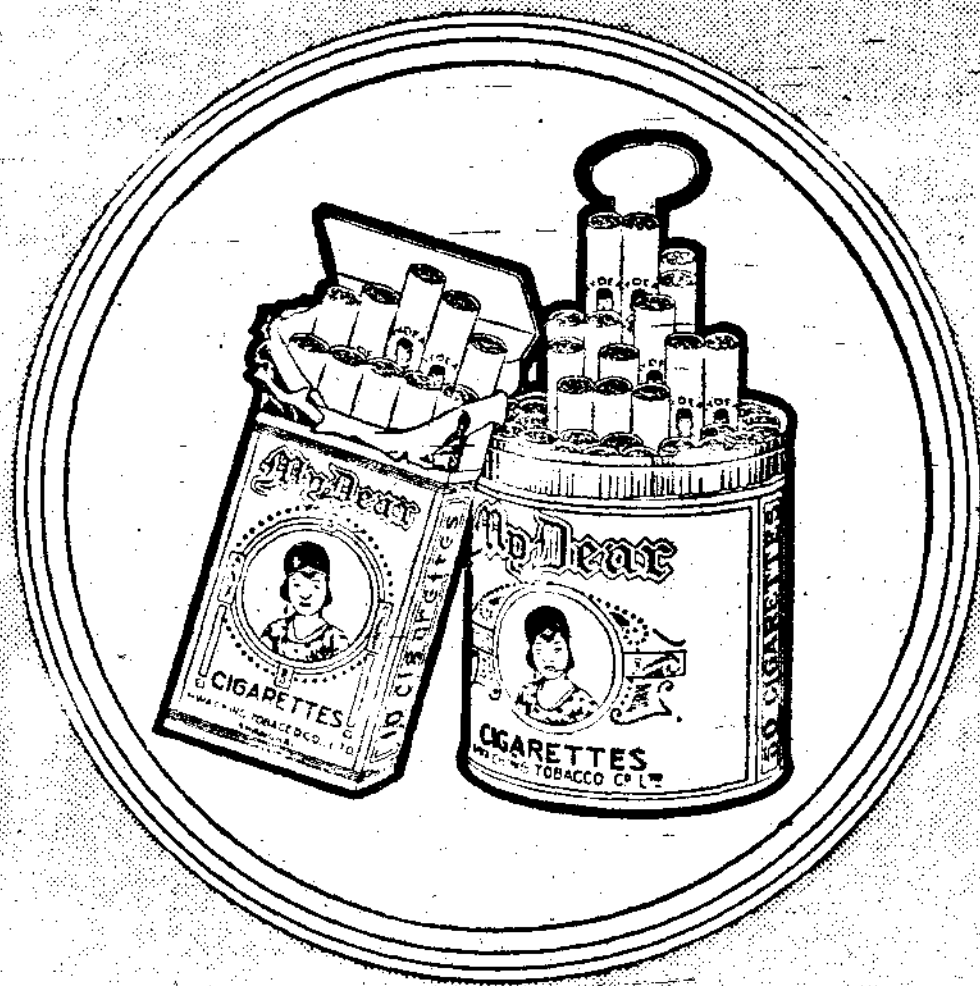
凡洗手淨面
浴身水中均
應放入「亞
沙林」以
免傳染砂眼
傷風及皮膚
病又洗滌病
人中鞋衣被
須在「亞沙
林」中浸一
小時可免病
傳染乃高尚
家庭衛生必
備之要品

五洲大藥房出品

以此敬客為最



美麗牌



有美皆備
無不臻

華成煙公司出品